

徐醒民居士講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十】

雪明講習堂印行



維摩詰經十一

目錄

- 一五一、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卽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一
- 一五二、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一三
- 一五三、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二五
- 一五四、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三七
- 一五五、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五一
- 一五六、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六五
- 一五七、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七九
- 一五八、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九三
- 一五九、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一〇七
- 一六〇、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一二一

目錄

一六一、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	一三五
一六二、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	一四七
一六三、譬如象馬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	一五九
一六四、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痴。說除難法度八難者	一七一
一六五、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一八三
附講表	一九七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

第一五一講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尊菩薩就說了，「色色空為二」，色是色法，色空呢？把這色法就空，色法就是不存在，叫空，這兩者為二。因為這一品是叫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就是教我們學的人要知道有二法門，有心就是分開來了，分心了，心分開就得不到一心。比如說我們念佛要一心不亂的念佛，如果在念佛的時候，心裏還想到這裏、想到那一樁事情，那就不是一心了，念佛就沒有感應了。所在這裏講不二法門，就是教我們學這部經的人，不但這部經，凡是要學，無論學那一個法門，都要入不二法門，入不二法門就是學一心。

色，就是指一切有形象的法，講法不容易懂，就是我們常用的講東西，一切有形象的東西。色空呢？把一切有形象的這些東西、這些法把它觀空了，這就色空。一個是色，一是色空，這是兩者二。這個二是相對的，世間萬事萬物相對的都是不究竟，必須是絕對的，絕對就是把這個相對的法把它轉變為不相對的。絕對就是把這個相對的絕掉了，完全的把它轉變沒有，轉變沒有這個色。這裏講色與色空是兩回事，為二。

下面接著講「色即是空」，上面就是「色色空為二」，下面教我們學的人要了解色即是空。《心經》裏面就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就是要把這個二法轉為不二法。色即是空怎麼說呢？「非色滅空」，不是色滅了之後再空。比如說世間無論是有情眾生，無情的世間山河大地、天空裏的日月星辰，這都是色。色即是空，就在這個色上面就覺悟，這個色即是空。不是說把這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以及人類社會，把這些色都滅了以後才是空，不是這個講法的。就在色這個色相上面，就覺悟這是空，這是非色滅空。

為什麼非色滅空呢？明明這些有形象的這些法，怎麼看出是空呢？下面就說了，「色性自空」。色，講到色性上面。色性就我們有情眾生來講好了解，無情的器世間，什麼叫器呢？比如說這大地，大地承載人類、畜生、草木，各種萬物它都承載，承載是個器具，這個大地就是器具，這叫器世間。大地是器世間，太空、日月星辰它能照明世間，這也是器具，所以叫做器世間。無論是有情世間（就是眾生）、無情的器世間，都有性。

為什麼？你說有情眾生都是有性，無情的器世間你說它有性，這怎麼講呢？各位可以想想看，說器世間有性，這個第八識，眾生都有八個識，八個識之中第八識是一個總的，總識。它裏面有見分、有相分，見分有性，好懂。相分怎麼也有性呢？相分包括我們眾生的身體就是相分，器世間都是第八識的相分。既然有情眾生的身體、器世間這一切的法都是相分，都在第八識裏面。第八識分開來講有相分、還有見分，合起來都是在第八識裏面。而且第八識裏面含藏總總的色法、總總的種子，都在第八識裏面，所以這樣看起來，既是第八識的相分，那麼它就有性。色法與色

空，就這個色性來講，那麼了解色性的話，色法與色空自然就不存在，因為性上面沒有把色與色空分開來的。本性是渾然一體，整體的就是本性，本性上面任何一法都安不上，這講色與色空。

五蘊，色法是第一個，下面就講「受想行識」。色性自空，受想行識怎麼說呢？下面就說「如是」，如是就是講色性自空，受想行識這四者，「識空為二」。這是受想行識，這個識與空，這兩者是二，就是二門的，就是二法的。受想行識這是個一，空、一，這兩者是個二。現在講「識即是空」，就是包括受想行，它就是空。為什麼即是空呢？「非識滅空」，不是識滅了才得的空，為什麼呢？「識性自空」，受想行識它本性自然是空的。「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就這些法，五蘊的這個法之中而能通達的，通達什麼呢？通達色受想行識都有本性，通達這個道理，就是入不二法門。

這裏講色受想行識五蘊，五蘊其中有一句重要，「非色滅空」，後面講「非識滅空」，這不好懂。雪廬老人用比喻，比喻什麼呢？拿這個水，水有波浪，水完全靜

止的時候沒有波浪，水要動的時候就有波浪。那麼你看這個水、看這個波浪，要問波浪是不是水呢？人人都知道波浪，水動起來就是有波浪，水完全靜止下來就沒有波浪，這個水與浪是一回事情，分不開來兩種。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那就說不必等待水靜止的時候才知道波浪就是水。這樣比喻起來，凡夫眾生不了解器世間、有情世間一切的動態就是本性，就本性動起來，本性是如如不動的，但是佛到世間來教化眾生，他必須動，聖人到世間來教化眾生也要動。凡夫眾生不了解，把這個靜態的與動態的看做兩回事情，必須覺悟這個道理，他才了解靜與動是一回事情。了解這個道理，看見波浪就看見水，佛到世間來說法教化眾生，這就是本性在那裏動起來的，所以佛在世間說的言語、每一個行動都是本性。

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這個道理，所以是見了波浪看不見水，自己言語行為不會像佛那樣的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凡夫眾生言語行為都是沒有從本性起的作用，所以凡夫眾生說的言語都是自私自利，一切的行為最多的是惱害眾生，叫眾生受傷害，自己得利益，這都是非理性的作用。凡夫眾生言語行為都是非理性，他不能夠

從理性上面來說話、做事情，處處都是為自己利益來著想。我們學這尊菩薩所講的，我們自己學佛要從波浪上看見水，那麼這樣我們的言語行為就要學佛那樣從理性上面用出來。凡夫眾生就是隨波逐浪，他只看見波浪看不見水，所以叫隨波逐浪，在人世間到處攀緣，誰有勢力就跟他攀緣，這就隨波逐流，這樣的學，他永久在六道裏面隨這些波浪來打轉，轉就是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出不來的。了生死就沒辦法了，不能了生死，還想成佛？那更談不上了。所以凡夫眾生在這裏要覺悟，不能只認識波浪而不認識水，不能隨波逐浪。在六道輪迴這是很苦，那就不能夠只認識波浪，而必須在波浪上面就要認識水。就是說波浪代表世間的一切生滅法，水代表本性不生不滅。在這章經裏面就是教我們學從波浪上面認識水，從世間萬事萬法上面認識有本性。自己了解有本性，你要教化眾生要度化眾生，也要了解眾生都有本性。

把經文一句一句的這樣了解之後，經文我們一看、一念就知道了，「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經文這一段

意思都明瞭了，重要的就是照經文所講的來修，修行。所謂修行什麼呢？就要在人世間處處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拿理性來待人接物。既然人人都有本性，自己拿本性用言語、用行為來待人的話，你這樣真正有得到明心，得到他人的心，你以真心對待他，他就以真心來回報你，必須這樣學，你從事那一種工作、那一種職業，就是所得回來的，都能夠得到真心來回報你。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他說這不二法門就說了，「四種異」、「空種異」，這兩者「為二」，就是二門。「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把這道理解釋。

四種異，四種是什麼呢？地、水、火、風，這就四種，又叫做四大種。怎麼四大種呢？地它是堅固的，水是流動的有實性，火是熱的，風是動的，這就四。這四種為什麼叫四大種，這四種只要那裏有色，有色法它就在那裏。比如說我們人身就有四種地水火風，我們人身上有皮肉、骨頭，這就是地。火我們人身上都有暖氣，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發脾氣了，發火。這個風呢？有這個呼吸有氣，身體各種動作都是氣，風。所以地水火風我們人身上都具備，這個大呢？就說那裏有色法，就有這四種。為什麼叫種呢？它能夠生起這四大，四大它是種子，種子能夠生四大，叫四大種。這四種有這個空種，這是不同的相對法。

下面講「四種性」，地、水、火、風四種都有性。「即是空種性」，這個空就是地、水、火、風都空了。本來這四者地、水、火、風與空是相對的。現在講空種性，「猶如」，這說比喻的話，「前際後際空」。這個怎麼看出是空呢？前際後際這兩者，前際已經過去了，後際還沒有來，這個中間，中間這一段是空的。所以講前際後際空，前際後際這中間叫中際，前際已經過去是空的，後際還沒有來是空的，中際就在前後中間，這既然是空了，也是不存在，也是空的。四種就是地、水、火、風，有空種性，空，就是本性是真空。

後面講的前際後際都是空的，這個都是空，那怎麼覺悟呢？《楞嚴經》裏面講空種是以依照覺悟，覺悟才有這個空種，這裏空就是講真空。所以《楞嚴經》裏面

講「空生大覺中」，這個真空生在大覺，大覺成佛的，他的覺悟是大覺。後面講「如海一漚發」，這個空就像大海裏面一個一個漚泡泡。漚，三點水，一個區字，大海一漚發，大海裏面發出來一個漚——那個小水泡泡。「有漏微塵國」，講有漏法，不是無漏的，微塵國世間那些國土，多得像微塵那麼多。那麼多的國土講有漏法，這些有漏的國土從那來的？「皆依空所生」，都是依靠空，空種生出來的。

這裏講三際，前際後際講的都是生滅法，前際是空了，後際未來還是空的，這是生滅法。中際，在前際後際之間這個中際，這個中際講的就是實相。實相什麼呢？實相就是真空。真空，為什麼叫實相呢？真空才是真實的，它有妙有，真空之中有妙有，這是本性。空有是圓融一體，必得了解前際後際，然後了解中際，它講的這個中，真空妙有這才能夠把這個四大（四大種）悟到中空，悟到這個中際，中際是真空妙有，悟到本性。

這個經文一念就知道了，「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那麼四大種與空種這個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例如「前際後際空」，「中際亦空」。中際亦

空就是講這個實相，空連這個覺悟、這個三際都空的時候，才了解實相的本體。「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要了解這些諸種性。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講，「眼色為二」，眼是在眾生身上的眼，色是外面的境界，就是色塵，這個為二。這兩者是相對的，眼對色塵是相對的，眼在眾生身上，色塵是外面眼所看的那些法，這是為二。「若知」呢？若眾生要知道，「眼性於色」，知道眼，眼有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知道你覺悟這個眼有性的話，那就對外面那些顏色不會貪求，也不會瞋恚，也不會愚癡。

這在世間很多，好多有地位的人、有財富的人，對於外面那些色塵，被它迷住了，貪求它，貪求不到就是發脾氣，瞋恚。這個貪求與瞋恚都是愚癡，你不要看那

些人，他家裏財富自己多到數不清，地位高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對於外面這個色逃不過的，被它所迷。因此就發生貪瞋癡，貪瞋癡是三毒，就是中毒了。若知眼性，眾生要是知道眼有本性，這個眼有本性的話，本性裏面，本性貪什麼東西？本性要什麼就有什麼，不需要貪。所以要是知道眼的本性的話，然後外面這色塵不需要貪求，這個不貪求，那就談不上求不得，也不會瞋恚，也不會有愚癡，這個叫做「寂滅」。寂滅什麼呢？把貪瞋癡三毒都把它滅掉了。

「如是」，如是就知道眼性對於外面的色塵，不貪不恚不癡，能夠這樣的話，就是如是。除了眼之外呢？耳聽的聲音，鼻聞到那個香味，舌嚐到吃的東西的口味，身體接觸的那些東西，意識就第六識意識，也不執著那些法，這是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對六塵，發生了眼識、耳識、舌識、鼻識、以至於意識，這叫做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這個十八界，我們眾生本身外面所對的六塵，根塵所發的六識，十八界。這個十八界並不是說我們把眼睛遮起來不要看外面的色塵，我們也不要舌嚐食物的味道，這是六根，並

不是說叫六根不接觸六塵，凡夫眾生不接觸六塵是辦不到的。那怎麼呢？心，不要在這個六塵上面。心不在六塵上面，識還是有的，這個六根對六塵生出六識出來。根塵識十八界，只要心不在根塵識上面，十八界就變成無漏法。不了解心在十八界上面，不了解十八界那些都是生滅法，執著那個生滅法，這就不清淨了，十八界就來困擾眾生。因為每一個眾生，你說他眼不看色塵行嗎？耳不聽聲音行嗎？眼、耳、鼻、舌、身、意都要接觸六塵，也都會發生六識，問題在這個凡夫眾生就在十八界上面，如果轉過來，心不在十八界，而在什麼地方？這裏就有講，這個眼性，眼性、耳性，眼、耳、鼻、舌、身都有性，心與這性相合，那個十八界自然地就一切都是轉識成智。轉識成智就能夠明瞭自己本性，本性一用出來，這十八界就不能夠煩惱眾生。我們眾生雖然在十八界，離不開十八界，問題是不能夠明瞭本性，明瞭本性的時候，這十八界都為我所用，而不會被十八界困擾。

第一五二講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說，「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這不是不二了，而是為二了。下面就講「布施性」，布施，菩薩六度法門的第一就是布施，布施它講到這個性的時候，「即是迴向一切智性」。一般講法只講布施，布施是學菩薩，也就是菩薩一方面自己要求成佛，一方面要教化眾生，所以這布施在菩薩六度中，第一個就是布施。但是布施性，布施性包含後面五種，六度都有性，也就是說六度都從本性裏面用出來的，所以說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

「如是」，就是講布施性，布施性就是迴向一切智性，布施如此，後面「持戒、忍辱……」等等，一直到「智慧」，都是如此，所以如是。接著說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後面是智慧，一般講是般若，般若含意很多，這裏選一個重點就是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只是講迴向一切智，這個是為二，但是智慧性呢？智慧加個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就入一切智性，「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講這一段要分別它，單講布施，以至於講到智慧，這是不夠的，必須要講布施性。布施性、持戒性、精進性、忍辱性一直到後面智慧性，必須講這個性。這個性，無盡意開頭就講布施迴向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在別處有講，一切智是聲聞緣覺，道種智是菩薩，一切種智是佛，這裏一切智指的就是佛。這裏講一切智布施的時候，這個一切智指的就是佛的智慧。修小乘法門的就是藏教，學藏教他沒有迴向一切智，他就沒有迴向，迴向就是要把自己學佛的這種工夫迴向要求自己將來成佛。藏教就是聲聞緣覺，他們沒有迴向希望將來成佛，他沒有的。通教以上才有迴向，通教、別教、圓教，這個迴向就是要求希望將來成佛。迴向的時候，既然迴向了，就應該要做一些功德，要做一些功德就是有所為的，你沒有有所為的話，只是迴向，那是空。所以迴向成佛必須要做很多那些功德，這才能夠成佛。

這些迴向的時候，注重的就是這個布施性、持戒性，就六度都不能夠離開這性的。有這個性，布施的時候，一直到後面這個智慧，六度都有性的話，就是這六度就是變成一個法，不是二法，那就不是二門了，而是不二門，每一布施都要提出性，這才是不二法門。

這一段的要點，就是六度皆講性，性上面沒有二法，沒有二法就是不二法門。這樣的話，我們把經文一念就知道了。「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這把布施是一個法，迴向一切智是一個法，就為二，要加上性的話，布施性就是迴向一切智性。這樣來研究的時候，「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這是「入不二法門」。加上這個性，性是一，入一切相的話就是實相，那就是入了不二法門。下面講：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
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一尊菩薩，「深慧菩薩」說，「空」、「無相」、「無作為二」，空是一，無相無作是一個法，空與無相無作相對的，叫做二。下面講「空即無相」，你講空的話，空裏面沒有相，「無相即無作」，相沒有，那你在造作，作什麼呢？那就當然也沒有作了。下面再講「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一講到空，講到空把這無相無作，連空都沒有，這樣說起來，下面說了無心意識。這樣沒有心意識的話，「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那麼這就「入不二法門」了。

這個空，空與色相對，比如說我們看見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相，都是有色的，色就有相。空，它與這個一切色相對，這是空，是無相。無相在講相呢？相與這個一切的，無相就是與一切相對。先講空，空與色是相對，再講無相，無相與一切相是相對。再講無作，無作與一切造業相對。這三者都是相對法，因此這三者是二法。

怎麼樣把二法轉為一法呢？那就是後面講的「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講空了，沒有相，也沒有作，那就什麼呢？沒有心意識。這個心意識就是第八識，每一個眾生都有第八識，第八識裏面有種種的色種子。第

八識有，包括有漏的、無漏的那些有色的種子，如果這個色種空了，那第八識就轉了，為什麼轉呢？轉識成智，把第八識那些種子轉成無漏的智慧。這是講心，心是第八識。這個意呢？意是第七識，眾生一切都有我相，就是由於第七識。第七識裏面它就是我相，第七識一空了，我相也就空了，那就第七識一轉，轉什麼呢？轉成平等性智。再講這個識，識是六識，六識它有造作，由六識造作各種的業，造業就是由第六識，第六下面有五識，合起來六個識。這裏講無作的時候，也就沒有六個識。六個識什麼呢？前五識轉成所作智，第六識轉成妙觀察智，就轉八識成四智。所以經文後面講能夠空無相無作，那就是沒有心意識。把這個第八識、第七識、前六識都把它轉了，轉成四智。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第六識轉成妙觀察智，前五識轉成所作智，所以在最後面講無心意識。既然空無相無作，那麼這個心意識，八個識都轉了，這一轉，「於一解脫門」就是「三解脫門」，這個是「入不二法門」。

下面講「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什麼是解脫？用個繩子把身體束縛起

來，縛，縛就用繩子把它束縛，不得自由。解呢？就把那個繩子解開來，叫解。脫是什麼呢？眾生都有煩惱，煩惱把身體就像個繩子一樣的把這個心束縛起來，心被煩惱束縛，他就生死不能了，就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脫就把這煩惱脫離，就離開這個三界了，離開三界，生死了了。但是這個生死了，是指初步的了，出了六道而已，六道以外還有生死，那是什麼呢？就是變易生死，變易生死它是境界上面的轉變。所以講解脫，淺講是脫離三界，要成佛必須是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也要解脫。這個解脫有三種，就不必詳細講了，三種解脫，簡單的說就是三種禪定，就是入定的工夫。入了三種解脫，都入了這個禪定，所以說是一解脫。在這裏講空、無相、無作，心意識皆無了，這樣解脫，一法解脫，三法皆是解脫。那就是說只要這個禪定的工夫到了，解了一種，連三種解脫全部都解脫出去，這叫做入不二法門。

經文講「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這怎麼說呢？能夠了解上面所講的空、無相、無作、無心意識，這就是解脫了。這個解脫，三就是一，三就是一的話，又為什麼叫三就是一呢？二法門，那就不能見到自己本性，三法門那更不可，更不能

見到自己本性，這裏講不二法門，所以三就是一，三就是一的話，一門解脫就是三門解脫。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他說了，「佛法眾為二」，佛法、眾生為二，他繼續說，「佛即是法，法即是眾。」為什麼佛就是法呢？佛度化眾生，必須從佛的本體，就是本性用出來，用言語，佛就是用言語，這就是法。法即是眾，前面講佛即是法，佛要教化眾生，他就是說出這個法出來，所以他不能離開法，這樣看起來，法就是佛。再說法為什麼就是眾呢？佛法為的就是來度化眾生，因此眾生也是有佛的這個本性，他說這個法，這才成為眾生，這個眾就是弘法利生的僧寶，這叫「三寶」。佛寶、法寶、僧寶，這三寶，佛法僧都不能離開，三者都是由本體上面起的作用，所以佛就是法，法就是眾。

這尊菩薩開頭就講，「佛法眾為二」，這個佛與眾，僧眾包括眾生，都是人，所

以佛與眾都是人是一。法是佛所說的涅槃，涅槃與這個法，佛法、眾相對的，所以涅槃是一，這樣看起來就是二。所以這經文開頭就講，寂根菩薩說佛法眾為二，涅槃這是一。那麼兩種怎麼轉為一呢？覺悟有本性，佛眾生皆有本性。這個本性雖然眾生都有，佛也有，但是凡夫眾生不覺，不知道。那麼要知道的話，必須要覺，覺什麼？覺就是不離本性了，覺的就是覺悟本性，覺悟本性，人人皆有本性，這就是佛，成佛也是由本性來成的。覺悟自己有本性，那麼這是有佛。覺悟是怎麼覺呢？我們凡夫眾生自己不由佛來說法，我們凡夫眾生能夠自己覺悟嗎？必須佛說的法，我們從法裏面，學了這個法，我們才覺悟自己有本性。那麼既然覺悟了，是不是就成佛了呢？那還早呢，覺悟了之後還要修行。修行一個人自修很難成就，必須大眾在一起共修，就是一個人在家裏學的話，也要參加道場，跟道場的大眾一起修，這就是僧，大家和合眾，眾人在一起修這就是僧。這個當中覺性是非常重要的，佛法僧一覺悟之後，按照這個法去修行的話，這就是佛法僧三者就是一法，不是二法了。

這一法什麼呢？一就是實相，實相就是指的本性。本性的名詞很多，實相是本

性名詞的一種。入了實相那個時候，前面講的佛法僧三寶就是變成一個實相，覺悟了，覺悟為一個實相。這一個實相是什麼呢？實相就是「無為相」。無為，就是沒有作為，無為相，一切法都是無為。誰能夠來學這個無為的話，跟著無為來學，那麼這就是入不二法門。怎麼學無為呢？《觀經》裏面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有為的，把無明煩惱一層一層的把它去煩惱，這叫「作」，把煩惱去得乾乾淨淨的，那就成就了，成佛了。到了成佛這麼一看，「是心是佛」，原來所作的就是把染污本性的那些煩惱破除乾乾淨淨，一看本性原來就是沒有污染，沒有一切煩惱。那麼這一看，是心是佛，本來就是佛。

在這裏講一覺悟是佛、是法、是僧，重要的就是實相，了解這個實相，就要往實相上面來入門，入一實相門，那麼就是一切相就沒有了。只要入了一個實相門，實相沒有二法，那麼就是沒有任何相，所以一入實相就沒有一切相，這就是入了不二法門。經文一念就了解了，「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這一句話重要，佛法僧三寶皆是無為相，無為相就是沒有一切

的作為，這指本性來講，本性是本來就有，不是由人工把它創造出來的。不是創造出來，它本來就是無為——無為法，所以三寶皆無為相。

無為相什麼？用比喻的話，「與虛空等」，跟這虛空一樣的平等的。虛空裏面，那個虛空是無為的，虛空是造出來的嗎？虛空不是由人工造出來的，它是無為的，所以用虛空來比喻無為相。所以是「一切法亦爾」，一切法亦爾，也是如此。「能隨此行者」，能夠跟著這樣學這樣修行，「是為入不二法門」。下面講心無礙菩薩。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說，「身，身滅」，身就是眾生的這個身體，身滅就是身體滅了，「為二」，有這身體以及沒有身體，這是二。下面就接著講，這就比較要醒悟，要覺悟了，「身即是身滅」，眾生有這個身體，身體滅掉了——沒有身體，有身體與沒有身

體是一，所以身就是身滅。這怎麼講呢？下面說「所以者何」，為什麼身就是身滅呢？下面一句重要，「見身實相者」，看見身體這個實相，實相就是本性，見到眾生的身體有實相。既然見到身體實相，則「不起見身及見滅身」。凡夫眾生見到自己的身體，有這身體，也見到沒有這個身體，沒有身體就是死掉，就是生與死。若要見到身體的實相的話，實相本性，本性沒有生死的。所以「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有身體與沒有身體，沒有二法，也沒有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講這個道理，聽的人不驚不懼，驚是震驚，懼是懼怕、害怕，不驚不懼就是入了「不二法門」。

一般講法，就凡夫眾生認為身，有這身體，身滅，就沒有這個身體，這是二法，要見到這個身的實相，這個二法就不起來了。這裏講身滅，身滅是看起來身滅了，不是這個身體死掉了，不是如此，身滅是指入了涅槃，是涅槃相。凡夫眾生只見這個身，見不到這個身體入了涅槃，這涅槃相看不到。這裏講要見到實相的話，那就見到本性，本性名字在這裏就叫實相。要見到身體有實相，那就不起這個見了，不起什麼見呢？見到身體、見到涅槃。身體與涅槃這兩者，凡夫眾生都把它看作兩回

事情，叫做二。在這裏講身體與滅身，就是身體與涅槃不是二門，無二也無分別，這身體與涅槃是沒有分別。於其中，就這道理來講，不驚不懼，這叫入不二法門。

這裏就是凡夫眾生執著這個身體，聲聞緣覺，就二乘、就小乘，他執著涅槃，執身體執身滅，身滅就是涅槃，這都是不能得到實相。那就是說執著身體、執著涅槃都得不到實相，要得實相必須學大乘菩薩，這個身與身滅都不要執著，然後才入不二法門。

第一五三講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講的，他講這個不二法門，這一品不二法門，就是要學這部經的人要知道講佛法講到最真實的道理，就不能執著這個二。不要執著二就是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就是一法。什麼是一法？一真法界就是一法。我們念佛就是求一心不亂也是一法。但是這個放棄二法，求不二法門，不那麼容易的。我們人道眾生，無論他學術地位多高，在人世間的各行各業有多麼大的成就，但是你拿這部經跟他講，叫他放棄二法，學不二法，很不容易的。

「上善菩薩」說「身口意善」業，凡夫眾生、已證果的聖人都有三業，但是已經證果的聖人，他的三業跟我們凡夫眾生大不相同。我們凡夫眾生三業就在造業

的，造業，雖然是凡夫眾生造業，也不相同的，有的造善業，有的造惡業，真正說起來，造惡業的多，造善業的少，都是造業。已經證果的聖人，他的三業是身體所表現的行為都是教化眾生，口裏說的法也是教化眾生。意，從心裏發出來這個意思，由心裏發出來意思來指揮口業、身業都是來教化眾生，教化眾生教化到什麼程度呢？必須教眾生在世間離一切的痛苦，痛苦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死大苦，進一步的就是成佛。所以已證果的聖人，他的三業就是教眾生初步的工夫了生死，最後一定要成佛，這是凡夫眾生的三業跟已證果的聖人三業大不相同。

要把凡夫眾生的三業教化過來，教他成為聖人的三業，這個怎麼樣轉過來呢？「皆無作相」，這句經文重要。必須了解凡夫眾生與聖人的三業雖然不同，但是按照道理來講，道理什麼呢？皆無作相。什麼叫無作相？本性無作相。本性人人都有，人人都有，這個有沒有作相呢？就本性用出來的時候，有作相，沒有用出來，歸到本體，本體就是本性，本體上沒有作相。作是什麼呢？造作，用身口意來造作。佛、證果的聖人，像證到法身的菩薩就是他要到世間來，為的就是要教化眾生，他有造

作，有作的。我們凡夫眾生呢？作的就跟二乘（就是聲聞緣覺）、跟大菩薩，佛不必說，我們造作大不相同，我們造作都是一切造罪業的，很多。講到真實的地方，無論凡夫眾生、聲聞緣覺、菩薩、佛都是無作，這個無作就是專門就沒有造作的這個相，這叫無作相。在這裏我們必須要了解，我們雖然在這裏是研究經典，研究經典這不是作嗎？學這部經就是在作，但是必須了解：作的時候，必得要把心放在無作的境界上面。怎麼樣把心放在無作境界上面呢？那就是說我們無論研究這部經、無論研究任何一部佛經，我們的心都是要成佛，成佛靠什麼成呢？靠本性成佛，本性沒有造作。所以儘管我們自己學佛有種種的造業，有這個造作，但是心一直放在無作上。心怎麼樣放在無作上面呢？就是一切的造作，都把這個造作不放在心上，心裏不要執著這個造作，這才能夠學到身口意三業無作。

「無作相」這個相字特別重要，相字為什麼重要呢？無作，無作什麼呢？無作相，這個相怎麼樣無作呢？就是我們學這位菩薩所講的無作相，我們凡是一切的言語、行動，身口意三業在那裏造作的時候，沒有造作相，沒有相。就拿菩薩六度法

門來講，六度第一個就是布施，布施比如說救濟貧民，拿財物去救濟貧民，這叫布施。布施應該怎麼樣呢？我拿出這個錢財出來，不要執著有我，布施給貧窮的人，心裏不要有一個貧窮人來接受我的布施，再呢，也沒有財物這個相，這叫三輪體空。布施的人、接受布施的人、布施的這些財物，空啊，空就是不要著相，這就是「三業皆無作相」。必得是無作相，然後就是身，「三業皆無作相」，那講三業之中有身，「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就是「意無作相」，三業都無作相。三業無作相就是離一切相，離一切相就眾生來講，這個眾生本身沒有作相，正報，眾生的身體就是正報，正報清淨。對於一切法皆了解是無作相，這依報清淨。正報是我們身體、我們本身，依報是我們所有的環境，小的方面來講我們住在台灣，台灣就是我們的環境，講到遠大的地方，有整個地球，地球很渺小，那麼再講大的時候——三千大千世界。這裏講娑婆世界，我們的地球在娑婆世界裏面就像一粒沙子那麼微小。再講到整體的十方世界，都是那麼清淨，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十方世界都是依報清淨了。正報清淨，就能夠明心見性見到自己本性，見到自己本性就見到佛的本性。佛、眾生以及佛法，三無差別，一體的。依報清淨，別說是十方世界，我們就

縮小範圍來講我們的台灣，依報清淨台灣整體的都是清淨的，這種清淨的環境要靠我們學佛的人來自己先轉，正報轉了之後，再轉依報，就能夠把台灣現在這個狀況能夠轉到清淨莊嚴的那種境界。

這樣分析之後，我們看這一段經文就好明白了，「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所以把這個二轉為一，就是轉到不二法門。這段經文的文法再了解一下，「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這一句話怎麼解釋呢？身口意是一，善是一，身口意跟這善為二，這一句話，身口意善，身口意善這是把身口意跟著這個善分為二，三業作善是一，造業作惡又是一，是為二。這樣分開了以後，後面講的就是講這個無作相，無作相就是把無作是為一，這個無作意，身口意，意這個意業、善業是一種。

這個本子有兩種，這裏大家手裏這個本子，「身口意善」，這個集解本子，幾位祖師注解的一個本子，「身口意業」，一個是業字，一個是善字，兩者不相同。兩者

不相同，這個講法把身口意是一種，善和業都算是一種，這樣看起來，那個本子講善，這個本子講業，兩者都可以講得通，這樣可以吧。那這樣分析，文法上面就分為二。無作相的時候，那就是說這兩者都沒有作相，身口意善也好，身口意業也好，都沒有作相，這就重要了。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他以三種修行的為二，「福行」，修福報的；「罪行」，造罪業的；「不動行」，那是修無漏法門的，這個為二。為什麼為二呢？這個一，是前面講的福、罪、不動是一，行是一種，這叫為二。這三種，這個福行就是善道的，三善道的，修這個有福報，福行。這個罪行呢？就是三惡道裏面，造三惡道的業就是罪惡的罪行。不動行，這就是修觀照的，用觀心法門了，觀這個實法實性，要觀實性來修行，叫不動行。所以祖師就注解講，在欲界修善行的，能夠得到樂的報，樂報就是福報。在人世間修這不善道的，十種不善道這叫罪惡行，這個就是罪惡行不善道，不善道的時候，

他要墮落到苦報。不動行呢？就是無動，這個包括什麼呢？色界、無色界，不動業的，修這不動業的，能夠在色界、無色界修這不動行可以通達佛道。也就是說修不動行在無色界或者色界修行。什麼叫不動業呢？必得修無漏法門，修無漏的。雖然在這個色界、無色界，三界，我們都是在欲界天之下的，欲界天以上有色界，色界就沒有各種欲望了，有形狀的身體，這是色界。無色界連這個形狀的身體都不需要，這是無色界。無色界以及色界怎麼能夠達到不二法門？能夠學不動，這就說無論在色界、無色界，必須修得這無漏法。什麼叫無漏呢？修這個善業得了福報，這個福報享受完了，那些報業也就結束了。無漏就是說修的這個善業也有福報，但是這個福報不享受，不享受這福報，繼續造善業，那就無漏。所以在這個色界、無色界，修一切善業都不要執著，就成為無漏的業，這就能夠入不動地。

修這個三種，三種修行，後面經文就講「三行實性」，這個性是福行、罪行、不動行，這三種都不同，但是講道理的時候，三行實性，這三種修行的法，就是實性，實性就是本性。三行講到本性就是空，本性是真空。那麼本性真空，空就空的

時候，那上面講有福行、罪行、不動行，這三種行要明瞭都有實性。就實性來研究，這個「三行」皆「不起」，不起什麼呢？這個福、這個罪或不動皆不起，這叫作入不二法門。所以這一段福田菩薩所講的，就他所說的這個三行就是實性。我們學這部經的時候，看見眾生修福、造罪、修不動法不動業，就要了解三種都指歸到實性上面。要教化眾生，先自己能夠做得到，自己就在這三業這方面，這三種行，自己能夠把它認識。三種行都是有實性，藉由實性三行皆空，這就完全引導我們學經的人，從世間這幾種行為都要會歸到本性上面去，本性就是實性。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尊「華嚴菩薩」講，「從我起二為二」，從我，眾生皆執著一個我，有我就有他，他就是跟我相對的，有我就有他（就他人）就為二，這叫二法。這從我起二，有我就有他，就是二。「見我實相者」，能夠見到我，我這是個假相，這個我從那來的呢？五蘊和合來的。五蘊就是色（色法就是一切的物質）、受、想、行、識，受就是

對著外面的境界有所感受，想，由感受就發生的想，想是思想，想再有行——行為，最後就是識。受、想、行、識，色是物質，受、想、行、識是心法，是精神，我就是由這五種法合起來的有個我，所以這我是假，假我。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不把這個假我當作真我，以假作真的我，就以為他人跟我是一樣的，就把他人當作真實的。把他人當作真實的話，他人對我稱讚一句話就歡喜得不得了，毀謗我一句話就苦惱。這個他人包括起來，對我有稱、譏、毀、譽，有稱讚、有譏諷、有毀謗、有譽，有這個讚譽，稱譏毀譽還有利、衰、苦、樂，這叫八風。修行的人要八風不動的，如果八風之中任何一風，就拿稱讚來講，受了一句稱讚就歡喜，毀謗就是很苦惱，這個不行，八風不動才可以修入不二法門。

這裏華嚴菩薩講從我起二，就是有我就有他人，我和他人本來都是假相，凡夫眾生沒有任何一個人把他當作假相，都把他當作真實的人我。既是真實的人我，那這個八風不動就辦不到了，任何一風就能起煩惱。所以要怎麼呢？要去這個煩惱，用這個學八風不動的話，那是「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就從這個假我要看到假

我之中有我的實性，就從假我之中、從假的他人之中見到人我都有實性。實性就是實相，見到實相不起二法了。既然見到實相，我有實相，他人有實相，我跟他這實相不是二個法，是一法，這就入不二法門。

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能夠見到這個假我，就假我之中見到有實相。比如我們現在都是凡夫眾生，凡夫眾生這個身體就由五蘊而來的，五蘊淺講：一是物質、一個是精神，精神之中受、想、行、識那個行，行什麼？行是流動的，不是這麼簡單，這個行為，它是一切法都在流動的，不停止的。比如說我們這個世間看這個人的心裏，外面的境界都像流水那樣的流行，流行不住，一切都是流行的，不停止的，這叫人悟了。能夠了解華嚴菩薩講的，見到實相的時候，人我二法就不起來。人我二法不起來，這還不算，你不能說我現在不起來，過一個時候遇到外面的境界不如意、不好的境界，我又苦惱了，遇到好的境界歡喜了，苦惱、歡喜都是煩惱，不起，暫時不起那還不算，必得住在這個不起，住在我法二相都不起。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境界上面，都要住在這個不起二法，在這上面要住得下去。

見到從假我見到實相，不起二法，也不住在二法上面，那這樣來「則無有識」。怎麼說無有識呢？識是分別，凡是講這個識，都了解識有分別心，無有識就是無分別。能夠對一切的法、對一切的人，人是包括有情眾生，法是佛法，包括一切的依報的那些環境，都不要分別。為什麼講這個識、無識呢？我們凡夫眾生對任何的法，對這個人、一切環境，都在那裏分別，一分別，那就落在凡夫的境界上面。世界這些環境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罪惡、有善的事情，人呢？有好人、有惡人，這都是分別。那麼要不分別，不分別並不是說善惡不分、是非不分，不是這些都不分，而就本性來講，本性就無分別。那麼凡夫眾生都要分別的時候，他就是沒有辦法來入這個不二法門了。他一切都分別，分別心越多，煩惱心越多，那麼就是在這個人世間，無論什麼時候，他都會起煩惱，起煩惱那還怎麼學佛？所以要無分別。無分別，雖然世間有善有惡，有好人有壞人，環境有汙穢的、有清淨的，但是就本性上面來講，一切都是清淨莊嚴，都是不二法門。所以後面講無識就是無分別，才能夠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第一五四講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還是繼續講不二法門，不二法門很難把它講完全，但是在這部經裏面有很多菩薩，各人把他自己所了解的不二法門個別的說出來，然後由文殊菩薩作一個總結。前面已經講了很多，從德藏菩薩開始講到最後，可以把結論講出來。

「德藏菩薩」講，「有所得相為二」。所得，就是修行的人自己能夠證到這個道，能夠證了。相呢？證到道的人，他對外面一切相，是指外面所有的法，那麼這樣大家可以了解，這個有所得是指學佛的人自己有證果，有證到的這個理——真理。證到的有所得，能夠證到了以後，看外面的一切相，外面的一切相有假的、有真的。那個相，我們一般凡夫眾生看不清楚，為什麼呢？我們對於外面這個相，這個正報就指一般的人，人類社會的就人道眾生，還有那個器世間，器世間就是（不是有情世

間）這個天空、大地、天地之間的萬物，那些無情的花草樹木，包括土地這都是相。凡夫眾生對於這個相看不清楚，因為看不清楚他就執著。明明這些器世間，什麼叫器世間呢？眾生要由這個大地來把他承載起來，沒有大地，那眾生——人道眾生還有畜生這一類的眾生，不能在半虛空裏面，應該在大地上，大地就好像一個工具一個器具，這叫器世間。我們凡夫眾生都把這個器世間當作是真實的東西——就是真實的法。講法不好懂，用一個東西這個名詞就好懂了。就把器世間這一切無情的這些相都把它當作真實的，凡夫眾生煩惱就從這邊來的。你不執著這個器世間，不把器世間當作真實的一個東西的話，你就沒有煩惱。一旦你要執著這些東西是一個實在有的話，你就起了煩惱。為什麼呢？個人你要爭取一個土地，團體之間要爭取更大更多建築的一個土地，國家與國家之間互相爭奪，爭奪無非是爭奪一個土地，這就有煩惱。你要爭奪，他人不肯放棄，就發生鬥爭了，就戰鬥了。所以這個相，一般凡夫眾生看不清楚，那麼現在這一尊菩薩他先說明了，有所得再加這個相，這兩者是相對的，這是二法。要使二法不要相對，成為圓融一體，這就是不二法門。但是怎麼樣放棄二法，這要研究。

這個相認不清楚，那就有很多麻煩，所以下面這一句就講了，「若無所得，則無取捨。」這個相看不清楚，那麼他就要取相，取相就有煩惱，所以經文這裏面講若無所得，無所得就指學佛修行的人他有所得了，經文講無所得這怎麼說呢？觀念在這裏，證果的人他自己認為我證果了，這是要不得。證果的人雖然證果，他自己不認為證果，這叫無所得。自己要認為有證果的話，這個就是有所得。有所得，得的什麼呢？《心經》裏面就講「無智亦無得」，《心經》講學佛的人要見到、證到自己的實相，實相就是真如本性。要見到自己的本性，《心經》裏面開頭就講「照見五蘊皆空」，後面就是講「無智亦無得」。

什麼叫「照見五蘊皆空」呢？五蘊，這個大家學佛很久了都知道，但是在這裏不妨再重複地說一說，五蘊就是一個是色蘊就是物質的，後面的受、想、行、識這是心理，物質與心理合起來的叫作五蘊。蘊是什麼呢？這個五蘊能夠把本性染污，把本性掩蓋了。所以《心經》經文開頭就講照見五蘊皆空，五蘊皆空的話，這個空是真空，不是我們看天空那個頑虛空，真空裏面什麼都沒有，那才是自己的本性，

真空裏面有妙有。妙有跟這個真空一體的，那裏有真空那裏就有妙有。所以這個證果這個真空妙有，一般凡夫看不清楚，因為真空妙有無處而不是，無論那裏都有都是這個本性，那裏有本性那裏就能起作用，起作用就是妙有起來的。比如我們念佛，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本性也是遍一切處，所以無論在那裏，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妙有他就有感應，我們有感他就應了。阿彌陀佛如此，其他所有的佛、證到法身的大菩薩也都是如此。所以「無所得」這一句話重要，要明瞭無所得就要了解《心經》裏面五蘊皆空，五蘊皆空你怎麼研究出來呢？研究出來也不可靠，要照，觀照的照字，心裏一照五蘊，言語文字那個假相都把它照空了，沒有了。所以後面就講「無智亦無得」，智是學佛的人自己，這個得就指能夠得到一種證的果位他知道，這個最後必須講無智亦無得，如果要有智有得，那又離開本性了。

「若無所得，則無取捨」這兩句，這個若是無所得的話，這下面就說則無取捨。取捨，那個取是取涅槃，捨是把這個假相捨棄掉。大前提就是無所得，無所得的時候，那就沒有取捨了。取捨，比如說要了生死就把生死捨掉，那麼捨了生死取什麼

呢？取涅槃，這就一般人講的。但是在這裏講，你要真正得了無所得，證到無所得，生死涅槃這兩者相對的就是二——二法，真正無所得的時候，生死涅槃統統是無取捨。生死涅槃在圓教來講都是假相，證到自己本性，拿這證字來講還是名相，連這個證字都沒有，無所得。所得就是證果，連證果這個名詞都沒有，這叫無所得。然後講生死涅槃這都是名相，名相統統都沒有，經文就講「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那麼這就了解了，真正的證到自己的本性，言語文字一切都掃除，把這言語文字都掃除，然後你才了解這個取捨都沒有，那才真正的證到自己本性了。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尊菩薩講，「闇與明為二」，一是闇的，一是明的，這是二個。這二種是相對的，相對的就不是一法門，那就是二法門。但是要怎麼樣才是不二法門呢？「無闇

無明」，沒有闇也沒有明。就等於說夜裏是黑暗的，白天是光明的，在這裏講無闇無明，那就白天跟夜間是一個相，沒有明闇。所以說無闇無明，「則無有二」，那就是不二，這就是不二法門。為什麼這是不二法門？下面講這道理了，「所以者何」，就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是沒有闇沒有明呢？下面說「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入這個定——滅受想定，受想就是眾生的這個六識，心、心所。入了這個定，就把六識的心、心所都把它滅掉，叫它不要起來。我們普通人這個六識，第六識不起來，辦不到，白天無論在什麼時候，這個第六識都會起作用的，想到這裏、想到那裏。夜間睡眠的時候還有作夢，作夢也是第六識在那裏在想，所以這個六識的心，六識附帶很多心所。入了滅受想定的話，把這個六識以及心所都入了這個定的時候，都叫它不要起來，這叫作滅受想定。明闇這兩個字，這兩種相，凡夫眾生都是闇的，這個心裏都是闇的，心裏這一闇，他就起了惑，起惑。起惑就會造業，比如現在講那些不守法的人，製造那些有毒的食物給人家吃，傳播媒體上就指這個人是黑心人，黑心人心裏黑的、黑闇的，所以黑闇的就會造業。明呢？心裏光明的，心裏一光明就把那黑闇破除。這是一般講闇與明是相對的法。在這裏講入了這個滅受想定

的時候，就是無闇無明入了這個定。這個定什麼呢？修小果的人就是聲聞緣覺，他是證到三果了，第三果了，在五不還天的時候，他可以入這個滅想定，滅了這個想受定的時候，闇明都不存在。他跟外道不相同的，外道他有這無想定，只能講無想定，這是滅受想定，這要分清楚。這是小乘的證到第三果，他可以入這個定。那大乘菩薩，菩薩雖然沒有這個滅受想定，他無論在白天、在夜間，菩薩心裏都是光明的沒有黑闇，不像小乘他入這個定才能把晝夜取消，沒有明闇這兩個現象。大乘菩薩雖然見到白天與夜間，明闇他雖然看得到，但是他心裏面一片光明，沒有明闇這兩種假相。

所以下面說「一切法相，亦復如是。」一切法相，世間一切的相，亦復如是，也是這樣沒有晝夜。二乘的聲聞緣覺入定的時候才沒有闇沒有明，出了定呢？那當然有明有闇了。菩薩不是這樣，菩薩無論在夜間、在白天，他都是明亮的，因為這樣的話，「於其中平等入者」，大乘菩薩在這個明闇之中平等入，平等入，明闇兩者兩個法平等的，這時在他心裏明闇能夠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平等就是明

闇，明就是闇，闇就是明，大菩薩這樣，可以證到這種境界，這就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這尊菩薩講，「樂涅槃不樂世間」，這讀《論語》的都知道「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那個樂讀要。但是在這裏這個樂，應該還是讀樂，不要讀要，讀要是好的意思。好的沒有樂的這樣好，所以這個樂涅槃，對於涅槃有樂，對於世間法不樂。這樣就是涅槃是出世間的，出世間與世間是為二，是二個法。「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把兩個法成為圓融一體的一個法，對於涅槃也不樂，對於世間法也不厭惡。這樣的話，「則無有二」，那二就沒有了。

「所以者何」，這是問：為什麼這樣呢？「若有縛」，假若有了這個縛，縛，就用個繩子把他束縛起來，有束縛才「有解」。「若本無縛」，本來就沒有用繩子把他

束縛起來，那要解，用什麼解呢？無縛就沒有解。這就「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拿這個無縛無解來比喻的話，比喻不樂涅槃不厭世間，不樂世間不厭世間，就拿無縛無解來比喻，這一比喻就好懂了。無縛無解這是比喻的話，這個樂涅槃不樂世間，道理在那裏呢？最主要的是我們學佛的人要明瞭自己心中，無論那一個凡夫眾生，他必須明瞭自心沒有這些，這裏講的樂涅槃不樂世間，沒有這些現象。

說這些要明瞭的什麼呢？眾生的心，你說拿一個繩子把這心束縛起來，也就是把它網綁起來，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心沒有相的。既然沒有相，你用繩子來網綁，網綁誰啊？心有相才談得上有縛，心裏沒有相，那縛什麼呢？所以這個重要的理論就是這樣，自心沒有這些相，我們凡夫眾生的心裏有相，那都是假相。那些假相，說到真實的地方，心裏沒有那些假相。沒有那些假相，這是束、束縛，把它解開來，這都是沒有的事情。所以這裏講「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本來就無縛，我們眾生心裏面沒有相，那裏有什麼縛？所以下面就說了，「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樂也好，厭

也好，這個都是假的，假相，那麼這個都沒有，「是為入不二法門」。

學佛的人在這裏就要覺悟，我們一般說凡夫眾生在世間處處都感覺到有障礙，就像有繩子把自己細綁起來，不得自由。一般凡夫眾生確實是這樣，他的學問雖然很多，地位雖然很高，但是他感覺到受到別人在障礙他，使他自己作事情不那麼容易的。這就什麼？就自己不覺悟，一旦覺悟的時候，自己心裏面沒有任何的繩子能夠把他心綁起來，心裏沒有任何障礙，他在世間才沒有障礙。如果他感受在這世間有各種的障礙，他人給他很多很多的約束，使他不得自由，作什麼事情不由自主。為什麼不由自主呢？就是自己心裏面，自己把自己的心約束起來。自己沒有把自己心約束起來，誰能夠把他的心束縛起來？所以一切要求自己覺悟，自己覺悟了，心裏是一切坦坦蕩蕩的、光明磊落的，那麼他一切都是自由自在。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這尊菩薩說：「正道邪道為二」，這個為二，就是「住正道者」，

學佛的人，他要住在正道的，不要「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離開正道、邪道這樣分別，那就入了不二法門。

這尊菩薩講一是正道、一是邪道，這兩者是不同的。但是怎麼樣把這個二法會歸到不二法？那就下面講「住正道者」，正道什麼呢？就是要明瞭自己有本性。本性這個道就是正道，本性是正道，你就住這個正道裏。住字重要，一般人學佛，雖然從佛經裏面知道自己有本性，但是這是知道而已，還沒有覺悟，覺悟之後還要求證。這樣的話，只是從佛經裏面了解正道，那不算，要了解正道，正道就是自己有本性，知道自己有本性，那就覺悟了。覺悟那還不算，要住，住在這個正道上面。

怎麼個住法呢？我們大家現在都還不了解正道，雖然經書裏面講這個本性，我們是從經文上了解人人都有本性。這還沒有真正的知道，真正知道自己有本性，那好了，我們在世間待人接物，都是拿本性來對待一切人。我們一般凡夫眾生不但沒有拿本性待一般人，反而對一般人爭名奪利，在人世間爭奪名與利，個人亦如此，團體也是如此，這個就是談不上正道。正道必須要悟，悟了之後還不算，還要經常

得住在這個正道上，那就是說起心動念都是正道，甚至於在夜間作夢的時候，心還是在正道上，就住，就是住正道者，能夠住在正道裏面，沒有任何一個時候離開正道。所以儒家經典〈中庸〉裏面也講，〈中庸〉是孔夫子的孫子子思子說的，他就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講這道，須臾——最短的時候，最短的時間都不能夠離開道。「可離非道也」，認為這個道可以離一下，那就不是道了。

大家可以拿〈中庸〉在這裏互相參照的研究，所以這裏講住正道，那就不可須臾離開的意思。實際上講正道你明瞭之後、覺悟之後，無處不是正道，無論在那裏都是正道。那麼你這就住正道了，住在正道上面，才「不分別是邪是正」。邪與正，正道上面沒有邪、沒有正的，邪正都是世間的——世間法那種假相，可是一般眾生都被那假相迷惑了。為什麼呢？假相才能夠把它轉化、把它滅掉，真相不會的。真相的道，真如本性它沒有滅的時候，所以真正住在正道上面，那就不分別是邪是正。邪與正都是言語文字的一種名相，正道上面沒有這些名相。所以「離」開這「二者」，就是邪與正是二者，正道不可離的，邪與正可以離的，離開邪與正就是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說，「實不實為二」，實是真實，不實講不是真實，為二就是二法門。「實見者」，這裏就分析了，實見的人就是見到這個真實法，「尚不見實」，見真實法，對於真實法，他自己不會見到的。為什麼呢？我們人自己雖然知道有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誰來見？自己見不到，所以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真實的自己都見不到，換句話講，不是真實的，那怎麼能夠見呢？下面就講這個理由，「所以者何」，為什麼？實見尚不見實，「非肉眼所見」，不是要我們肉眼見到這個真實法，那要什麼眼見呢？「慧眼」，智慧之眼能夠見到，智慧眼就是見到這個真實的法。那麼這個慧眼，慧眼什麼呢？「無見無不見」。慧眼就說它見，沒有，也沒有不見。因為見也好，不見也好，這個都不是本性上的事情。本性，慧眼見本性，本性沒有見也沒有不見的，見與不見都是假相，一個名詞而已。

這裏講肉眼當然見不到，那變成慧眼才能看見，慧眼它怎麼看見呢？它是「無見無不見」，這裏講這尊菩薩——樂實菩薩，樂實菩薩實是什麼呢？實是指本體，本體真如本性內的本體。這個不實，他能講見到實與不實嗎？實是本體，不實就是妄（虛妄），這兩者。這兩者問題在那裏？就是說實不見實，本體自己不能見自己。為什麼呢？本體無處而不是，那裏都是本體，你叫這本體看自己本體，那怎麼看得到呢？就如同我們的眼睛，眼睛是看外面東西。眼睛要自己看自己的眼睛，那怎麼看得到呢？所以這個真實的本體，不能自己見自己。那個不實的，不是真實的，那是虛妄的妄法。本體不能自見的話，就是慧眼，慧眼就從本體裏面發出來的，就是妙有，這個由妙有發出來的慧眼，他才看得見。就等於我們眼睛不能看自己眼睛，你把鏡子一照，看見自己眼睛了，就等於慧眼才可以看得見的。所以慧眼什麼呢？慧眼是觀照，慧眼一觀照的時候，是無見無不見，那麼就是本性上面沒有見與不見這個分別，這叫作「入不二法門」。

第一五五講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這個入不二法門，前面各位菩薩已經把他們所見到的都個別的說過了，到這裏快要結束了，要作總結了。所以就說「如是」，就指上面每一尊菩薩所講的那些不二法門的道理。諸菩薩「各各說已」，上面各尊菩薩各各把每個人所講不二法門已經說過了，說已，就說完了。「問文殊師利」，這個時候就問文殊師利菩薩。問什麼呢？「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這就是叫文殊師利菩薩把上面每一尊菩薩所講的道理作一個總結。所以說何等，究竟是那一等菩薩入不二法門。入不二法門總結起來不容易的，前面各尊菩薩所講的，各有各的舉的理論，還有舉的例子很多，你來簡單的把它作個總結，所以就是不容易了。但是怎麼樣作總結呢？下面你看：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菩薩就說「如我意者」，意是什麼？前面講到不二法門已經說完了，可以說是盡善盡美了，但是呢？學的人恐怕還有一些分別心，有一些分別心所以說「如我意」，就我來講，講什麼呢？「於一切法無言」。你講到一切法，前面講的不二法門，每一尊菩薩所講的那個法，這個一切法什麼呢？總歸起來講無言，沒有言語能夠說得出來。那為什麼呢？有言語說的話，那就是有所辯論的，辯論的言語就是有二法，所以說無言。

下面他還講「無說，無示無識。」無言，就是講不要有辯論的這些言語，有辯論的那就不是一法了，是二法，二門了。後面再講到「無說」，無說就是一方面單獨的演說，單獨的演說，雖然不像辯論那樣，可是你這一說出來，就有這個言語，有這言語能夠表達是什麼呢？不能夠把一法表達出來。言語說出來的時候，就不是一法門。再說「無示」，示就是你要用言語表示出來，用言語表示出來的時候，表示什麼呢？凡是用言語說的，就是一定有這個相。相什麼呢？或者指這個事情是善的，或者是不善的，這就開示嗎？開示就是善與不善是兩方面，這也不是一法門，

所以說無說無示。還有「無識」，識有八個識，八個識無論是那一個識，識，有識就有分別。有分別的時候，這又是二法了，所以無識才是不二法門。

這麼了解之後，就文殊師利菩薩所講的「如我意者」，就我的這個意，我的意思是什麼呢？對「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有問有答，這個就不算是不二法門了，所以要離諸問答。離諸問答就沒有問也沒有答，這是「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菩薩說了之後。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菩薩把他所說的入不二法門之後，就問維摩詰說了，「我等」，就是我們大家，包括他自己以及前面每一尊菩薩。「各自說已」，各人都把他自己這個入不二法門的理論都說了。「仁者」，這就稱呼維摩詰居士，「當說」，你也應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再請說，何等，除了我們說了之外，那麼仁者要說的，是究竟，就你的意思來說，什麼是不二法門。文殊師利菩薩這樣啟請維摩居士，問他說什麼

是不二法門。說到這裏，大家想一想，維摩居士是不是馬上答覆，就像文殊師利那樣如我意者，說明什麼是不二法門。

按照普通的經文的文法應該這樣說，但是各位看看，他下面就是說：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默然，只在心裏面，存在心裏面沒有用言語說出來，默然無言。默然無言，這經文到這個地方，就叫我們學經的人要悟了，為什麼？前面都講了，那維摩居士默然無言，這什麼意思？鳩摩羅什大師他舉出一個公案，公案就是過去有一個故事，有一段故事，本來我們研究經文的人，把經文的本意說完了就可以了，不必多引用其他的故事，不必引用。但是在這個最重要的階段的時候，鳩摩羅什大師他舉出過去一段故事來，這個不算是多餘的。

鳩摩羅什大師就說了，在釋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後六百年，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比丘六十歲才出家，不容易，到了六十歲才出家。在出家之前他已經六十歲了，那當

然他對於世間的學問、世間的一些書籍，他也看了不少，所以在出家沒有好久，就把佛經的三藏（三藏的經典）都研究完了，而且他有著作，著作什麼？著作三藏經典的論文。這就不得了，能夠把三藏經典都看一遍就不容易，看過之後要融會貫通作論文，他能夠辦得到。論文作好了以後，他就自己想：那麼這樣的話文章也作出來了，佛經也都看完了，還有什麼事情呢？一想，看經典作論文這是文章，必須用實際的工夫，所以他說只有學禪法，禪就是包括禪宗所講的禪，一般不學禪宗的時候，學這個定，學禪定都叫作禪法。所以他必須學禪定了，於是他就找到那個善知識——有學問的、有禪定工夫的人，到他那裏接受禪法，學這個禪定的方法。他在學的時候，心想學禪定不容易，他就發誓，發什麼誓呢？如果禪定修不好的話，他就坐在那裏，也不要睡覺了，也不要休息了，而且這個兩個胳膊也不要著地，就一直坐在那裏學禪定。因此人家把他取個名字，叫作脇比丘。脇是什麼呢？兩個翅膀，這叫脇，所以人家把他叫脇比丘。他這用工夫沒有經過好久的時間，就證到阿羅漢果。證到阿羅漢果，他就有三明六通。三明六通這個大家都知道，有這個辯才，有無礙的辯才能夠論議，很多的議論他都能夠通達，任何人要跟他辯論的話，都辯不過

他。

就在那個時候，有外道，外道師名字叫作馬鳴，這位馬鳴是外道師，在印度那時候外道很多，他是外道的老師，印度外道很多有學問的，辯論的才華也很多，他能夠做外道老師。這一尊外道師馬鳴，他根機很利的，有智慧，而且一切的經書都明瞭，佛經和外道的經書他都明瞭。既然一切經書都明瞭而且練達，而且很熟練的，他有很大的辯論才能，他能夠破除一切論壇，他如果跟人家辯論的話，一切跟他辯論的人，他都能把他那個辯論破除，這就是了不起了。

這位外道師他聽說脇比丘用工夫證到羅漢果，他原來就是在用工夫的時候也不睡眠也不休息，兩個脇也不著地，所以人家把他取名脇比丘。脇比丘當然有名，馬鳴外道師聽說脇比丘有這樣大的辯論才能，這個馬鳴就帶著他的弟子（他的弟子也不少）往，就到脇比丘那裏。到脇比丘那裏幹什麼呢？他就說了：這個一切的議論都可以破。意思就是說你這一切議論，我都可以把這議論破除。但是那個脇比丘怎麼辦、怎麼反應呢？脇比丘默然不言，默然就是不說一句話，就默然不言。脇比丘

默然不言的時候，這個外道師馬鳴就感覺很驕傲了，一驕傲，他就跟他的弟子們說了：你看這個人（就指著脇比丘），他只是個人家說他有辯論才能，他只是有個虛名而已（虛名是只有這個虛名，實際上沒有這個才能的），實無所知，其實他沒有什麼知道的道理，他是無所知的。

說過話以後，他就帶他的弟子離開了，離開脇比丘，離開之後走到半路上一想，一想什麼呢？他就告訴他的弟子們說：我錯了。為什麼呢？脇比丘這個人，他是很深奧的智慧，他智慧很深的，我呢？敗了。我在他的智慧之前，我失敗了。怎麼會失敗呢？弟子就很奇怪就問他：為什麼你失敗呢？馬鳴就說了：我說過一切言語可破，我自己說一切言語可破，像這樣的話，那脇比丘他不發一言，一句話也不說，他就無所破。我說的言語可破的話，脇比丘他沒有言語發出來，他就不可破。這是他對他的弟子，走在半路上講他自己認錯了。

這個外道師馬鳴，前面他到脇比丘那裏就講：我若是跟你辯論，我辯輸了的話，就請你把我這個頭斬掉，斬頭。他第一次到脇比丘那裏就這樣說過的。那麼現在呢，

他發現他自己輸了，輸了不像現在人，現在人跟朋友要發現輸了之後，趕快就逃、逃亡，就逃走了算了。他不是這樣，他就到脇比丘那裏就說了：我承認我辯輸了，那就請你把我的頭斬掉吧。脇比丘怎麼說呢？我不會斬你的頭，你把你頭上頭髮割掉好了，這個頭髮沒什麼用處的，把頭髮割掉以後，這就等於斬頭是一樣的。說完了以後，這個馬鳴他就接受了，接受以後，他的頭髮就由脇比丘把這頭髮剃光了，剃光了頭髮，這就成為佛弟子了，成為出家人。

這個時候他就作了脇比丘的弟子，作了脇比丘的弟子，他的智慧辯論的才能，沒有人能夠比得上他。他作了脇比丘的弟子以後，對於佛法的經典論文，他就是弘揚出來了。在佛門裏面的人，那時候當時就有人稱讚他，好像是第二尊佛出世了。這也不是說假的，這個讚歎是很適當，他的著作什麼呢？馬鳴原來他是外道的老師，後來剃了頭髮作了脇比丘的弟子，然後作的佛家論文很多，其中有一部論文就是《大乘起信論》，這就是馬鳴菩薩作的《大乘起信論》，這個馬鳴菩薩就是跟脇比丘出家的馬鳴。除了《大乘起信論》以外，還作了其他很多論文，很多。羅什大師

舉這一段故事，也就是公案，這個故事舉出來就是說明維摩詰居士默然無言，默然無言真正的離開一切辯論，離開一切言語，這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門。

我們從鳩摩羅什大師舉出這一個公案要了解，現在有人，就是有不少人把這個三藏十二部，實際上他沒有把三藏十二部看完，看了幾本經典，就說了自己了不起了，他就發表言論了。說念佛，他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這個話對不對呢？在理上面講是對的，人人都有自己本性，本性就是佛，阿彌陀佛是佛，叫自性彌陀，這個理沒有錯。唯心淨土呢？這個淨土人人都有本性，本性就是淨土，這個也沒有錯。但是只講理，沒講事實，這就錯了。所以印光祖師講這些人執理廢事，執著理論，廢除事實。他執著這個理，實際說起來，他理也不通，理要通的話，他就不敢這麼說了，這叫執理廢事。這些執理廢事的人，他們把經文自己看一看，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好像有成就、有證果了，這個是非常危險。印光祖師講「未得謂得」，沒有得到那個果，自己說得；還有「未證謂證」，沒有證到這個果，沒有證，而謂證，就是他說自己已經證了，這就是大妄語，大妄語結果要墮地獄的。佛經，

佛所說這個經，他自己沒有把它研究清楚，就妄發議論，他又謗解，這要墮地獄。

這樣分析之後，我們要學這裏就是學「默然無言」，要學默然無言為什麼呢？一切言語都是教人悟的，悟什麼？就要悟無言的這一個真理，如果不能從言語悟這個，要是隨便發表文字、發表言論，就是沒有悟，沒有悟就拿文字、言語來表現自己，已有學問，這就造大妄語業。因此我們在這裏學的時候，就要學無言、默然無言，必須要學默然無言才是入不二法門，才能夠悟到真實的這個理。下面文殊師利就說：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善哉」是讚歎，讚歎什麼呢？默然無言。這個默然無言實在是善，重複一句，「善哉善哉」。善哉，佛法裏面講就是止於至善，其中一個善字讚歎這個默然無言，那就是好到極處了。「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文字就指的三藏十二部的文字寫下來的。語言呢？在當時是釋迦牟尼佛言語說出來，還有佛弟子們一樣言語說出來的。這個就是無有，無有把這個文字語言都否定了，都無有。不否定那就是有了，有文字、有言語。這裏我們也要了解，這裏講入不二法門，一法，一法就是要真正的覺

悟，或者是證到自己本性，這必須講一法，不能講二法。二法相對的，它不能夠覺悟自己本性，所以講無有文字語言。

但是我們學佛離開這個文字語言，文字是經文，要由有修有證的那些祖師來注解，我們才能看得懂。沒有祖師注解，那個經文看起來好像都了解，但是你把祖師注解一看，就是裏面意思更多了，就更難了解。雖然更難了解，你只讀經文，不讀祖師注解，對於經文你根本就不了解，所以離開文字是不行的。言語什麼呢？祖師用文字注解，同時他有說明的。歷代的那些善知識，把經文根據祖師注解能夠講出來，那就是言語，沒有言語也不行。它這裏講沒有文字語言，是教我們必須把這文字語言否定之後，他才能夠悟到自己本性。因此我們研究經典，要靠經典才了解經裏所含的道理，但是經過研究的時候，不要執著文字言語，一執著文字言語，那就跟現在有些學佛的人那樣，自己看了幾本經典，自己就覺得自己什麼都有了，這就大錯特錯的。這個關鍵的就是執著與不執著，一執著就成為障礙，不執著的話就能通達。下面文殊師利：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這是結束了，說是〈入不二法門品〉，說這個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於此」，就在這個時候。「眾中」，大眾之中，大眾之中有多少呢？「五千菩薩」，有五千尊菩薩，「皆入不二法門」，他們都入不二法門。入不二法門的結果怎麼樣呢？「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無生，就是沒有生滅法，世間一切法都是乍生乍滅，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也看不出來。實際上凡夫這個世間，一切自然界的、有情世間都是乍生乍滅，生出來以後沒有好久就滅了，這就是生滅法。無生就沒有生滅法。雖然經文裏面講世間、有情世間、無情的世間都是生滅法，但是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能夠覺悟這個生滅法。既然不覺悟生滅法，就把生滅法執著了當作無生法。為什麼呢？他在世間跟人間爭奪，爭奪什麼呢？爭奪都是生滅法，他認為這不是生滅法，所以跟人家爭奪，他不了解生滅法。生滅法他更不了解，無生法他更不了解。如果凡夫眾生了解生滅法的時候，就在世間社會人羣、天地萬物他不執著，不執著他就是與

世無爭，他就很自在了。這個很不容易的，所以要覺悟，先從覺悟生滅法開始，真正覺悟生滅法，他就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一個人，與世無爭在修道方面他才能進步。覺悟之後，你叫他與世無爭還不容易的，就古人常常講到「看得破，忍不過」，能夠把世間萬法都能看破是生滅法，但是你叫他與世無爭，還很難。但是雖然很難，要忍，所以叫無生法忍。這個忍字很重要，他就把這個心放在無生法上面，不管忍得過、忍不過，都必須要忍。不能夠忍，這一關通不過，那就一直在執著生滅法，那這個佛就沒辦法學了。所以要想學佛有成就，能夠成佛、能夠解決生死問題，非得要把這個心放在無生法上面，必須要忍。

所以這一段，後面一段經文，把這個道理了解之後，我們看看，「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這一品是講完了，大家學著就是要學這個默然無言，這才能夠明心見性。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第一五六講

現在開始講〈香積佛品〉，先把這一品的名稱解釋。香積佛，這是一個香積佛的國土，這一品就以那一尊佛的名稱為這一品的名。所謂香積，香是把那些汙穢的法都離開了，不像我們娑婆世界，這世界眾生的心裏有汙穢，外面的環境也有汙穢，香積品的香不是這樣，它是離開了一切的汙穢。離開了汙穢，它就能夠把這個香氣散發到各地方去，這一種離開汙穢的香，是從本性上面發出來的。所以這一種由本性發出來的香，是普遍散發到無窮無盡的地方，那裏都能聞到這個香。積這個字，當聚字講。它這個聚是什麼呢？就是把各種的功德聚集起來，然後就能夠開發本有的性德，也就是說這個香氣本身散發到各地方去，叫眾生聞了之後，就能夠開發自己的本性。這什麼呢？香本身就是功德，把香的這個香氣聚集起來，這是各種的功德。香本身就是各種的功德，把這個功德聚集起來這就成就法身，法身就是自己本性。因此可以說這個積，由香氣聚集起來就有種種的功德，這種種種的功德就能夠叫眾生開發自己本性，香積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如此。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於是」這兩個字，是把這提前，應該是什麼呢？「舍利弗」於是「心念」，強調於是這兩個字，把它提在開始，意思就是說舍利弗於是，就是在這個時候，心裏就在念著，心什麼？心裏起了念頭。起了什麼念頭呢？下面就說了，「日時欲至」，日，這一日。時是什麼呢？就在這一天的吃飯的時候。欲至，欲至還沒至，就是要至了。這一句話就是說今天吃飯的時候快要到了。既然今天吃飯的時候要到了，「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此就是指的在維摩詰那裏的諸菩薩，很多的菩薩，當於何食呢？應當在那裏吃飯呢？他是替諸菩薩這樣起這念頭。舍利弗是小乘弟子，他為什麼只為諸菩薩想到要吃飯呢？為什麼不替自己想呢？他自己是小乘弟子，還有跟他一起很多的小乘弟子，小乘弟子按照佛法來講，他有乞食的規定，到時候他可以乞食，所以他只為諸菩薩講「當於何食」，不必為自己以及為很多小乘弟子來講到那裏吃飯，這個不用講的。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

乎。

「時」，就是舍利弗在心念的時候，維摩詰居士怎麼知道的呢？維摩居士不是普通人，是法身大士，所以舍利弗心裏一想、一起念頭，他就知道。所以時——就是在舍利弗起這心念的時候，維摩居士「知其意」，知道舍利弗心意。然後就語，「語言」，這個語讀去聲，就告訴他。告訴他說的就是下面講的。「佛說八解脫」，佛所說的八解脫，「仁者受行」，仁者指的就是舍利弗，你受，受持而照佛所說的八解脫來行、來修行。這樣看起來，「豈雜欲食而聞法乎」，你難道心裏還摻雜著飲食來聞法嗎？

佛所說的八解脫，解脫是什麼意思呢？解，眾生這個起疑惑造業，就是把眾生的惑業解除。眾生，無論是那一個眾生都有惑，惑就是煩惱，惑從那來的呢？眾生不認識自己有真如本性，然後心裏就是迷惑了，佛法叫作無明。《起信論》裏面所講「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在這一念之中不能覺悟自己有本性，心裏就是不光明了，心裏就黑暗了，這叫無明。心裏有了無明就是惑、就是煩惱。眾生，沒有一個人覺悟自己有本性，所以每一個眾生在心裏都是有惑有煩惱。有惑就起就造業，在世間造，

有的是造善業，有的是造惡業。無論是善業是惡業，都是惑。這種惑就像一個繩子把眾生綑綁起來，這不是普通的繩子，普通的繩子只能把眾生的身體綑綁起來，這個惑業這繩子把眾生的身體、心理都綑綁起來。綑綁起來，眾生就不得自由了，既然不得自由，在六道裏面生死就不能夠自己作主，在世間造業。造什麼業呢？造惡業要墮落到三途裏面去，造善業可以生到人間，甚至於可以生到天上。但是不管是天上、人間、三途，都在六道裏面生生死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不能出去，這是大苦，這個大苦就是由這個惑業把它綑綁起來。現在解脫的話，就把惑業這個繩子把它解除掉，解除掉是脫離這個痛苦，這叫解脫。

解脫有好幾種，有兩種解脫、有三種解脫、八種解脫、還有九種解脫。八種解脫不必細講，講起來要花費很多時間，八種解脫最主要的就是看見人世間以及天上，天上有色界的各種的境界，他無論看那一種境界，他不執著。這就很不容易，我們凡夫眾生別說天上了，就是人間各種境界看到之後，心就在那個境界上面。看見人、地、事情，人、事、地、物，就拿這個人來講，在這個人羣之中，看見那個

在位的、在高位的人，心裏就羨慕，看見男子、看見美女，女子看見俊男心裏就是放不下了，起了羨慕的心理。看見任何事情，心裏也是羨慕，這都是人世間境界，不看則已，一看的時候就執著，心就被這個境界像繩子一樣把他捆起來了。人世間這些都放不下了，何況天上，天上比如說欲界天，天上女子，那好美，那一看，你叫他不要放在心上，辦不到的。所以欲界這些境界一看了之後，他心裏就是被它束縛起來了，心被它束縛起來，你叫他學道，怎麼學法子呢？不能學道了。不能學道，不用想離開六道、離開六道生死輪迴，那就一直輪迴下去了，生死問題不能解決了。所以講八解脫的時候，在人世間、在欲界天，甚至於無色界天的時候，有這三界天，那些環境一層比一層好，你叫他心裏不執著，凡夫眾生誰都辦不到。不執著的時候他才能夠學道，你一執著的話，三界，也就是六道出不去。所以這一條很重要，八解脫無論是講那個解脫，包括三界之內一切的境界，不要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那些環境那些境界就綑綁不了你的身體、心理，綑綁不了，這就是八解脫能夠解脫。

八解脫，得這個在欲界、色界都好懂，無色界那個境界怎麼樣呢？無色界的時

候，它連色的形象都沒有，那要怎麼解脫呢？無色界它有定工夫，它有很深的定工夫，得了那種定工夫的時候，比欲界的人世間不知道好多少倍數。這裏講無色界這些深的定工夫，定到非想非非想的那種境界，都不能執著，都要把它解除，解了以後才能脫離。如果入到非想非非想處那種大定的時候，你一執著，就把那定工夫束縛起來了。所以講到工夫很深的時候，連這個無色界的都要把它脫離，才能解脫。

維摩詰就跟舍利弗說了，佛所說的八解脫，仁者，你舍利弗受行，就受佛所說的八解脫來修行。既然這樣修行的話，「豈雜欲食而聞法乎」，難道你還要摻雜想著要吃飯，這個心理來聞佛所說的法嗎？八解脫，根據祖師所注解的，它是不帶一切欲望，這就是最好的一種食物。這裏講心裏說欲食，心裏想著要吃飯，八解脫比作這個吃飯的飯來講，它是無欲最好的一種飲食，這種飯食可以養法身。可以涵養法身，法身就是本性。那就說你學八解脫，照著八解脫來修的話，自然就沒有食的欲望，食欲沒有。食欲沒有，八解脫就是沒有欲的食物，這個比喻的話。這種食物可以養活這個法身，養活法身意思就是說它可以教眾生明心見性，可以悟到自己有本

性，悟了之後可以證到自己本性，它有這樣的好處。

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維摩居士說「若欲食者」，若，是活動語氣，就是指舍利弗。若你舍利弗欲食者，你想到要吃飯，想到這個食。「且待須臾」，你暫且等待須臾，須臾是很短的時。就是說你先等一下，等一下很短的時間。這個怎麼呢？「當令汝得未曾有食」。當，就是你等一下之後，我就會叫你得到未曾有的食，你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飲食。

經文以及一般所作文言文，把主語都省掉了，省掉主語，了解文言文的人自然就看出來。你用這兩句話，若欲食者，若欲食者講誰？就指舍利弗，若你舍利弗欲食者，欲食，食欲，這個欲字很重要，欲左邊是一個口，右邊是一個欠字，欠字就是說看見好吃的東西，口裏就流下來口水，就想吃，就欲。若欲食，你舍利弗要是想這個食物，且待須臾，你且待，指的就是舍利弗，舍利弗你等待，等待很短的時間。當令汝，誰當令？就是維摩詰居士我，我當、我會，我會叫你得未曾有食。你看這些當中主語、賓語都把它省掉。它這裏講重要的意思，前面講你要是欲食，下

面他講我應當叫你得未曾有食，未曾有食就不是欲食，就沒有欲字在上面。維摩居士說我會叫你得到未曾有食，未曾有食在那裏呢？下面說：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

就在這個時候，維摩詰入了三昧。三昧就是入了正定，定有邪定、有正定，佛法講的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心在那裏正，就正心的正。入了三昧，心在那裏，正在那裏，就入了很深的定、入了定。為什麼要入定呢？下面就說出來了。他不入定就不能夠讓維摩居士這裏很多眾人看到香積國，那麼他就是入了定以後，以他的神通。講神通不是普通就可以有神通，必須入定，有定工夫才能有神通。因此維摩居士就入了大定之後，然後就有神通了，所以下面說：

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

維摩居士入了三昧之後，就有神通了，因此他就以神通力量，以就當用。用他有定工夫出現神通這個能力，「示諸大眾」，示就是示現，怎麼示現呢？就把香積國香積佛那裏的狀況示現出來，這就沒有神通是辦不到的，所以他以神通力示諸大眾。把下面講的大眾，示諸什麼呢？「上方界分」，娑婆世界上方，娑婆世界上方的界分，每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它都有國土這個界——界分。比如說我們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裏面有很多國，每一個國家都有它這個疆界，疆界就是界分。就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他整個國土有它的疆界，它這個疆界跟別的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有個界分。所以這裏講這個上方，在娑婆世界上方的界分，界分什麼呢？「過四十二億恆河沙佛土」，四十二億恆河沙佛土，那麼多的佛土，想想看恆河裏面，一粒沙子代表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這個四十二億恆河沙，一道恆河裏面有多少沙，再加上十二條恆河，十二條恆河裏面那麼多的沙，從娑婆世界到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有一個「國名」字叫「眾香」。眾香就是一切的香，那個國土裏面那尊佛叫作「香積」。香積佛「今現在」，今，就是指娑婆世界維摩詰跟大家講話的這個時候，現在，就是香積佛在他那個國土裏面，正在那裏。正在什麼呢？「其國香氣」，香積國的香

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拿十方世界諸佛世界來比的話，十方世界的「人天之香」，跟香積國的香氣比的話，香積國的香「最為第一」。他是第一等的，沒有其他國家能夠跟他相比。這裏講香積國的這個香氣，沒有其他的國土能夠跟他相比，下面再講在香積國裏的那些修行的人。

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

在香積國裏沒有聲聞辟支佛，聲聞辟支佛在娑婆世界是二乘，聲聞是小乘，辟支佛是中乘，叫二乘。在香積國裏面沒有，香積國裏面沒有聲聞辟支佛，只有什麼呢？大菩薩。在那個國裏面都是「大菩薩眾」，眾，就指那個國裏很多很多的大菩薩，在那裏聽佛說法。那些大菩薩眾，「佛為說法」，香積佛為那些大眾來說佛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

這是講香積佛說法，這些大菩薩在聞法。在那裏說法、在那裏聞法呢？下面就

講說法的地點。「其界」，在香積國那個界，那個世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樓閣什麼樣子？樓閣是香積佛為那些大菩薩眾說法，就像《阿彌陀經》裏面講七寶池上面有樓閣，樓閣是什麼用處呢？就是阿彌陀佛在那裏為大眾講經說法那個地方。所以這裏就知道他的那個世界裏面，一切皆是以香作的樓閣，作的樓閣就是佛在那裏跟大菩薩來說法。

樓閣是香積佛說法的建築物，樓閣之外，外面什麼呢？外面有「經行香地」，有這地方。還有「苑園皆香」。這個經行就是佛法講的，比如說我們娑婆世界佛法，吃飯之後要經行，經行有經行的規矩。什麼叫經行呢？在一個地方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到了然後再回過頭來，就是這樣來回的走，就是直走——直線的走，就是經行。為什麼經行呢？飯後經行之後，容易消化，所以舉這經行。那麼他這裏有「經行香地」，經行香地還有「苑園皆香」。苑就是大院子，裏面有庭園，這些建築物都是香。這些樓閣是聞法，經行聞法之後，就是在香地上來經行，苑園一切皆是香。這就是下面講吃飯，吃飯之後才經行，他現在把這經行提在吃飯之前來講。他這個

經行跟我們娑婆世界飯後要經行不相同，我們娑婆世界已經證果的人，有的是用禪悅為食，這就跟一般的食不相同了。但是沒有證果的凡夫眾生呢？吃的這個飯叫做段食，段食有分段的。比如說吃的飯，飯是米（一粒一粒米）煮成的。這個娑婆世界雖然有修行人有工夫可以禪悅為食，但是禪悅為食另外，他還要吃段食，不吃段食，身體色身不能保持的。所以無論是以禪悅為食也好、沒有禪悅的人都要吃這個段食，段食之後都要經行。

在香積國這個世界裏面，它沒有段食，它這個食物就是個香氣，所以它前面裏面講「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在香積世界裏面那些大菩薩以及佛所吃的什麼呢？都是香氣。這個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周流是周到，周到就遍處都有，流啊流到十方無量世界，不但是香積世界，香積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十方無量的世界，數不清的那個世界，這個香氣都流到那些國家、那些世界。它的食物既然是香氣，這裏前面為什麼還講經行呢？經行，是拿娑婆世界的經行來讓我們研究學習這一部經的人了解，這個香積世界的香食以後，散步。他們也要散步，就拿經行香

地來做一個比喻的話，讓我們想像那個世界裏面的眾生、那些大菩薩，在吃了香氣之後，還要到外面散步。

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

在這個時候，香積佛與諸菩薩（那些大菩薩），「方共坐食」，方正在那裏，大家共同坐在那裏，食就是吃飯。

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

這個時候，「有諸天子」，有些天子，「皆號香嚴」，他們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都要發成佛之心，以及能成佛。「供養彼佛，及諸菩薩」。那些大菩薩來供養香積佛以及那些大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就是在維摩詰室裏面那些大眾，都親眼看到了。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第一五七講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接著前面在這個會上，舍利弗想到快吃飯的時候了，這些菩薩怎麼吃飯呢？由這個引起來維摩居士就講了，前面講過了，在有一個香積佛那個國裏面有香飯。所以現在接著就講。維摩詰就「問眾菩薩」，問他，「諸仁者」，仁者，就是稱呼眾菩薩的。「誰能致彼佛飯」，誰能夠致彼，這是到香積佛那裏，彼佛就指的香積佛。誰能夠到那裏取，取得香積國的香飯。

前面講到維摩居士用他的神通力量，示現過這個，跟大眾講從這個世界經過四十二恆河沙的佛土，在那裏有一個國土叫做香積國。「時」，維摩詰問眾菩薩就在這個時候，這個時候就是維摩居士向大家介紹那個香積國。就問眾菩薩，諸仁者，誰能夠到那裏取香積國的佛飯。這時候，經文說「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眾菩薩因為文殊師利那種神通威力，大家都不講話了，都默然，沒有說話。

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這個時候維摩詰居士就說了，諸仁者，就是眾菩薩，稱呼眾菩薩。「此大眾無乃可恥」，恥，這些大眾，這些就在位的那些菩薩們，「無乃可恥」，無乃，在文言文裏面是一種推測的話，也是一種推測的一種疑問的話，翻成白話的意思，無乃兩個字，可以說這個乃就是，無乃翻成白話怎麼講呢？有只乃的意思，就是推測好像這些大眾是可恥，可恥也是沒有決定的意思，這叫推測的話。推測這些大眾是一種可恥的，為什麼可恥呢？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人說他可以取香積佛的香飯，所以是無乃可恥。這是維摩詰用活動的口氣，這個諸仁者無乃可恥，就是恐怕是可恥的事情，因為大家都默然無言沒有說話，這是一種活動的語氣。

文殊師利接著就說，「如佛所言，勿輕未學」，如佛所講的，佛說過什麼呢？勿輕未學。不要輕視未學，未學，還沒有學好的人，他雖然發心來學佛，但是未學的，

還沒有學到的很多。雖然學一點，很多沒有學的，但是你不要輕視他。這就儒家所講的「後生可畏」。為什麼後生可畏呢？他將來學到什麼程度，可以說現在沒有辦法預測。就是這都是初學的人，這意思說，對於初學的人，你不要輕視他。那麼這是沒有人說能夠去取香積國這個飯，經過維摩居士講這樣無乃可恥，文殊菩薩就說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

那麼這兩位這樣講過之後，「於是」，於是就接著維摩居士跟文殊師利兩人說了話以後，這個時候。「維摩詰不起於座」，他還在他的座位上沒有起來。「居眾會前」，在這個大眾集會前面。「化作菩薩」，變化有個菩薩。維摩居士本來是居士——在家居士，他也能化作菩薩。這個菩薩什麼呢？「相好光明，威德殊勝」。相是八十種相，然後另外有好，這兩種有相有好。光明，相好發出來這光明。威德殊勝，這個德，這裏威德，威德這種德殊勝，特殊的優勝。「蔽於眾會」，這個光明把在這個會上的

大眾，都把大眾蔽起來，蔽什麼？光明把他蔽遮起來，大家所看見都是一片光明。

「而告之曰」，維摩居士就告訴大眾說。維摩詰居士化作菩薩，化作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行好，由這個相好發出來的光明蔽於大眾，然後就告訴大眾說「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告訴大眾說，汝往上方界分，你朝這個上方世界。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度是經過，經過四十二恆河沙，一條恆河裏面的沙多少，數不清的，四十二恆河沙，這個是沒辦法數了，這表示太多，數目太多。經過這麼多的佛土，有一個國，國名叫眾香，就把這個國的名字說出來了。距離娑婆世界有四十二恆河沙佛土那麼遠。

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詞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

那個國土叫眾香國，那尊佛叫作香積。那尊佛「佛號香積」，佛「與諸菩薩」，在香積國裏面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方就正在那裏，坐在那裏大家在一起吃飯。「汝往到彼」，你可以到那一個國家眾香國裏去。「如我詞曰」，就是照我所講的話，

講什麼話呢？「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維摩詰稽首，稽首就是拜，一般佛教叫作五體投地，五體就是什麼呢？兩腳、兩手再加上頭。稽首就是在五體投地的時候，首就是在地上停留一下，叫作稽首。也就是中國古時候講這個禮——頓首。頓首就是把頭在地上停頓一下，也叫稽首。世尊足下，不敢直接對佛，足下呢？就是指佛的弟子。所以我們稱呼人家，恭敬的話就是座下，座下就指那個人的學生，那麼這裏是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對世尊對香積佛致敬，致敬到致什麼程度呢？無量的。恭敬無量的，一直在那恭敬，沒辦法說出多少。

「問訊起居」，問佛——就是香積佛，問他的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這裏就是成佛的人還有沒有病呢？有沒有煩惱呢？這不是問題嗎？所以祖師注解，注解就是說照理上面講，無論那一尊佛不但沒有病，生死都沒有的，要不然成佛幹什麼？所以從理上面講每一尊佛都是沒有病的，當然也沒有煩惱，這個氣力，佛有十種力量，那個氣力當然是充足得很。在這裏問「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這就是佛到世間來教化眾生，示現的身體就跟眾生相同，眾生，無論那一世界那一個眾生都是有

病有煩惱的，所以佛到世間教化眾生，他跟眾生都是相同。如果不相同的話，人家就起懷疑了，佛這樣的話，我們凡夫眾生距離佛這麼遙遠，我們怎麼學？所以佛必須把他的身體、身分跟眾生拉得很近，不要太遠，因此在這裏要問少病少惱、氣力安不安，要問這個話。

這是見到香積佛問訊問安之後，接著就提出這個願了，願什麼呢？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願得世尊」，得到世尊的「所食之餘」，這是因為香積佛正在那裏跟那些大菩薩一起吃飯，所以願以世尊你所吃的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我把你所食之餘的香飯帶到娑婆世界去。帶到世界什麼呢？施作佛事。施作佛事就是度化眾生，以這個香飯來度化眾生。「令此樂小法者」，令娑婆世界修小法的人，小法不但小乘法門，凡是不修大乘佛法的都叫作小法。使那些樂意修小法的人，包括這個小乘弟子，能夠「得弘大道」，都能來弘揚大乘佛法這個大道。同時「亦使如來」，

這就指香積佛，使香積佛的「名聲普聞」，香積佛的名聲普聞到娑婆世界。香飯之餘，意思是說娑婆世界的眾生心胸都是很狹窄，就是心量不寬，希望得到這個香飯之餘，來使娑婆世界的眾生開放心胸，把這個心量打開來，然後學這大道。

上面是化菩薩，維摩詰交代這一段言語。下面再繼續看，時化菩薩，這個化菩薩就是維摩詰居士變化的。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於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

上面一段交代的話，維摩居士叫時化菩薩到眾香國之後對香積佛說這些話，所以下面就說了。這個時候，化菩薩就在維摩居士那裏的大會之前，「昇於上方」，往上方昇上去。「舉眾皆見其去」，舉眾，舉當完全、全體，大眾全體皆見其去，都見到這個化菩薩去，去，就是從娑婆世界維摩居士這裏到香積國那裏去。到了那裏，

「禮彼佛足」，就是見到香積佛，禮彼、禮拜香積佛的佛足。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們禮佛的時候，為什麼把兩個手伸出來？那就托著佛的腳，就是禮佛的佛足。「又聞其言」，又聞其言，又照前面所講的話，他在這裏把要對香積佛講的話說給香積佛聽。「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維摩居士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就完全照前面交代的話來講，「少病少惱，氣力安不」。就照前面所交代的，現在見了香積佛，照這樣的對香積佛這樣說。問候之後，問訊問好了以後，提出這個願望了。
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就是照前面交代的話，就在佛前說了，「願得世尊」，我願得到香積佛（他稱呼世尊）「所食之餘」，那麼得到所食之餘做什麼呢？「欲於娑婆世界」，我的意思是想回到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施是布施，拿這個來布施娑婆世界的眾生，作佛事就是教化眾生。他說我願意得到香積世尊所剩之餘，回到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娑婆世界的「樂小法者」，小法者，凡是學佛法的時候，沒有學大乘佛法，還有那些

樂學這小法，小法什麼呢？學的人天的法，還有小乘法，這都是小法。使那些樂意學小法的人，「得弘大道」，希望他們都藉著這個香飯能夠學大道，學大道幹什麼呢？將來弘揚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這一句話也是一樣，也使得世尊（就指香積佛）你的名聲普聞。

佛已經成佛了，還要名聲普聞幹什麼？這些地方都要研究，佛，名聲普聞的時候，使娑婆世界的眾生聞到香積佛的名都能夠發心，發什麼心呢？發大道的心，來弘揚大道，是這個意思。不是這一句話，那個佛他要什麼名聲、要讓大家知道幹什麼呢？佛名，名以召德。眾生聞到佛的名，他就會來發心學佛這個大道。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即以問佛。

「彼諸大士」，他就指著香積佛，在香積佛及大士，大士就是法身大士。「見化菩薩」，他們看到從娑婆世界來的化菩薩，「歎未曾有」。歎是讚歎，從來沒看見這樣的化菩薩。「今此上人」，就有疑問了，這個此人，指著化菩薩，「從何所來」，

從那個地方來的？「娑婆世界，為在何許」，娑婆世界在什麼地方？「云何名為樂小法者」，怎麼說是樂小法，這是怎麼說呢？因為在眾香國界都是學大乘佛法的，沒有學小乘的，所以在這裏講為什麼樂小法，這是什麼意思？下面就說「即以問佛」，就拿這些問題來問香積佛。

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

這香積佛就告訴香積國那些大士們講，他說「下方度如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就在香積國的下方，度是經過，經過有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如什麼字呢？如這個字，恆河沙數不清的，就拿比喻來講，如是比喻，就如同恆河沙那麼多的佛土。在那個佛土，「有世界名曰娑婆」。這個「佛」呢？娑婆世界的佛，「號釋迦牟尼」，釋迦牟尼佛。「今現在」，今，是指香積佛告訴那些大士們的那時候，現在，就是指娑婆世

界釋迦牟尼佛在說法的時候。「於五濁惡世」，釋迦牟尼佛現在在五濁惡世，娑婆世界有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就替樂意修小法的眾生，敷演就是開演，開演道教，這個道是大道，大道這個教義。五濁惡世，這個不好的世間，《阿彌陀經》裏面講是佛就在五濁惡世。在這個五濁惡世為樂小乘的眾生敷演道教，開演就是開示的意思，開示這個大道教義。

「彼有菩薩」，在那個世界有一尊菩薩，名叫維摩詰。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住在不可思議的解脫。什麼叫解脫呢？把這個煩惱種種的，這個眾生就是起惑、造業、受報，就是惑業苦。起了疑惑，起了迷惑，然後造業，造業就是受報，受苦報，眾生都被這個惑業苦像繩子把身體都綑綁起來，這個繩子不但綑綁身體，而且綑綁眾生的心理，使身心都不得自由。這個解脫就把那些綑綁身心的繩子解脫掉，沒有了。沒有就得了自由了，這叫做不可思議的解脫。解脫有小解脫、有大解脫。小解脫，比如說聲聞緣覺他斷了見思惑，出了六道了，分段生死可以解了，這就解了小解脫。大解脫的話，這個三界以外的，也就是六道以外的那些，還有塵沙惑要解，

把那個統統解掉的話，那就是真正得了自由了。這個是維摩詰住在不可思議的解脫，維摩詰把束縛在身心方面，那些就算個繩子，把繩子統統解脫之後，他跟一般的解脫不相同的，他這解脫是不可思議的解脫，那就是說真正到了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把一切都解脫，一切都能把它解除了，那就成佛。就是說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全部都破除了，這才成佛，這才不可思議的，維摩詰就住在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維摩居士他得了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他替娑婆世界的諸菩薩，諸菩薩是指所有的菩薩，為他們說法。「故遣化來」，所以維摩居士派遣化菩薩來，來到香積國。「稱揚我名」，稱讚宣揚我的名。「并讚此土」，並且讚歎我們香積國的國土。來稱揚我名，是對這個佛的名，讚這個佛土，是這個國家這個國土。那麼正報依報都讚歎之後，「令彼菩薩增益功德」，令彼，就指著娑婆世界，使得娑婆世界的菩薩增益功德。益是什麼呢？益是比喻的話，比如說盆子，盆子裏面盛這個水，盆子裏面盛的水已經盛得很滿了，再增益，再增加，好像滿了再增加，這個比喻功德。

實際上這個水盆子裏已經盛滿了，水不能再增加，增加了就漫出來了。這就是比喻的話，這一盆的水，這水比喻功德，功德已經很滿了再增加，就是增益的功德。這「彼菩薩言」，下面就是聽到香積佛這樣解釋以後，香積國的菩薩就發言了。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

眾香國裏的菩薩就說了，「其人何如」，指的就是維摩居士，「乃作是化」，這件事怎麼樣呢？他能夠乃是，他竟然能夠做這樣的變化，做這個化佛。「德力無畏」，他的道德能力無畏，就像佛的無畏一樣的。「神足若斯」，他這個神足通，神通，為什麼神通呢？他能夠從娑婆世界到香積國這個世界，他能夠一下就到了，這就是神足通，他的神足像這樣大的神通，所以拿這個問香積佛。

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香積佛說了，「甚大」，你問的，眾菩薩問這個人如何，他作這樣變化，佛說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他不但到香積國來，一切十方世界他都能夠遣這個化

佛到那些世界去。到那世界做什麼呢？「施作佛事」，然後來布施，布施給眾生，作佛事就是教化眾生。「饒益眾生」，這樣來就是教化眾生，使眾生得到饒益，饒益就是這個益處最豐富的，最豐富的益處。香積佛答覆那些大士們之後，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

「於是」，就在這個時候，「香積如來」，就是香積佛。「以眾香鉢」，以那些香的鉢，「盛滿香飯」，鉢裏把這香飯都盛滿了。「與化菩薩」，給這個變化來的菩薩。

第一五八講

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

〔香積品〕先開始是由佛的一位弟子舍利弗想到快要吃飯的時候，這些大菩薩在那裏吃飯呢？由這開始引起來。維摩居士就說吃飯要吃最好的飯，什麼呢？就是過從娑婆世界過四十二恆河沙佛土，四十二恆河那麼多沙數的佛土，有一個世界，它叫香積——香積國，那國叫香積，佛叫香積佛，由這開始了。開始之後問大家：誰能夠到那裏去取得香積國的飯呢？大家都默然，都不敢答應。於是維摩居士就變化一個菩薩，叫化菩薩，到了香積國，然後見到香積國的香積佛，禮拜之後，請香積佛給香積飯——他們吃餘的、剩餘的飯，給他帶回來，到娑婆世界供養大家來食用，所以從那裏開始。

剛才念的就是繼續那裏講的，香積國沒有小乘，都是學大乘的菩薩，他們一聞

到娑婆世界有小乘要求這個香積飯，那時一共有九百萬的菩薩，香積國的菩薩「俱發聲言」，他們都發出言語出來，怎麼說呢？「我欲詣娑婆世界」，詣就是到，我們都希望（欲比希望還要深刻）到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同時想見到維摩詰諸菩薩。維摩詰本來示現的是居士身分，他這裏居士身分也有菩薩，這是很多在家菩薩，很多，他統歸起來講維摩詰等還有很多菩薩，他們也想來見見這些菩薩。那些菩薩是向香積佛請示，下面香積佛就答覆他們。

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

香積佛就告訴那些想到娑婆世界來的菩薩，就說了「可往」，你們可以到娑婆世界去，但是「攝汝身香」，你們大家身上全身都是香，你們要把這個香氣收攝起來。為什麼呢？「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不要使得，無令就是不要使娑婆世界諸眾生起惑。起了疑惑，把疑惑就放在心裏面，那就不要起這疑惑心。為什麼呢？就是在香積國的菩薩們全身都是香，到了娑婆世界來的時候，如果不把他們那個香

收攝起來的話，娑婆世界眾生一看一接觸就感覺奇怪了。一感覺奇怪，娑婆世界的眾生就覺得那來這些奇怪的人，那我們到娑婆世界來就表示不能夠容，不能容許他們，按照一般人的心裏必然是這樣的。所以把香收攝起來，到娑婆世界來，叫娑婆世界眾生不要起疑惑，起疑惑就一種煩惱。菩薩到那個世界，不能讓人家起煩惱，所以香積佛必須告訴他們：把你的身香收攝起來。

又，又交代那些菩薩，香積佛說除了攝汝身香以外，還有「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這意思就是說你到娑婆世界，你要把你的本身的形——就是身體，身體的形（身形）要捨，捨棄，捨棄掉在香積國的身體形狀。這樣的話，你到娑婆世界，你的身形跟娑婆世界的菩薩眾生都差不多，不能說完全相同也是差不多。這樣的話，可以不要娑婆世界求菩薩者（娑婆世界行菩薩道、學菩薩的人），而自鄙恥。娑婆世界學菩薩道的人，或者已經是菩薩了，那麼當然根據香積國的菩薩身體、形狀都不相同的。所以你香積國的這個菩薩，把你身形要捨棄，捨棄就跟娑婆世界的菩薩很接近了，這樣的話娑婆世界的菩薩們不會感覺鄙恥。鄙，是比不

上，跟香積國的菩薩比不上，而感覺自己鄙、鄙陋，身體鄙陋。身體鄙陋就感覺羞恥，你這樣把身心捨棄之後，在娑婆世界的菩薩就不感覺鄙恥了。

香積佛把娑婆世界、香積世界，兩個世界的眾生菩薩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勸告香積國這些菩薩到娑婆世界來，要把身香收起來，放下自己的身分，為什麼呢？如果不如此，香積國的菩薩因遍身都是香氣，而且他的身體都是美好得很，到了娑婆世界引起娑婆世界的菩薩眾生都感到：我怎麼比得上他？心裏就起煩惱。那麼香積世界的菩薩到娑婆世界來，讓娑婆世界的眾生菩薩起煩惱，香積世界的菩薩如果叫人家起煩惱，自己就沒有功德，自己就是有缺失了。菩薩到那裏都不能讓人家起煩惱，所以香積佛這樣交代之後，兩方面都好，娑婆世界的菩薩眾生不起煩惱，香積國的菩薩們也有功德。這樣的話，就是我們普通人看不到、看不清楚，佛，成就一尊佛他能夠看得清楚，看得非常透徹，講到人情世故，佛比任何人都通達，所以這一條要這樣研究。

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

「汝」，就是告訴那些菩薩們，你們「於彼」，到了娑婆世界的時候，「莫懷」，懷就是那心理，你們大家不要懷著什麼呢？懷著「輕賤」，輕賤就是口裏面說出來、心裏想，把娑婆世界的菩薩們看輕了。為什麼呢？香積國的菩薩跟娑婆世界的菩薩一比，那是相差太遠。所以你們雖然口裏面沒有說出來，心裏也不要這樣想，不要想什麼？你不要認為娑婆世界裏菩薩輕賤。「而作礙想」，礙想，就是說你到娑婆世界，你把他們看了輕賤，你心裏自然就有障礙，你不要這樣想，自然就沒有障礙。

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

就解釋上面的，你們不要懷著輕賤而作礙想，為什麼呢？「所以者何」就是為什麼。「十方國土」，不但是香積國的國土，香積國以外的十方世界的國土，「皆如虛空」，都像虛空。虛空裏面有輕賤嗎？有障礙嗎？虛空裏面沒有。十方國土裏面就像虛空，那虛空就是本性的真空，真空是無一物。任何一個有形狀的、心理有想的東西，在虛空裏面，就真空裏面都不容許有的。佛、菩薩到世間來教化眾生，心理都不要存著輕賤、有妨礙這個想法，為什麼呢？虛空，本性裏的真空沒有這些東

西。心理不要有這些東西的話，那你這個菩薩教化眾生，你的言語或者文字都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都是合乎本性的，這樣就可以叫眾生明心見性。不如此，心理存著有那個眾生很輕賤、那個眾生是高貴，有這種分別就離了本性了。這種說法，眾生得不到利益，為什麼呢？你這種說法不是平等心。必須存著平等心，沒有輕賤障礙這才平等，佛教化眾生、菩薩教化眾生就是要平等教化。孔夫子有教無類，這就是平等教化，這樣才能夠叫眾生能夠悟，能夠覺悟。覺悟自己本性，然後能夠證到自己本性。

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

前面是講正報，這裏是講依報。諸佛，一切佛，一切佛都是清淨莊嚴，一切佛教化的國土，國土都是淨土——清淨的土。三賢十聖，在登地以前的賢人，登地以後就是聖人，無論賢人聖人，他居住的國土都是報土，修得得到的果報土。一定要等到成佛，成佛之後真正是居住在淨土，所以就是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一人指的就是佛居淨土，這個淨土就是常寂光淨土。所以這裏講「諸佛為欲教化諸樂小

法者」，樂是他是樂於修這個小法，小法什麼呢？小乘的，固然是小法，還有不樂修大乘佛法的，還有外道、其他的學術都是小法。凡是那些佛門裏面的小乘、外道，那些邪知邪見的都是小法，諸佛為了要教化這些樂小法的人，「不盡現其清淨土耳」。佛這個土都是清淨的，他為了教化這些樂小法的人，不把這個淨土完全現出來。他這樣的教化這些樂小法的人，不要把自己的清淨的淨土完全顯出來，為什麼呢？由淺入深，由邪法引導到正法，一步一步的，這是有步驟的。沒有按照這個步驟來教化，那些樂小法的人得不到利益，他也不敢來學了。所以必須把自己本有這個清淨的國土，把它隱藏大部分，現出來一部分而已。

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香積佛跟他的那些菩薩們講過話以後，這個時候，化菩薩，由娑婆世界來的，就是維摩詰居士變化的一個菩薩。「既受鉢飯」，也接受了，既受，已經收到了，收到了香積佛盛滿一鉢的飯。化菩薩收到了以後，「與彼九百萬菩薩俱」，就跟香積國

的九百萬的菩薩居士在一起，在一起什麼呢？「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承是承受，承受香積佛的那種威德神通，威神就是威德有神通，力，還有維摩詰居士的那種力量。「於彼世界」，在那個香積世界，「忽然不現」，忽然不現就是下面講「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須臾是很短的時間，就到了維摩詰那個舍，維摩詰房子裏面。

在這些地方，我們看了以後不起疑問，那就沒有問題，要起疑問的話，那就要研究了。這個香積佛的世界距離娑婆世界有四十二恆河沙佛土那麼遠，怎麼說是在香積國忽然不見了，然後忽然就到了娑婆世界來了，要說那這神通當然可以解答。但是要了解神通是講事——事實，那這個事實從那來的？事實由於理。講這個道理，道理什麼呢？事實上有四十二恆河沙佛土，理上面沒有四十二恆河沙土，沒有隔離的。理上沒有隔離，也就是沒有任何障礙，所以起了個念頭，一念起來的話就到了。從理上面來講，念頭一起立刻就到，所以必須從事與理兩方面來研究，才知道這個在那裏忽然不現，須臾之間就到了維摩詰舍裏面，這就沒有問題了。事理合起來講，不但娑婆世界、香積世界，任何一尊佛所教化的世界，都是沒有隔離。沒有隔離，

這個凡夫眾生不了解，就凡夫眾生來講有隔礙的，就佛來講沒有隔礙。這什麼道理呢？凡夫眾生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在一念之中不能覺悟自己有本性，就起了無明了，無明起來就是迷惑顛倒，真理看不清楚。所以那個沒有隔礙的任何一尊佛的世間，凡夫眾生看不清楚，他心裏有隔礙，有隔礙就有障礙。在這裏就是教學菩薩，教眾生都要學就要了解，佛所教化的任何一個國土沒有隔礙。眾生要學的就學菩薩，把心裏那個隔礙、那個障礙把它清除掉。心理的障礙、隔礙不消除，他不能成佛，甚至於學佛的入門都入不進去的。要想學佛能夠入門，然後明心見性也證果，必得要將心中那些隔礙、那些這個障礙把它除掉。除掉這些東西什麼？都是無明在那裏作祟的。必須把無明，無明什麼？有枝末無明、有根本無明，枝末無明就是貪瞋癡慢疑，見惑、思惑，這個要是存在，六道就出不去的。所以必得把見思惑斷除，出了六道。六道出去還有變易生死，那就要把這個無明（根本無明）都要完全把它斷除掉，這才能夠成佛。所以這些問題必須從事理方面分析。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

化菩薩跟那九百萬菩薩從香積到了娑婆，到了維摩詰房子裏面來。這個時候維摩詰就回復他的本身了，他就「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來的是九百萬香積國的菩薩，他就化作了九百萬師子座。這個師就是那個左邊加一個犬字邊，就山上的老虎獅子那個獅，這個師就是形容佛在說法的時候就像獅子在吼，山上獅子一吼，百獸都是降伏住了，所以這個師子座就是佛說法的座位。在中國老虎是山中之王，在印度獅子就跟中國這老虎一樣的也是山中之王，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說法的時候，那個座位叫師子座，釋迦牟尼佛一說法，那些邪魔外道都被降伏了。這裏講九百萬師子之座，就是給那個大菩薩來坐的，大菩薩都是證到法身，雖然沒有完全證到，完全證到法身那就成佛了。證到一部分法身就天台教來講，就是別教菩薩登地了，登上地就證到一部分法身，那就是法身大士，他的座位也可以稱為師子之座。這個時候維摩居士就是變化出來九百萬師子之座，這個師子之座「嚴好如前」，嚴是莊嚴，好是佛那種相好，這把它合起來講，莊嚴美好，這是在香積國講也好，在娑婆世界講也好，就是像佛的座位那樣好。

諸菩薩皆坐其上。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

維摩詰變化九百萬師子之座，九百萬菩薩就坐在這個師子座位上，這個時候「化菩薩以滿鉢香飯」，就把盛滿鉢子的香飯拿來給維摩詰。給維摩詰，維摩詰接到化菩薩這個飯、香飯鉢子之後，

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

這個「飯香」，飯裏發出來這個香氣，這個香氣「普薰」，普遍的薰那裏？薰「毗耶離城」。毗耶離城就是維摩詰居士所居住這個大城，那個香氣普薰到毗耶離城。這還不算，「及三千大千世界」，還普薰到三千大千世界，這個是指娑婆世界。整個娑婆世界都被這個香飯薰到了。

那個飯的香氣能夠普薰到毗耶離城、三千大千世界，這說起來也是不可思議，但是你不能拿這不可思議解釋大家的疑問，必得要把這個事情從學理上解釋清楚。比如說現在大家都看到，每一家都有電視也有網路，這個言語、行為、動作上了網

路的時候，全世界無論那一個地方，一打開來的話都看得到，不只一個地方看到，那個地方都能看得到。電視裏面所講的那些影像聲音，還有字幕的說明，也是普遍的無論那裏，一收看就收到了。

過去有人學哲學的，他舉例，比如說你在太平洋在臺灣這地方，你把台灣這個太平洋用手撥動一下，太平洋那邊，到美國的那邊，那個水的感應就傳播到那裏去。世間的萬法你不研究，那就算了，你要研究的話，這些學理都可以拿來說明的。現在就講那電波，電波也是無遠弗屆，這個就中國古時候經典講的，說一句話是好話，善的言語千里之外都能感受到，都感受到善的言語，善的言語他就跟你學。說一句不好的話，說不善的話，千里之外違之，千里以外的人都反對，反對不善的言語，為什麼呢？那種電波在世間的傳播就是那麼快，它沒有時間空間的隔礙。所以講到真理上面，講到本性上面，固然沒有時空的隔礙，就講到事實方面，也沒有這些隔礙，這樣的話，跟人家講佛法，講世間的這些好的經典，眾生才能夠有受用。為什麼呢？他沒有疑惑，可以受用。你不這樣講得清楚，眾生他不接受的，所以必須從

這些理論上面來分析清楚。

時毗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香氣薰到毗耶離城、三千大千世界。「毗耶離」城那些外道婆羅門，「婆羅門居士等」，學道可以叫做居士。他們那些人，「聞是香氣」，一聞到這種香氣，「身意快然」，身是身體，意是心理，就身心都快然。「歎未曾有」，就讚歎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香氣。

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

這個長者名字叫月蓋，他「從八萬四千人」，從，不是他從，是八萬四千人跟從他，來到維摩詰這個房子裏面來。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第一五九講

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有一個長者，長者主他名字叫月蓋，他帶了八萬四千人來到維摩詰居士房屋房間來。下面就說了，「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這個長者，是毗耶離，在印度那個時候有很多小國家，小國很多，毗耶離是個城市，也是個小國，在這個小國裏面沒有國王，只有城裏的五百個長者共同的在那裏治理這個小國的國家。月蓋這個長者呢？是五百長者推舉他，這個主是長者主。這個長者主一到了維摩詰房子裏面一看，看到菩薩好多，從香積國來的那些菩薩多得很。還有諸師子座，就是那些菩薩都坐在那個位子上，叫師子座。高廣嚴好，師子座是又高，廣是又寬，莊嚴美好。這個月蓋一看，皆大歡喜，月蓋以及他帶來的那些長者

都是大歡喜，不是普通的歡喜，是大歡喜。長者月蓋這樣大歡喜，就「禮眾菩薩」，眾菩薩就是那九百萬菩薩，從香積國來的。還有「大弟子」，釋迦牟尼佛這些大弟子。「却住一面」，却只是退出一面。然後呢？「諸地神虛空神」，這講地上的那些神，還有虛空裏面的神，以及「欲色界」，欲界、色界，「諸天」。「聞此香氣」，聞到香積國帶來香飯這個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他們這些神，有地上的、空中的，還有欲界、色界這些天人，都來到這維摩詰房子裏面來，入維摩詰舍。

我們研究佛經，沒有疑問那就很好，但是你要研究的話，問題很多。就這一段來講的，月蓋來一看，維摩詰一個房舍是有限的，不大，怎麼能夠容納那麼多的大菩薩？以及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還有那些空中的、地上的諸神，欲界的諸天，色界的諸天，有多少？數都數不清。為什麼維摩詰的房子裏面能夠容納得下呢？有這問題。諸位想一想，這道理怎麼解釋呢？

《華嚴經》講這道理「一多相即」，一、很多，就數目來講，一與多相即。就拿維摩居士這個房子裏面，房子是這麼一個地方，容納那麼多菩薩弟子、這麼多神、

欲界、色界的諸天，就是多，《華嚴》講一與多相即。怎麼相即呢？你說一，看起來怎麼容納那麼多，那麼多就能夠聚集在一個小房子裏面，為什麼呢？《華嚴經》從理上面來講，理是就本性，本性沒有空間的限制。沒有空間限制的話，那維摩居士的房子房屋，以及那麼多的人，菩薩或是人，就把這個空間，空間是一個假相，講假相有空間，從假相裏面能夠覺悟到真相，真相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裏面沒有這個空間。《華嚴經》裏面講「一多相即」，還有「小大相容」，就人、物、其他一切事情來講，小與大互相容納的。小一個芥子，很微小的這個芥子可以容納須彌，就是小大能夠相容。須彌那個大，它可以進入到芥子裏面，以須彌與芥子來講，這兩者沒有大小的分別。為什麼沒有大小分別呢？有大小分別是凡夫眾生一種執著，大小、多少，大小指空間，多少指數目，有數目、有空間，這是生滅法，是假相。真正覺悟到真相，那就覺悟到自己本性，本性是眾生、諸佛共同這一個心，就是真如本性的真心，真心裏面沒有這些數目字、沒有這些空間。

從這個道理來研究，那就覺得維摩詰房子裏面，為什麼容納這麼多東西、這麼

多人？那就從這個理論上研究，那就不感覺這個很奇怪了，沒有什麼奇怪的。明瞭這個理，自然的這個疑問就沒有了。這樣了解，學佛就沒有障礙了。障礙從那來呢？就是對於世間這些個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你要執著這些東西就是有障礙，不執著這些東西，就是從這些假相上面去覺悟自己有本性，一覺悟自己本性，你修道就沒有障礙。任何人其他言語來說的，你都能夠辨別出來，不要跟那些人來學，一切邪知邪見你都了解，不要學那些邪知邪見的人。這樣在世間修道，你就能夠一步一步的進步，在世間辦事，沒有人能夠破壞你。為什麼呢？你都是從本性上來辦事情，以本性來待人接物，那你在世間一切都是順利，沒有失敗的事情。

我們學固有傳統文化，不能不讀歷史，歷史從三皇五帝，五帝那有很多講法，一種講法就是伏羲氏、神農氏、皇帝軒轅氏加上堯、舜這五帝。五帝之後三代的開國君主就是夏禹王、成湯王、周家的文武、周公，這都是聖人。這個以下的那些國家、那些天子，治國平天下都不會像五帝夏商周三代開國的君主那樣的，那些後來的天子都是私心滔滔，都是自私心，都是為了自己。中間稍微好一點，懂得「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也就是說知道財產散到民間，民間的民眾的心就歸向你這個天子，財散則民聚，可以聚民眾的心。財聚則民散，你把民間的財產聚斂到天子這裏面來，這老百姓心就離散。

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他私心可以減少一點點，但是能夠知道這樣一個道理的人，歷史上的那些天子不多。由此看來，一個私心重的人，他不會以本性、以性德來治國平天下，不以性德來治國平天下，不會很久的，很快就亡國。最顯著的就是夏桀王、殷紂王，沒有好久，本身就亡。所以從歷史上你好好看，中國的歷史跟外國歷史不同的，中國的歷史就是這個聖賢以性德待人，他這個天下可以長久，那些不以性德待人的，天下很快就亡了。秦始皇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秦始皇以前，皇是皇、帝是帝，皇是三皇，帝是五帝，秦始皇這個人野心太大了，私心太重了，他把三皇五帝這個皇帝繫住在一個人身上，從他開始，他是秦始皇帝，由他開始，這個皇帝集合在他一人，這個想法是長遠的，他是一世，他的兒子是二世，孫子是三世，想得多麼美。沒有想到，他本身沒有好久就死了，到了二世就亡國。所以讀歷

史把這個看明白的時候，要想個人修道能夠修得成功，你在國家辦政治、辦事情要成功，你必得拿這個理性也就是性德來辦，拿這性德來待人，就可以長久。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

這是長者主月蓋來的時候，看見維摩房子裏面這麼多人、這麼多師子座。這個時候維摩居士就說了，就告訴舍利弗，還有其他的很多人，他告訴「舍利弗等諸大聲聞」，大聲聞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聲聞為什麼叫大聲聞呢？釋迦牟尼佛這些大弟子示現的是聲聞，他的本來的身分不是小乘弟子，也是菩薩，他是表演聲聞，所以諸大聲聞。告訴他們說「仁者」，維摩居士稱呼他們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就是你們各位仁者可以吃如來佛的甘露味飯。甘露飯後面有講的，就是這個飯吃了之後，可以學大乘佛法，可以增長智慧。這樣甘露食，那味道最美，營養最豐富，這是甘露食。但是小乘弟子，像舍利弗他們，已經是證到果了，證果對於食物的好不好不要分別，就是以沒有分別心，對於這個甘露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這

甘露就是段食，段食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雖然證果，段食還是要吃的。吃了這個甘露怎麼樣呢？要發心，發心行菩薩道，只有行菩薩道才能成佛。這個甘露是「大悲所熏」，大悲，不僅僅是香積佛有大悲，凡是成佛的任何一尊佛，都是有大悲心。所以這個甘露飯雖然是由香積佛那裏送過來的，固然是由香積佛這大悲心所熏的，其他每一尊佛都有這大悲心。那麼以大悲心所熏的這個甘露飯，能夠啟發人的智慧，學佛要憑智慧，沒有智慧不能辨別那是正法、那是邪法，能夠辨別正與邪要靠智慧的。智慧從那來呢？就要學佛的大悲心，有悲心的時候，那智慧就能夠發出來。

「無以限量食之，使不消也」，無，就是叫你不要用有限意的心理來吃，假使你認為這個飯不多，那麼多人吃，怎麼夠吃呢？這就是有限意。你不要用有這個限量來吃，你放心的吃這個食，這個飯吃不完的。如果你用限量來吃的話，使不消也。這個消什麼呢？你吃了這個有限的飯，心裏感覺有限的，那就是不消了，什麼叫作不消呢？就是你就不能夠發大心，發大心就是用比喻的話，吃了飯就沒有消化，吃了飯有消化就要發大心，然後可以消化之後，就可以用智慧來弘法利生報答佛恩。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

「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這種用大悲所熏的如同甘露味的飯，有異聲聞，聲聞他想著，念就是想，這飯很少，飯少人多，大家怎麼吃得夠呢？但是這裏有異，跟聲聞想法不同的，為什麼呢？而此大眾，在此處這個飯大眾人人當食，每一個人都可以吃，每一人，人人都吃的話，越吃越多，不會少，所以他叫大眾人人都要吃。

「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這個時候化菩薩就說了：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意思就是說你們不要以聲聞小德小智，聲聞他有德也有智慧，但是這個德與智慧都是小，這是小乘，都是小。勿以，你們不要用聲聞小德小智來稱量如來無量福慧。稱量，稱就像度量衡那個稱，這個稱當動詞講，你不能拿那個稱來稱量如來大智慧。稱量這兩個字，稱是用稱來稱東西輕重。比如說稱任何一個物品，要幾斤幾兩，這用稱出來的。量呢，比如說用斗用升

用斛量，來量這個東西的多少。比如說量米，用這斗來量米，知道這米是一斗，或者用斛，斛比斗要大一點，它有這一斛，一斗米、一斛米，這個就是量它的體積的。稱是稱這個輕重，量是量這個體積。

經文說你不要拿聲聞小德小智來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如來就是佛，佛他的福他的智慧，怎麼能夠用這個稱量來稱量呢？用秤來秤，用升斗來量，佛的那種大智慧、大福報是無量的。一切的稱量、度量衡都沒辦法來稱量的。這個飯是如來大悲心所熏的，如來大悲心是有無量的福、無量的智慧，這樣的話，講這個香飯，再多人吃，越吃越多，不會吃完的，吃不完。

所以下面講「四海有竭，此飯無盡」，四海，不是我們地球上太平洋、大西洋，這個地球上這幾個洋到四海裏面，不過是像一個小水泡而已。所以現在可惜，我們地球上的人在太平洋也爭奪，大西洋也互相爭奪，你奪來奪去的，不過是一個四海裏面一個小水泡而已。這個四海什麼啊？須彌山四周那個大海。四海有竭，假設須彌山四周的那個四大海的海水有竭的時候，竭就水乾了，這是比喻的話，此飯無盡，

這個飯無盡，無盡是沒有竭的時候。

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

「使一切人」，一切人，不要認為我們的地球上的一切人，那是講四大海水，那些四大洲的人，四大洲東西南北，我們這個地球是在南瞻部州的一小部分，南瞻部州就很大了，裏面的國家就太多了，我們的地球上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個一切的人，有四大洲的人，讓他們這些人來吃這個飯，「搏若須彌」，把飯搏什麼呢？做飯糰，用手把這個飯捏成是一粒一粒的，這個散的，把這個搏起來，搏這個飯糰，把這個飯糰搏得就像須彌山那麼大，這叫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把這個飯糰搏得須彌那麼大給大家吃，就一切人吃。一切的人吃到什麼時候呢？吃到一劫的時候，一劫那個時間也數不清的，劫是長時間，一個長時間，這個多少年歲月數不清，這講吃了一劫的時間，猶不能盡，仍然還吃不完的。

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

化菩薩先提出問題，「所以者何」，接著呢？他就自己解答，自問自答。化菩薩是誰？就是維摩詰居士。他問為什麼這個飯吃不完呢？一切人吃，就是飯糰像須彌山那麼大，你吃了一劫的時間都還吃不完，這什麼道理，所以者何，這是什麼原因？下面就答覆了，自己答覆。「無盡戒定智慧」，戒，就是佛家講戒重要。定，學佛重要就戒定慧，所以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所以講戒定，這個智慧就戒定智慧。還有「解脫解脫知見」，別處經文也講因戒生定，受了這個戒，受戒以後就要守住這戒，守戒以後就有定工夫，因戒生定，有定工夫就有智慧，因定發慧，這是戒定慧。有戒定慧就能解脫，解脫什麼呢？把世間這些起惑造業受苦報，把這一套都能解脫掉了，惑業沒有了，那就是自由自在沒有束縛了，叫解脫。還有解脫知見什麼呢？普通人你說他解脫，不知道什麼是解脫，解脫就是把世間那些生滅法，那些枝末無明、根本無明，那就像一個繩子把凡夫眾生綑綁起來不得自由，解脫就把這些，就如同把那個繩子解開來，然後就是沒有束縛了，就自由了，這叫解脫。解脫知見什麼呢？一般人說解脫什麼，那就說繩子綑綁，我的身上沒有繩子，那麼怎麼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這個解脫是一個比喻的話，不是實際上拿一

個繩子把身子綑綁起來，這個道理他不懂，所以懂的話，就叫作解脫知見。知道自己為什麼解脫的，這是解脫知見。

這五種，五種什麼呢？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用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就是成就佛的身，佛身。佛身他是清淨莊嚴的，就用這個五分法身來成就的，一切佛都是這五分法身。在這裏講，是指香積佛，是指這一尊佛。香積佛他有無盡的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這種「功德具足」，香積佛就有五分法身具足的。「所食之餘」，他在香積國吃的香飯，化菩薩去請求，請求香積佛把所吃還有餘下來的飯，請到娑婆世界來給娑婆世界的菩薩很多人來吃，這叫所食之餘。就是憑這個香飯，佛的所食之餘下來這個飯，「終不可盡」，吃到後來，一直吃著，沒有盡的時候。

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餒。

「於是」，就在這個時候，「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餒」。根據前面所講的，這於是，於這個鉢飯，就是化菩薩從香積國請回來的一鉢飯，那一鉢沒有多大，這個時候就把這個鉢飯，悉飽眾會。在維摩詰房子裏面大家聚會的時候，眾是指那一些

人來聚會的時候，悉飽，都吃飽了。猶故不餓，這個餓就當盡字講。那一鉢飯，在會的大眾大家都吃飽了，都吃飽了之後，這個飯還沒盡，不餓就不盡，還沒有吃盡。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

「其諸」，這個諸，是指那麼多的「菩薩」。還有「聲聞、天人」，大家吃了這個飯，「身安快樂」，身體是安然，樂是心理感覺快樂。快樂到什麼程度？這個太多太多，說比喻，「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就如同一切樂莊嚴國，一切佛的國土，佛的國土就眾生來講有不樂的時候，但就佛所示現出來國土都是快樂的，都是清淨莊嚴的，所以是一切樂莊嚴國的諸菩薩，在那個莊嚴國的一切都樂，諸菩薩都那樣身心快樂、身安快樂。

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又」，在一切樂莊嚴國的諸菩薩，他們身上每一個「毛孔」，「皆出妙香」。又

像「眾香國土，諸樹之香」，眾香國裏面那些樹，樹木都發出香，那個香就是香到不可思議了，是拿這個來比喻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第一六〇講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

前面說眾香國的香積佛送了一鉢香飯到娑婆世界維摩詰居士這個地方來，大家吃了這個香飯，這可以說要發心，發心將來弘揚佛法，要把眾香國的這個法弘揚出去。所以在這裏接著就講「爾時」，就在那個時候，大家吃了眾香國的香飯的時候。維摩詰就問了「眾香菩薩」，從眾香國來的那麼多的菩薩。他說「香積如來，以何說法」，香積佛，如來就是佛的統稱，成佛的人都稱為如來。香積國的如來以何說法，拿什麼來說法？「彼菩薩曰」，眾香國的菩薩們在這個時候就答覆說了，「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他說我們那裏——就是眾香國，眾香佛國土的如來無文字說，沒有文字說法的，也就是眾香佛說法都不用文字。不過這不用文字是就主要的說法來講，有時候也用文字、用言語，就像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用言語、文字說法，有時

候也不用言語、文字，用神通。所以這裏講不用文字說法是就主要說法的工具來講。

無文字說，那用什麼來說呢？下面就說了，「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這但以，用眾香，很多香。用眾香令諸天人，令諸天人就叫諸天人來，這個眾香國裏面有天道的眾生、有人道的眾生，天人得入律行，能夠入律行。律行什麼？戒律行為，就是修行戒律的。為什麼要修行戒律？學佛，戒定慧這三種最重要，所以經文講「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娑婆世界如此，眾香國的說法用眾香，眾香亦教眾生就能夠持戒，照戒律來修行。

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前面講叫諸天人得入律行，這裏講「菩薩」，菩薩對於戒那不得了，那不必說，所以就說「各各坐香樹下」，這些菩薩們，每一尊菩薩都是坐在香樹之下，坐在香樹之下樹就有香，「聞斯妙香」，就聞到這種妙香，這個香是特別妙的，不是普通。聞斯妙香之後「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德藏是功德藏，三昧是定工夫，德藏三昧。「得

是三昧者」，在香樹下聞到妙香能夠獲得一切德藏三昧，這個三昧得了之後，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所有功德那不得了，菩薩一方面自己學佛，一方面要教化眾生，這叫自度度他。這個功德那就是數不清的功德，他自己學佛，佛法那是無窮無盡的，來學這是太多了，教化眾生，眾生無邊的，那也不得了的事情，所以這一方面上求佛法，下化眾生。合起來講這個功德，這是不可思議，也說不清的，所以他能夠得到這個三昧之後，所有的功德皆悉具足，這是上求下化的功德，無窮盡的功德皆具足。那皆具足不得了，具足可以說雖然還沒到成佛的時候，已經接近要成佛了。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

那些菩薩也問維摩詰。「彼諸菩薩」，就是從眾香國來的那麼多菩薩，他們就「問維摩詰」說了，「今世尊釋迦牟尼」，今就是在這時候，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跟前面問的這個句法一樣，以什麼來說法。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

維摩詰就答覆眾香國的諸菩薩，答覆什麼呢？「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此土就是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難化。什麼叫剛強呢？剛強意思很多，剛強有好的剛強，有不好的剛強，合乎真理，也就是說與本性相合這個剛強則是好，如果是違背本性，說一些不正確的法，那些剛強就不好。為了解釋確定剛強，這個剛強指的是不好的剛強，所以下面有難化這兩個字，好的剛強容易教化過來，不好的剛強才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所以釋迦牟尼佛因為這裏眾生剛強難化，所以說剛強之語，這剛強的言語以調伏之，來調伏，調是調理，伏是降伏，把剛強難化眾生調伏。這裏要注意就是剛強之語，語是言語，這個言語講的是什麼呢？就是後面講三途的那些果報，地獄餓鬼畜生，還有後面講的各種八難，講的那些眾生遭遇那些果報。

這研究的意思，那些果報在娑婆世界原來就有的，釋迦牟尼佛不是拿設立那些三惡道，他是用言語把三惡道說出來。為什麼要用言語？怎麼樣用言語把三惡道說出來呢？因果，造地獄的惡業就墮落地獄，畜生、餓鬼都是有什麼樣的因，他才得

什麼樣的果。釋迦牟尼佛言語就是把三惡道等等的這些因果說出來，叫眾生知道造了什麼業然後就得了什麼樣的果報，所以佛的言語指的是這個，是講這因果報應。不是佛拿三惡道等等這些事實來調伏地獄、餓鬼、畜生，還有種種的什麼難處，那些都是本來就有的，佛就是拿這些因果來調伏剛強難化的眾生。

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

是，這每一句都這個是，這就是說明這些地獄、畜生等等，原來就有的。這「是地獄」、這「是畜生」、這「是餓鬼」，還有「諸難處」，難處叫八難之處。地獄，這個學佛的人都知道，地獄就是有一個地獄，叫「是地獄」，不是說說，地獄本來就有的在那裏，叫「是地獄」。「是畜生」，畜生在娑婆世界確實是有的，家裏養的畜生、野外有的，這都叫畜生。畜是本來是指家裏養的那個，畜是養在家裏的，像牛馬豬狗雞鴨等等，這都是，民間家養的畜生，就是畜生。另外在野外的那些老虎、毒蛇、猛獸，也叫做畜生，就把家裏養的畜生延伸的來講，野外一切的那些動物都叫做畜生，做了畜生，那可痛苦了。地獄餓鬼當然苦，那個地獄裏面種種的受那些

痛苦，那就是最苦的地方。餓鬼也是苦得很，那個餓鬼，連人拿這個飯、拿這個飲食給他吃，都是吃不到，那個飯、飲食端到口裏就變成火，你看這個多麼苦，所以他受飢餓之苦。畜生，畜生也苦，家裏養的畜生，養了以後都要被屠宰。野外呢？野外是弱肉強食，老虎吃那些小動物，小動物再吃更小的動物，所以野獸也是苦得很。地獄、餓鬼、畜生，這些都苦得很。

還有八難。這個學佛都知道，「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這裏就講難聞，前面講到三惡道，固然是聞不到佛法，三惡道以外的難處，「諸難處」。這個諸難處包括三惡道，再加上下面這些。這個八難就是有八種有障礙聞不到佛法，一共有八個地方，也就是八類的眾生。一個是三惡道，這就三處了。一個是北俱盧洲，在須彌山的北邊北俱盧洲，那地方的人生生活得非常好，就在好的生活之中，你勸他學佛，他不肯學，這是一種難處。再有長壽天，天道的，我們一般講三界天，三界天是簡單的講，詳細的講，那可是多得很。其中有個長壽天，壽命很長，他也學不到佛。

再有這個盲，眼睛瞎了，耳朵聾了，還有啞，說不出話來，盲聾瘖啞。還有呢？

世智辯聰。世智辯聰就是講世間法，他的智慧跟人家辯論的時候，人家辯不過他。比如說你叫他學佛，他也不肯求教人家，他自己看經，看不懂，自己認為懂了，這一個叫世智辯聰。跟人家辯論的時候，沒有理的話辯成有理，這叫世智辯聰。這種人他也沒辦法學佛，他學不好、修不好。還有呢？佛前佛後。在一尊佛還沒到世間來的時候，叫佛前。佛教化眾生，應度的眾生已經度過了，這個時候他滅度了，滅度就離開這個世間，他這時不在這個世間，轉變到另外一個地方，在凡夫眾生看起來是滅度，好像佛不住在這個世間了，其實佛慈悲是無盡的，他是到另外一地方再度化眾生。就這個意思來講，他在這個時間不住了，不住在這個世間了，叫佛後。佛前佛後，一般眾生聞不到佛法，就合起來有八種難處。

八種難處就是障礙，有了這些障礙，他聞不到佛法。八難之中，盲聾瘖啞這三類眾生，可以用那些適當的教學的工具，還可以讓他學佛法。比如說盲，眼睛看不見，還可以用點字來教眼睛看不見的人學佛。耳聾呢，耳朵聾，眼睛可以看，可以教他認識這個字，學佛他可以。啞，瘖啞就是說不出話來，說不出話來，他眼耳都

可以用，也可以教他學佛。最難的就是世智辯聰，世智辯聰的人他自以為是、自作聰明，這種人他是真的沒辦法學佛，勉強叫他學佛，他自己看經就把經文曲解了，這樣曲解經文，這是造成大惡業。所以世智辯聰的人是最難的。

提到這個世智辯聰的人，世智辯聰，世智，世間法他好像有智慧，講世間法，那些生滅法他懂得很多，這就是世智。辯聰呢？辯論的話，世間法他了解得很多，普通人跟他辯論，辯不過他，叫世智辯聰。聰是聰明，聰什麼呢？耳聰目明就是聰明。這樣世智辯聰的人耳聰目明，耳聽得很清楚，眼睛也看得很清楚，他認為自己有智慧了，所以他看經，就以他的世間智慧來解釋佛經，這想想看，他解得正確嗎？一解就錯誤的。把經文解釋錯誤就是謗法，毀謗這佛法，這個罪過不得了。了解世智辯聰的人，他謗法造的惡業，凡是學佛的人都要警惕了，千萬不可以看見那個世智辯聰的人，他寫了很多書，就認為這個人了不起，雖然他的著作這麼多，其實他的著作都是謗法的。遇到這種人，千萬不可以跟他學。在這裏提出來，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警惕，遇到這種人，一般人看他這個人了不起，著作等身，著作等身那都

是謗法的著作，造的惡業更多了，所以對於這種人千萬不能夠跟他學。我們或者讀的書還比不上世智辯聰的人讀得多，那我們怎麼樣辨別這個人著作的書、說的言語，怎麼能夠認識他呢？無論我們是跟個人來介紹佛法，或者是對大眾把佛法介紹出來，你憑什麼？必得要根據祖師注解，才能夠辨別。這一本《維摩詰經》，鳩摩羅什大師、僧肇，還有生公，再加上雪公，根據祖師、雪公所解釋的這一部經，那才有根據、可靠，你把這裏的跟那些世智辯聰的人的言語、著作來一對照，你就辨別出來了。

是愚人生處。

愚人，是愚癡的人，愚人指的什麼呢？根據肇公所講的就是外道，學的是異學。異學，他的學與佛法不同的，叫做異學。還有什麼呢？還有異執，特別的這種執著。普通的講法，我們學佛不要有執著，執著總起來講有我執、法執，不能有這個執著。異執，他比這個還要厲害，他特別執著與佛法不同的那些學問，這就更更不得的。一般講我執、法執，是在學佛的時候所犯的，這個執著不好，這個不好還是可以用

佛法來破除這個執著，這個異執更壞，所以這個是愚人生處。愚人生處他所學的、他所見解的、所執著的，都是特別跟一般人不同。這個愚人所生的這地方，這是難，對於他學佛是一種障礙。

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

行就是造業，這身口意三種行，就是身口意三種造業。造業這是講業，有造的善業，有造惡業，這個邪就是惡的，不正的。所以說是「是身邪行」，用身來造的惡業。身造惡業那太多了，我們學道的人對於身造惡業，還不了解那麼多。不了解，你可看看外面的傳播媒體，傳播媒體上包括電視、網路、報紙、雜誌，這些傳播媒體上講的、報導的那個身邪行，各位看看，那就是身體造的惡業，邪行就是惡業，那太多。那麼這裏講是身邪行，身體造這個惡業，「是身邪行報」。身體造了惡業，身體就要受這個惡業，惡業就是造業就受報，受這個苦報。

「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口邪行，就口造業，邪行，就造的不是好業，造

的惡業。口造惡業，這個也是各位可以看看外面傳播媒體所報導的，那口造惡業太多了。其中的一個總的原則，雪公過去講過的，不要惱害眾生，用在言語上就是說話不要叫眾生起煩惱。說話叫眾生起煩惱，這就造了惡業。還有無論是講佛經、講世間的經書，例如儒家的五經，都不能夠讚歎自己、毀謗他人。不能說自己做了什麼功德，我這裏把佛經、儒經都能解釋得很好，就自讚，這不許可的。毀謗他人，覺得別人都不好。別人，那個世智辯聰的人當然可以辨別，可以說這個人不可以跟他學。其餘的呢，如果是一個修持很正當的人，不能毀謗他。修持很正當的人，怎麼會毀謗他呢？這就是自己不懂道理，把他人說得比不了自己，說他人比不了自己就是毀謗他人，這叫自讚毀他。自己讚歎自己毀謗他人，這也是罪過，也造口業。所以避免造口業，叫口不要邪行的時候，那就要要記住雪廬老人所講的說的話不要惱害眾生，再就是不可以自讚毀他，這就可以避免是口邪行。口不邪行，口業的業報就沒有。

「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意邪行，就是自己心裏起心動念邪行多得很，起

心動念都是惡，這個不是善意，是惡意。這個惡意包含的很多，別人不知道，但是學佛的人自己要知道，起了個念頭就是動心了，這個念頭是好還是不好，一般人自己不了解，但是我們學這部經學到這裏就要了解，不了解要學著了解。一般人不了解，這是正常的，就拿儒家的孔夫子門中那些弟子，當然覺悟的也多，孔子只讚歎顏子一個人，孔子在《易經》〈繫辭傳〉裏講，「顏氏之子其庶幾乎」，顏氏之子，就是指著顏淵，他啊，庶幾，庶幾是幾乎到了這個境界了，什麼境界呢？「有不善未嘗不知」，起了念頭，這念頭是不善，未嘗不知，他都知道，「知之未嘗復行也」，既然知道不善，未嘗復行，就絕對不會再犯這個意業了。所以孔夫子讚歎顏回叫庶幾，庶幾，說起念頭有不善、有過失，自己馬上知道。知道之後，不會再犯同樣的念頭。你看看，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起心動念，顏子每起一個念頭的話，一發現不善，馬上就不會再犯第二次的這個念頭了。這樣久而久之，顏子的心中意業清除了多少，其他的人可以想到。

我們每一天那個念頭，時時刻刻在那裏起了念頭，起念頭的時候，善念固然有，

惡念就是多了。善業雖然是善業，但是善業不純，不是純的善業也不行的。什麼叫善業要純呢？比如說要想幫助他人、要救濟他人，必得三輪體空，這才是純善。沒有到三輪體空，那就為善不純，還是不算是善業。這些道理必得學這部經，學經的時候知道意業，才能用工夫，你不學這部經，或者沒有研究《易經》的，不了解孔夫子所講的，自己都不知道，意的邪行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們要學道，必得要研究經典，研究經典我們才了解那是善的、那是惡的。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第一六一講

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
是妄語。是妄語報。

繼續講〈香積佛品〉，在香積佛那個國家裏面都是大菩薩，那些大菩薩到了娑婆世界來問維摩居士：娑婆世界用什麼方法來度化眾生？維摩居士就說了，我們這個世界跟香積國的世界不同的，香積佛的世界以香氣來說法，一切都是香，比如說吃飯的飯也是香。那麼娑婆世界呢？說法，因為娑婆世界眾生都是剛強難化，所謂剛強難化什麼呢？把這個佛法告訴他，很難改他的惡習氣，講了佛法很難接受，所以叫剛強難化。他這個性格就是剛強難以教化，因為這樣的話，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都把娑婆世界這些造惡業的報應說出來，讓娑婆世界眾生知道這些報應，然後不敢再造惡業。這裏面說了很多，現在繼續講造惡業受惡報的經文。

這些報應前面已經說了不少，剛才念的就是說殺生，「是殺生，是殺生報」。是

字要注意，是，就是確實指出來有這個殺生，有殺生就要受到殺生的這個報應。殺生這是惡業，惡業受到什麼報應呢？這裏經文只講殺生報，那麼要想我們這娑婆世界殺生的事情，殺生事情包括殺人、殺那些動物都是殺生。一般說殺動物比較多，殺人比較少，這是沒有把事實說清楚，實際上殺人比殺其他動物多得太多了。比如說自古到現在，殺人最嚴重的就是戰爭，過去在中國來講，都是這個國家跟那個國家來作戰，那國家不過是中國大陸這麼大而已。到了現在，各位看看，全世界都有戰爭，從第一次大戰、二次大戰，第三次大戰現在這些大國都不敢輕易地發動了，因為現在殺人的武器太厲害了，所以現在維持了，還不敢動。就算過去第一次、第二次大戰的時候，殺死多少人啊？沒辦法計算。造成這個作戰、發動戰爭的人，他要負這個殺生的責任。叫他負這個殺生責任，當然一定要墮落地獄，墮落到地獄的時候，一墮落地獄，那什麼時候能夠出來？這一個要看看經典上，在地獄裏面，一墮落地獄是沒有期限的，什麼時候出來？在地獄裏受了那個苦的刑（刑罰的那個工具），每一個刑罰的工具一動起來的話他就死，死了之後馬上又生，在地獄裏就是這樣，上火山、下油鍋這個多。古時候殷紂王，他就是效法地獄處罰人的一種工具，

那個時候好像佛法還沒有來，那個昏君他就想到這些設備來懲罰不順從他的人。現在佛法講出來地獄裏面那種種的苦報，那是太苦，苦不堪言。所以這裏講殺人的罪報，人世間發動戰爭的那個人，他必然要墮落到地獄裏面。

墮落地獄我們現在不知道，我們都是在人世間。沒有造地獄業的人，沒有到過地獄的人沒辦法想像，所以這個殺生報，經文裏面講「是殺生，是殺生報」這兩句好好研究。我們學道的人不能殺人，就是見到人家在殺人，今天你看台灣很多，不但殺普通人，殺父母的也有，像這樣的將來就要墮落到地獄。除了殺人以外，殺死其他動物，多得很。比如說有錢的人請客，請一次客，那些山珍海味都有了，那一次客請了，殺死多少的動物，水族的動物、空中的動物、山上的動物都有，這個都是造殺生的業報。尤其殺自己的親屬，殺父母、殺祖父母，就是殺自己的兒女也是一樣，罪大惡極的。所以這樣一想，「是殺生，是殺生報」，一想到這個報，那就把這兩句話，經文裏面說出來，讓眾生知道一下，叫他不敢再造殺生報、殺生業。

「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不與取是什麼呢？先了解與取，與是人家送給你

的，取呢，人家送來的，你才可以與取，沒有經過人家送，自己不可以取。不與取，是人家沒有贈與，與是贈、贈送，人家沒有贈送而取，這叫做什麼呢？叫做盜、偷盜。偷盜啊，是人家沒有贈與自己取，這叫偷盜。經文裏面只講不與取，然後說不與取就受到報應，就是受到偷盜的報應。但是這個不與取，指的不與什麼東西、取的是什麼東西？這個不能一條一條的舉出來，那太多了。在我們人世間，就是這娑婆世界了，犯了偷盜的這個戒，所偷盜的東西也太多，包括吃的東西、用的東西，享有種種人家的權利，算起來算不完。所以這個吃的東西要想到，這個學佛的人都知道，「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施主、信徒送來這個糧食，不管多少，要了解施主送來這個米，每一粒米都像須彌山那麼大。那麼這是人家送來的，吃了之後要怎麼樣呢？要了道，學道的人吃了人家贈送來的這個米，用米煮的這個飯，在吃飯的時候就應該想到，我吃這個飯，我要修道，要能夠成就。修道不能成就，那下面兩句話就厲害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在我這一生吃了施主這個米飯，我不能修道修成功的話，在下一輩子就變成畜生。披毛戴角，畜生身上有毛，戴角就那個牛，牛、羊，就變成牛羊這一類的動物。那個什麼呢？牛替人耕田，馬給人乘

坐，用變個身分來償還施主。這還是人家贈送的，如果不是贈送的，想想看，得的果報如何？沒有贈送的自己就拿來吃，吃東西拿來吃，用的東西拿來用，下一輩子就要披毛戴角。

「是邪淫，是邪淫報。」淫，一般的把這個淫字用個女字，女字邊，這裏是用三點水，水字邊，這有點不同。用女字邊範圍比較狹窄，這個淫就是水字邊，比那個這樣範圍比較廣。比如說這個淫，就這個世法來講，凡夫眾生都要結婚，結婚夫妻行這個淫欲的時候，是正淫，不是邪淫；在夫妻以外的，不管是丈夫是妻子，如果與另外的，丈夫的跟另外的女子發生這個淫，或者是妻子跟丈夫以外別的人、跟別人的丈夫發生淫的行為，這就是邪淫。

在《詩經》裏面第一篇詩就是〈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州」，關雎是隻鳥，然後下面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四句詩怎麼講法？現在有人說這個詩是開始談戀愛的事情，這個大錯特錯了。關關雎鳩那個鳥，關關是牠的聲音，雄的鳥、雌的鳥叫的聲音，牠鳥的名字叫做雎鳩。牠在這個河邊叫的聲音，聽著聲音什麼意

思？這個鳥在沒有交配的時候，無論雄的、是雌的都是不成為夫妻。在交配的時候就結為夫妻，從此以後，雄的雌鳩不跟別的雌的雌鳩來交配，雌的雌鳩也不會跟別的雄的雌鳩交配，就等於人間的男女，結了婚以後成為夫妻，從此以後不再跟另外人再談戀愛。那是雌鳩鳥，所以下面兩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這個君子，你要求一個配偶，求一個窈窕淑女，就要學那個雌鳩，求到之後結了婚，永久都是夫妻相守了，不會再有邪淫。

拿這個詩來看現代，別的地方我們沒有看到我不講，就看台灣，那些地位高的人、財富雄厚的人，除了夫妻以外，那一個沒有另外的男女。這樣看起來，這種人，他連雌鳩鳥，連那個鳥都比不上。在人世間連鳥都比不上，一死之後，他還想再到人間來？辦不到，他只有變成畜生了，變成畜生，想變雌鳩鳥，還變不上呢。

「是妄語，是妄語報。」妄語，妄呢？說的話不是事實，那叫做妄語，這是造口業。造口業有幾種，這是第一種，第一種就是妄語。在口業之中，第一個就是說妄語，含的事情多，造成惡業也最重。妄語，比如說這個人跟他在講話，凡是沒

有事實根據的，他講出來那個事情，都是妄語。說出沒有事實根據的言語，不是欺騙人，就是向人家討好，總而言之是為自己，來利益自己，然後損害他人。損人利己這種言語，虛妄的、沒有事實的言語，這就叫做妄語。

這一種妄語，人與人之間普遍的都有，這樣說出來以後，以後人家就不信任他了。比如說在競選的時候，他開出支票，當選之後不能兌現，這就是妄語。那下一次人家要記住他的妄語，他想再取得人家相信，再想人家投他一票，那就是要看選民了，選民有智慧的，這一票絕對不會投給他。那選民如果是沒有智慧，很容易忘記了，那這種人就是愚人。這是就普通的，他就說了妄語以後就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妄語最重要的，就佛法來講打妄語，在佛法上打妄語，那個罪過不是普通。佛法上的妄語，印光祖師就說過在學佛的時候，沒有所得而說有所得，這個得什麼呢？修到什麼程度，他明心見性了，沒有，他只看看幾卷經書而已，他自己實際上沒有悟，悟什麼？悟到自己有真如本性，沒有悟，沒有明心見性，他就無得。沒有得，而他說有得，這是大妄語。「未證謂證」，證就是證果。就小乘法門來講，他斷見思

惑證到羅漢果。就大乘法門來講，菩薩階位有五十一個階位，有的時候說是四十一個階位，每一個位子，在三賢位以前不算證，三賢以後就登上地了，登上初地的得了法身了，這才證，這才是。往上面還有，一步一步的往上證果。初地得證了，得了證的話，這就是法身大士，往上再一地一地往上證的話，那個法身，證的這個法身越到上面境界越高，這就證。

在末法時期，證一個羅漢果就不容易的，何況是登上地、登上初地，然後一地一地的往上證，更不容易。尤其在今日之下，你問問那學佛的人，你斷見思惑沒有？塵沙惑、根本無明你斷了幾分沒有？幾分之幾，一分都沒有斷的，見思惑也是一分都沒有斷，如果他說有斷，這就是妄語。未證，他沒有證到這個果位，下面的謂字，他說是證了，這也是大妄語。有這樣的大妄語，那就是把經文講壞了，就是毀謗經典，罪過大得不得了。犯了這個罪過的話，他下一輩子不到地獄裏去，到那裏去？

所以學佛不能不研究佛經，經文我們普通凡夫眾生，好像這些話、那些字我都認得，我就照字上面來講，不會錯誤的。真正的說起來，自己憑認識經文這個字，

絕對不瞭解經文裏面的意思，那這樣就跟人家講，這就是妄語。因此自己來研究經，或者是勸人家學佛，當然要根據經典，經典自己不了解，一定要根據祖師的注解，根據祖師的注解就不會講錯。

但是在今日之下，祖師注解的文字都是文言文，不懂文言文，不但經文看不懂，祖師注解也看不懂。你就拿這一部《維摩詰經》來講，注解這部經鳩摩羅什大師、肇公、生公，這都是了不起的祖師，但是他們注解的文字都是文言文，而且他們用的文言文，在過去的早期的文言文都是很深奧。因此我們現在研究這部經，當然要根據這幾位祖師注解，還有我們老師雪公。雪公大家要知道，不是普通人，我們作雪公的學生，我們不敢多講自己的老師的境界，實際上我們不懂。雪公講這一部經，雪公有講義，這也可靠，因此我們研究這部經，你要遵照過去鳩摩羅什大師、肇公、生公，以及我們現在的老師雪公，那不會錯誤的。

但是文言文要自己用點功夫了，現在世法正在要把這文言文取消，用這個白話文來發表一言論、著作這個書，寫文章都是用白話。用白話這不是不好，我們平常

講話都是用白話，但是你要研究佛經，要把祖師的注解看明白，不懂文言文不行的。這個文言文下點功夫，並不是很困難，我們過去就是沒有讀過書的人，他在說話之中，往往還用那些成語，成語都是文言文。比如說講因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就是文言文，在過去一般鄉村裏面，一般人都會講的。還有很多文言文，那就不必多舉這個例子，那例子太多了，只要不反對文言文，隨時都可以接觸到文言、接觸那些成語。所以研究佛經根據祖師注解，就不會把經文講錯了，最重要的，就是要認為自己是凡夫眾生，也沒有得也沒有證，那就是要根據祖師注解了。這才會說自己有證果，這就不會有妄語，就要知道妄語報，就是那麼嚴重。現在在這個經文裏面了解了，那就是不能夠像一般人那樣「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這就可以不犯妄語，自然就沒有妄語報。

是兩舌。是兩舌報。

口業裏面有「兩舌」，兩舌是什麼呢？在甲這邊說乙不好，在乙面前說甲不好，這叫兩舌。他為什麼對甲說乙不好，對乙又說甲不好？這就是挑撥是非。他這樣挑

撥是非，目的就是挑起甲乙兩個人鬥爭，就在甲乙兩人鬥爭之中，他自己取得利益，就是漁翁得利，這種報應也是非常嚴重的。在有生之年，讓別人揭穿他的兩舌的言語，以後他的人格破產了，再一失了人身，一失之後，他再想到人間來，就辦不到。在這個人世間，人與人之間相處都免不了有鬥爭，這個有兩舌的人，再用兩舌挑撥甲乙之間的是非，更加重，加重人世間互相鬥爭。這個報應可以想到，他這個兩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鬥爭，鬥爭到極處就互相殺害，這個罪過可以想想看，造成人與人之間這種鬥爭，他本身別說死後，就在沒有死的有生之年，他的人格就沒有了。

是惡口。是惡口報。

「惡口報」，惡口報，這個報應也是很重的。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口，我們人的口怎麼會惡呢？就是因為我們用口說話，說的話很惡劣，這叫惡口。我們現在這個人世間，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些出口就能傷害人的，說的言語就傷害人，這就是惡口。凡是用言語來罵人家，用一種惡的言語來咒人家，咒，就是過去民間流傳的那些念的咒，那不是佛經裏面講咒語，他那種咒念出來罵某人，某人就受到災難，

那些咒語就是惡口。罵有道德的人，罵自己的長輩，這也都是惡語。就是平等的家庭裏面，夫婦之間互相用言語罵對方，用那些不雅的言語，現在一般人講的三字經，用三字經三個字一句的那種不能聽的言語，都是惡口。人家是行為一切正當，他說這個人很多事，造了很多惡業的事情，自己假造出來的那些言語加給人，這都是惡語、惡口。

《四十二章經》裏面講，「惡人害賢」，罪惡的人想要害這個賢人，賢人就是好人，「如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如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仰天而唾，你看這口水也還都回到自己臉面來，逆風揚塵，風往這邊吹，你把灰塵往上，風還是吹到自己身上來，這是比喻的話。這就說一個人用惡口害人，其實害不了別人，反而會害了自己，惡口有毒，就毒了自己。把那些有毒的言語來說人家，說不了人家，人家沒有受到害，自己反而受了毒。所以要了解這個，這是「是惡口，是惡口報」，報就報應到自己身上來。

第一六二講

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

這一品是〈香積佛品〉，香積佛國一切都是香。我們娑婆世界維摩居士應這個世界的那些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以及各位菩薩，應他們的要求，然後由維摩居士變化一尊菩薩到香積國請來香積飯，香積飯吃了以後有不可思議的功德。維摩居士問香積國來的那些菩薩：香積佛在香積國用什麼說法？後來那些菩薩就說以聞香說法，聞到香的氣味就是聽佛說法。然後香積國來的菩薩就問維摩居士：這邊娑婆世界，佛以什麼方法來說法？維摩居士就答覆他：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難化，所以要說法就把娑婆世界六道裏面那些因果報應說出來。這就是特別的講因果報應，因果報應本來在娑婆世界就有的，但是不經過佛說出來，一般眾生不了解，不了解造惡業要受苦報，所以釋迦牟尼佛把這個因果報應說出來，剛強難化的人，讓他聽了之後可以來接受佛法，那些剛強難化的人大部分都是對於佛法不能夠完全接受，所以必須

講這個因果報應，才使他能夠接受教化。

這裏講「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無義語是什麼呢？根據祖師注解，凡是說的言語對於修道方面沒有幫助，或者想巴結某人，巴結的話就是攀緣，攀緣一個人，說的話就是屬於好聽的話去攀緣人，這個都是無義語。說了無義語，就會得無義語的報應。什麼報應呢？說這個言語的人，他說好聽的話說多了，人家就看不起他。他拿言語來攀緣對他有好處的人，想得到那個人的好處，他就說些好聽的話，這樣人家就看不起他，別人看不起他，喪失了人格。那麼再講的話，旁人把他的話看過之後，以後再聽他說話，別人對他的話不相信，認為他的言語都是來巴結人的，所得的這個報，那是很厲害的。講到深處，有淺、有深，講到深處，他在世的時候講這些無義語，如果這個無義語牽涉到毀謗經典，那他一轉世，就不能再到人間來，就會墮落到三途去，所以這個是很嚴重。

「是貪嫉，是貪嫉報。」貪是貪名圖利，嫉是嫉妒人家。自己在貪圖名利，遇到別人有，他就嫉妒，這是貪嫉。貪嫉就要受到貪嫉報，貪嫉的報，他現在貪，接

著他受的報是什麼呢？將來受到貧窮的報應，這一生他貪名圖利，再下一生他就變成窮人了，一切貪都貪不到了。他這一生嫉妒人家，到下一輩子人家來嫉妒他，這是貪嫉報。

「是瞋惱，是瞋惱報。」瞋是瞋恨，惱是惱害眾生。這種人對人容易起瞋恨心，起了瞋恨心就會惱害人的，惱害眾生，這不單指人，其他的動物也是如此。他這樣容易瞋恨，瞋恨是好懂的話就是發脾氣，無論什麼時候就火了，心理就發火了叫瞋。這一發火，對人對其他動物一瞋恨，就要惱害人、惱害一切的動物。這樣的話他受的報應什麼呢？這個淺講，他怎麼樣對待人，人家必然以同樣的來對待他，也對他瞋恨，也叫他有煩惱，這還是淺講。講到深處，他這個瞋恨心惱害眾生，使得人類以及動物類受到傷害，或者因他而死，這種瞋惱要墮落到三途裏面去的。墮三途也要看他的瞋惱的程度如何，比如說害死一個人、害死一個動物，當然也要墮落；如果他害死多少人，多少的動物都被他害死了，因為他這樣一起瞋恨心，再來惱害眾生的話，死了好多人、好多動物都死了，他這種瞋惱的報應，必然要墮地獄的。

「是邪見，是邪見報。」邪見是見解不正，見解不正是叫邪見。比如說佛經所講的道理都是正的，比如說三十七道品，就有八正道都是講正的，邪見就違背正見。這個違背正見的邪見，他如果說普通的世間法來講，這個邪見這還是淺一點，他的報應還不至於很嚴重。世間的邪見就是招來人家對他，不敢同意他的意見而已。如果這個邪見毀謗佛經，或者把佛經講錯了，佛經很不容易的，如果憑著自己的意思，以凡夫眾生的意見來解釋佛經，那就是邪見，就把佛經解釋錯誤，這個罪過不得了的。像這樣的邪見，也是要墮落的。所以這個邪見報，也就看他的邪見所造成的不好的結果如何，他墮落到那一道裏面，就跟他的邪見程度如何，不管怎麼樣，他一定是墮落三途的。

是慳悋。是慳悋報。

慳悋，自己所有的東西，很吝嗇不肯給人家。佛法要修菩薩道要講六度法門，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慳悋就不肯布施。布施當中有財布施，就是財寶這些東西；有法布施，法就指佛法；有無畏布施，眾生有畏懼的時候，他把眾生的畏懼解除，

叫眾生不要畏懼，三種布施。慳悋，這三種都不肯布施出去，這叫做慳悋。就拿法布施來講，他這個人不肯把這法布施出去，他留著來顯示他自己有這個說法的能力，不肯教人，財物、無畏也都是這樣，這是慳悋布施。慳悋得的報應如何呢？「是慳悋，是慳悋報。」慳悋報是一種死後就要墮落餓鬼報，慳悋，自己不肯把東西布施給人家，死後就要墮落到餓鬼，餓鬼道。一旦變成餓鬼的時候，那就苦了，任何東西到他口裏就變了——不是吃的東西了，他的慳悋到程度最深的時候，他就墮落到餓鬼道去。

是毀戒。是毀戒報。

戒是戒律，戒律有出家的戒律、有在家的戒律，詳細的分很多種，這是總的說戒。受了戒不能犯戒，犯戒就是毀戒，毀戒的時候怎麼樣呢？就得毀戒報應。戒律，不容易了解，你叫祖師解釋，也只能解釋一個原則，你要一條一條的解釋，那就專門研究戒律的那個法師，他可以專門來研究。普通的你要想把這戒律講清楚，那可不容易了。在家的人因為這個戒律那麼難，不能夠看出家人的戒律，只能夠看在家

的戒律，為什麼呢？出家的戒律深奧得很，那個條文也特別多，你在家人要是看了之後，那個條文戒律沒有看得明白，然後就毀謗，毀謗是犯了戒，就是造罪業了，所以在家人不能夠看出家的戒律。那麼講在家的戒律呢？也要好好的守，不能犯戒，犯了戒，也要看他犯戒的程度如何，犯了戒，犯到很嚴重的時候，必然要墮落到地獄裏面去。

是瞋恚。是瞋恚報。

瞋恚，瞋恨心很重，我們人道眾生，有些人惡習氣很重，所以容易瞋恚。瞋恚就對人發脾氣，除了發脾氣之外，瞋恚再重的時候，跟人家毆鬥，最後甚至於殺人，這是瞋恚起來的。他這個瞋恚的報應是什麼呢？也要看他的瞋恚的程度如何，瞋恚到最惡劣的時候，他就是墮落到那一道呢？墮落到畜生道，下一輩子變成畜生。有一些畜生，專門研究這些畜生就知道，家裏養的畜生、野外的那些獸類、禽獸，像毒蛇、猛獸、老虎等等，家裏養的那些動物，像那個惡狗，那個狗就惡性的狗，見人就是咬人家，這一類的，家裏養這些也不少。那麼這些瞋恚，一個人瞋恚心一重

的時候，下一輩子就墮落到畜生道，這就變成毒蛇猛獸了。好像梁武帝的夫人，梁武帝夫人瞋恨心很重，死了以後變成什麼呢？變成大蟒蛇。梁武帝夫人瞋恚心那麼重，死後就變成蟒蛇，苦啊，然後他就託夢給梁武帝，要解脫蟒蛇身怎麼辦呢？就請梁武帝齋僧，就請了很多的高僧來給他超度，然後才解脫了蟒蛇身，可見的這個瞋恚心重，要墮落到畜生道去了。

是懈怠。是懈怠報。

「懈怠」，是學佛不能夠往前進步，一直往前學，他辦不到，學了以後又退轉。或者呢？學的時候心裏不能夠集中，心理不能夠專心地來學，這懈怠。更嚴重的就是學佛學了之後，除了不能夠專心學以外，就算是專門學而不能夠依教奉行，只學經把經文當作一個學問來學，而不能去照經文去實行，這就是懈怠。懈怠受什麼樣的報應呢？這懈怠，就變成阿修羅。他這樣的懈怠學佛，死後就墮落到阿修羅道去，因為阿修羅有的就不相信佛法，有的雖然也學佛，但是不肯精進不退的學，學了一時候又退轉了，學了一時候又不學了，進進退退的，這就是懈怠。或者就在學的時候

候，他也不能夠專心的在學，是這樣的懈怠，就墮落到阿修羅道去了。

是亂意。是亂意報。

「亂意」就是亂心，心裏亂糟糟的，這個亂心。我們都是在人道，人道裏面的眾生心就是亂的。我們念佛就要求得一心不亂，得了一心不亂，臨命終時候才能不顛倒，才能往生。心裏一亂的時候，那就沒辦法往生極樂世界了。所以在這裏講「是亂意」，意就指的心，亂心。亂心得的什麼報呢？「亂意報」。亂意報，這個亂意指心意很亂，他沒造什麼惡業，所以他這一生的人心裏亂，下一輩子再到人間來，還是心裏亂。所以意，亂意的時候，就是人道的眾生，這一生人，下一生還是人，那這有什麼不好呢？他不能出六道，得了人身，下輩子還得人身，學佛也不能得一心，還是亂心，要想出六道，那就辦不到了，所以亂心是屬於人道的眾生。

是愚癡。是愚癡報。

「愚癡」，事情道理都不明瞭，對於任何事情他不了解，講道理更不明白，這叫

愚癡。愚癡得的報應是什麼呢？他得不到智慧，愚癡的人學佛法學不好。佛法就教人開智慧，他這樣愚癡，開不了智慧。開不了智慧，在人道這樣愚癡，他的果報不能了生死，或者因為愚癡，不懂一切事與理，不造業、不造惡業還好，如果造惡業的話，那就要墮落到惡道裏去。所以愚癡從淺處來講，他是得不到智慧，要是愚癡造惡業的話，他就墮落了。

以上所講的，包括前面殺盜淫妄合起來，剛才講的這些都是因果報應。娑婆世界眾生剛強難化，他對於因果報應不明瞭，所以娑婆世界教主釋迦牟尼佛，就把這些報應的事情這個道理把它說出來，用這個來教化剛強難化的眾生，叫他把剛強難化改掉，改成能夠學佛的眾生。這些因果報應本來就有的，眾生在娑婆世界看他做的這個業是什麼，造那種業就受那種報，這個是事實。這個事實不經過佛講出來的話，一般眾生迷惑顛倒，他就一直在人世間造這些業，造這業是不能出離六道，所以這些造業的就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這樣經過佛講出來以後，叫剛強難化的眾生了解，不敢造這些惡業了。這是香積國的菩薩問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怎麼說法，這

裏就講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就是因果報應。讓那些剛強難化的眾生明瞭因果報應之後，不敢再造惡業，教他改變了剛強難化的那種習氣。

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

這一段是講「結戒」，結戒什麼呢？制戒的時候，這叫做結戒，從制戒到持戒、犯戒。「持戒」，受戒之後能夠持、守持戒律，持就好像拿一個東西抓在手裏不要放棄，這個戒呢？受了戒以後就要守持著不要犯。「是犯戒」呢？犯了戒，前面講過，有得了什麼樣的報應。「是應作，是不應作」，戒律上講的那些應該做的、那些不應該做的。比如說應作的眾善奉行，不應作的是諸惡莫作，這是應作、不應作。講戒律也是這樣，那些戒應該做的就要做，那些不應該做的就是不應該做。還有「是障礙，是不障礙。」那一些法能夠障礙修道，那一些不障礙修道，障礙修道的，他的罪過就是重，不障礙修道的話，就沒什麼罪過，就是罪過也輕。

還有「是得罪，是離罪。」得罪什麼呢？犯了戒的得了罪，不犯戒或者犯戒之

後懺悔，懺悔就是離罪。得罪，就是犯戒就得罪，犯了戒得罪，懺悔就是離罪。懺悔不是那麼簡單，造了罪就是犯了戒，犯戒是罪。懺悔，怎麼懺悔呢？要拿心來懺悔，罪業造了之後將心懺，用這個心是什麼呢？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動的，如如不動怎麼懺呢？由真心起的智慧，真心本身是如如不動，起的智慧它可以起作用，由真心起的智慧來懺悔，一懺悔，就是罪一從真心上來懺悔，這個罪就能懺除，懺悔就是懺除罪。我們看人世間犯罪的人，可以說千萬人中，能不能夠找到幾位真能夠以心來懺悔，很難了，很難找。懺悔既是這麼難，那學佛的人要了解不能犯罪，想到懺悔這麼難，那就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不能犯罪。犯罪什麼呢？起惑、造業、受報，惑業苦三種三個法，我們學佛的人時時刻刻遇見任何事情、對任何人、研究學問、研究佛法，都要想到惑業苦。我們凡夫眾生惑業滿滿，既然惑業這麼滿，在世間造業就要慎重，可以造善業，千萬不可以造惡業，惡業一造成，懺悔好不容易的。

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

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

心。乃可調伏。

「是淨」的，就是清淨的法。「是垢」，「是有漏，是無漏」，這些都是指娑婆世界剛強難化的眾生，有的「是邪道」，有的「是正道」，邪道有邪道的報應，正道有正道好的結果。「有為」、「無為」，有為、無為什麼呢？世間法是有為的，涅槃出世間法是無為的。就「是世間」的、還「是涅槃」的，「以難化」的人心講這些幹什麼呢？因為難化的人，他心地就像猿猴那樣的難以調伏。「故」，所以「用若干種」的「法」，要上面指著這些法，「制御其心」，來控制駕馭他的心，「乃可調伏」，這樣才可以調伏他。

要了解，我們在娑婆世界的眾生，現在就是人道的眾生，不要認為這是那些剛強難化的人，我們不是，不可以這麼說，人人都是剛強難化，所以明瞭這些因果報應之後，我們在世間學佛，與世間的人來往，這個都要注意，不要造惡業。

第一六三講

譬如象馬慵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這是因為前面從香積國來的那些大菩薩到了娑婆世界來，這裏的菩薩維摩詰等問他在香積國以何說法，香積國來的菩薩就問娑婆世界這裏的菩薩怎麼說法，維摩詰居士就說了娑婆世界的眾生剛強難化很難調伏，這前面已經講過很多了，剛才念的就接著講剛強難化的眾生用那些方法來調伏。

「譬如」，這就說比喻的話，譬喻什麼呢？「象馬」這些大動物，「慵悞」什麼呢？你要馴服大象，很不容易的，牠不會順著你的意思來聽你的指揮。馬也是如此，馬沒有經過專家給牠調伏的話，你要騎在馬上、身上，牠一蹦起來，就把你摔下來了，所以很難調伏。過去專門有調伏象、馬的人，他有方法來調伏牠。這裏講怎麼調伏呢？這象馬既然是慵悞，就是不聽話，你用牠的時候，牠很難調，就是不順從

的意思。

不順從在這裏講，它「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加諸，諸是個合音字，之於兩個字，加諸於楚毒。楚什麼呢？過去用這個懲罰人的，用那個樹木，樹木那個樹枝子或者木頭，用木頭敲打叫楚，楚毒呢？用這個刑罰工具就是楚，打得很厲害，這就毒、毒打。用這個楚具，他這裏用什麼楚具？就是用那個鐵，鐵上面有釘子，騎馬的人馴馬，這個馬不聽話的時候，兩邊有鐵釘子，鐵釘子不止一個，夾在馬肚子兩邊，馬不服從不聽指揮的時候，騎馬的人用兩個腿把這個釘子夾在馬肚子上面，加諸楚毒。「乃至徹骨」，徹骨什麼呢？先輕一點，指刺馬這個釘子，鐵釘子稍微輕一點，只接觸皮膚，看牠聽話不聽話，如果還不聽話的話，再夾緊一點，夾到皮膚裏面，如果還不聽話的話，徹骨，夾到馬的骨頭上面，這就是狠毒，「然後調伏」，這樣的話牠才聽話了，才接受調伏了。這是拿這個來比喻娑婆世界剛強難化的眾生。

調伏象馬的在用鐵釘子之前有兩個，一是用鞭子，那個象馬一見這個鞭子就能

夠調伏，這就是最好的。如果是看見鞭子還不感覺到，那個鞭子幹什麼？是來玩的。這個鞭子不夠，再用鞭子來鞭打，鞭打的時候，覺得打得沒怎麼痛，還是不在乎，所以第三、第四、第五用那個鐵釘子，有五個程序。拿這個來比，配合剛強難化的眾生也有五個程序。這裏娑婆世界這些剛強難化的眾生，他剛強的程度也有淺有深，分成五等的來講。第一等比較容易教化的眾生，那就是佛法裏面常常講到萬法無常，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無常，人的無常什麼呢？人有生必有死，見到他人死的時候，那麼難化的眾生容易化的時候，他看別人死的時候，他自己就覺悟了，一覺悟就容易受教化，這是第一等。第二種，這個難化的眾生看見知識就覺悟，知識什麼呢？有學問的人他知道很多事情，也知道很多道理，這樣的知識死，他死了，這種難化的眾生看見知識無常，無常就是死，看見知識無常死的時候，他就覺悟了，覺悟什麼呢？覺悟這個世間任何人都是無常，既然覺得無常，那學一個解決無常問題的那些道——修道。第三種，看見自己兄弟、親戚無常，無常就死亡，他就開悟了，悟什麼呢？悟了之後，解決死亡問題就是佛法，他可以學佛。第四種，見到父母無常，見到自己的父親、母親死亡的時候，他的心裏就覺悟了，父母死，用什麼方法

才能解決死的問題？那只有佛法。所以看見自己的父母死的時候，他一覺悟，可以學佛了。第五種，第五種自己快要死亡了，人到自己快要死掉的時候，心理恐怖，何去何從？死了到那裏去？眼前一片是黑暗，這個時候他會覺悟的。覺悟，所以很多原來不肯學佛的人，也不肯念佛的人，遇到善知識教他念佛，馬上可以轉，他就可以覺悟。一個人平常不肯學佛，到了臨死的時候遇到善知識叫他念佛，這個時候當然可以接受的。但是臨死的時候遇到善知識，這是難得很、很難，非特殊的因緣才能辦得到。所以一個人到臨命終的時候，平常不學佛、不念佛，這時候遇到善知識，太容易了，這必須有特殊的因緣才能遇得到，沒有特殊因緣遇不到。所以一個人平常就要了解這些道理，不能存著臨命終時候可以有善知識來教導我，不要存這個僥倖的心理。

「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故，所以，以就是用，用一切苦切之言，釋迦牟尼佛就用所有的苦切之言，苦口婆心叫苦切，苦到最切、最切實的言語。乃可以入律，最切的這個苦的言語，就是專門指這個眾生，苦切之

言，這言語說出來就是教那個難化的眾生，就叫他了解，這樣可以入律。入律，律就是懲罰他的那種方法，就像象馬那樣，用鞭子牠不聽，用鞭子鞭打也不聽，然後必須用鐵釘子刺，鐵釘子那個刺很尖，尖的刺得很痛，牠才能夠聽話了。入律，就剛強難化的眾生他不接受教化，就像調伏象馬那樣的，用那一種方法來調伏他，這叫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

從香積國來的菩薩、諸菩薩很多。「聞說是已」，聽到上面所說的，是，就是指上面所說的那種調伏，已，聞到了。已聞到了以後，「皆曰未曾有也」，那些菩薩都說了：未曾有也，在香積國不需要這麼多的方法來教化眾生。為什麼呢？香積國的都是大菩薩，聲聞緣覺都沒有的，既是大菩薩，那不像娑婆世界的眾生這樣剛強難化，所以他們說：從來沒有聽說這樣的教化眾生的方法。

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

「如」，就像，「世尊」，世尊是每一尊佛的通號。「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佛有無量的自在之力。無量的自在之力，這種能力要辦什麼事情都可以都成功的，但是他把無量自在之力隱藏起來、隱藏起來。隱藏幹什麼呢？「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用這個貧困所樂的，就像貧窮的人他所樂的那種法來度化他。為什麼呢？對於貧所樂的人，你用高等的或者最究竟的法來度化他，度化不了。所以把無量自在的教化能力隱藏起來，隱藏幹什麼？就是要度化貧所樂法這種眾生。

什麼是貧所樂法呢？貧是貧窮，貧得沒有飯吃作乞丐，你給他一碗飯，他就樂了，叫貧所樂，這是比喻。講到法這上面，很多學佛的人，他不肯發大心，他說：我學佛，我只要做生意能夠發大財就好，我這個身體不要有生病，沒有病這就好。這些都是得一些小利好處他就滿足了，這很多。我們研究經的話，你要研究的話，得了一點小的好處就滿足，那世間的小的好處很多，這就滿足了，這樣的滿足，他學佛學不好，不肯發大心學不好的，所以這是貧所樂法。這個經文，釋迦牟尼佛所說以要把無量自在的能力隱藏起來，而自己表現一種貧窮的人，跟那個貧窮的人很接

近來度化他，因為為什麼呢？對於這些貧窮的人，你要拿這很高的境界跟他說法，他受不了，所以變成跟貧窮人很接近跟他相處，跟他相處之後一步一步的引導他學大乘佛法，這就是度脫那些眾生。

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斯諸菩薩」，就是指娑婆世界的那些菩薩。「亦能勞謙」，也能夠像佛一樣，勞就是教化眾生不辭勞苦，而且謙虛，謙虛就是學釋迦牟尼佛度脫貧所樂法，隱藏自己無量自在能力。這個菩薩就學釋迦牟尼佛，所以亦能勞謙。那麼他什麼亦能勞謙呢？「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他是發大悲心，大悲什麼呢？悲是拔眾生的苦，這個悲心不是普通，是大悲心，以這個大悲心，他看到世間，娑婆世界這個眾生太苦了，苦從那裏？就是剛強難化，剛強難化他本身就是非常苦，所以以大悲生到釋迦牟尼佛教化的這個國土。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

前面那些彼諸菩薩，彼諸菩薩就是香積國來的那些菩薩，讚歎娑婆世界這些菩薩，讚歎之後，維摩詰就說了，「維摩詰言」，「此土菩薩」，在娑婆世界的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對於眾生發這個大悲心，這個大悲心堅固，不會轉移的。「誠如所言」，誠然，確實如你所說。

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

然而，話前面講了之後，這個話一轉，一轉就是然而，「其一世饒益眾生」。其，就是娑婆世界這些大悲堅固的菩薩，他在一世饒益眾生。一世對於眾生有益處，饒什麼呢？饒就是益處多，太多太多了，叫饒益眾生。一世的行菩薩道大悲心，「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比那個包括香積國以及其他佛教的國土，比他們多上百千劫的行。在娑婆世界的菩薩，這樣行菩薩道已行了一世，比其他國土的菩薩行百千劫的那種菩薩行。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

「所以者何」，自己先問，然後自己答覆，就自問自答。所以者何，為什麼呢？就說為什麼，一世修行行菩薩道，比其餘的國土多上能夠有百千劫的行菩薩道，這什麼道理呢？「此娑婆世界」，這個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有十種善法，為什麼十事善法？善法事實上要做出來，不是憑口講的，能夠事實做出來有十種善法。這個十事善法在娑婆世界，「諸餘淨土之所無有」，其餘的那些淨土，那些佛教化的國土、淨土，之所無有，他沒有，沒有這十事善法。

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

這用六度，菩薩來度化眾生，一方面自度，一方面度眾生，有六個法門。六個法門以外還有，這叫十事。就先講這六個法門。

第一是「布施攝貧窮」，拿布施來攝受貧窮的人。布施有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行菩薩道這三種布施都要來行，以這個來度化眾生，就是第一個。為什麼貧窮呢？眾生，無論是那一類的眾生都是貧窮，為什麼呢？就是在世間有大財團的

大老闆，一般人認為這是很富有，其實他貧窮。為什麼貧窮呢？他這個富有，財寶越多越好，永久不能滿足，這就貧窮。再說法，很多那些大財團老闆，他不學佛，沒有佛法，這就貧窮。無畏，人世間的無畏太多了，還有畏懼的事情太多，畏懼什麼呢？一切的環境，在娑婆世界就拿我們人世間來講，我們人世間的環境、人類社會加給一個凡夫眾生的可畏的事情，太多太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死。那一個眾生沒有生死？沒有死？死是眾生最畏懼的事情。菩薩道要行，首先就要布施，布施就是攝受那些貧窮的人。那些貧窮的人，包括財團的大老闆，政治上的地位最高的，還有世間學術、世間的學問最多，世間學問學得再多，他不學佛，還是貧窮。例如說過去像日本，那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叫做三島由紀夫，結果他怎麼呢？他不懂佛法，最後自殺了。在中國在民國時代，那個學問好得很，叫王國維，那人學問、詩詞歌賦都好，結果也投到水裏面自殺了。這就說這個都是有畏，這種是菩薩要以無畏來救眾生，就要救這些眾生。可惜那個得諾貝爾獎金的文學家，他沒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的話，那就可以把他解救過來的。王國維也是如此，他能夠學佛的話，那當然可以解決生死問題，他也不會自殺了。這就說明世間學問不管他有多

好，財產有多少，政治地位有多高，他不學佛法，這些都有問題，都是貧窮人，所以菩薩來度化眾生，第一個就是布施。

「以淨戒攝毀禁」，先說毀禁。毀禁什麼呢？毀是毀壞，禁就是在戒律方面，他犯了戒了。戒有禁止那些事情不能做的，他犯了這個戒叫毀禁。再說淨戒，淨戒什麼呢？受戒的時候，像三壇大戒，三師七證，這些戒師把戒律講清楚，問受戒的人可不可以受？受戒的人答應受，這個時候身體一種震撼，身體一震撼，這就得了戒，得了戒體。得了戒體的時候，然後自然就不會犯戒。有這個戒體在身上，遇到殺盜淫妄的那些事情，戒體在身上，自然的就不會犯的，就淨戒。所以這個淨戒來攝毀禁，淨戒在身上，自然就不會犯這個戒律，就是攝毀禁。

「以忍辱攝瞋恚」。這六種，六度法門，前面有了布施、有了持戒，第三者忍辱，前面有那種工夫到第三，第三度是叫忍辱度。忍辱什麼呢？以忍辱攝瞋恚。瞋恚，就是一個人容易發脾氣，脾氣一發，修行的工夫沒了，完全沒有了。所以古人講瞋恚如火，就像火。菩薩度化眾生的功德就像樹林那麼多，瞋火一發生，就把所有功

德林那個樹燒光了，火燒功德林。因此菩薩在講到忍辱的時候，遇見任何要發脾氣的時候、要瞋恚的時候，他要忍，忍著不能發脾氣。要知道脾氣一發，前功盡棄，所以想到這裏他要忍，忍什麼呢？加上辱字，就是他人侮辱菩薩，菩薩不跟他計較，菩薩還是要忍，一旦不能忍，前面那些工夫都沒有了。所以明瞭這個道理，菩薩遇見任何人，就是遇到人家來侮辱他，他還是要忍。忍這個辱不容易，古人講讀書人「士可殺不可辱」，一個讀書人——就是士人，你殺他，可以，你侮辱他，不可以，他受不了，但是菩薩要忍受。

「以精進攝懈怠」，精進是往前進步，而進步可以攝懈怠，懈怠什麼呢？修行一個時候，然後又休息，這就懈怠，一懈怠就會退轉，精進不退就不會退轉。

第一六四講

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

前面維摩詰告訴香積國那裏來的菩薩，他說我們娑婆世界度化眾生的菩薩度化眾生有十事——有十種善法。這是在娑婆世界有，其餘的淨土，其他的世界沒有的。那十種事情呢？前面已經講過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前面都講過了。現在開始就是以「禪定攝亂意」。

這十種善事，前面六種就是六度法門，這裏講「以禪定攝亂意」。這個六度法門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最後是般若，這裏講六度法門之中，後面第五就是禪定。禪定，這個禪字不是禪宗那個禪，凡是修定功都叫禪，這就是禪定。禪定就是要修定工夫。攝亂意，凡夫眾生亂意就是亂心，把亂心收攝起來，這就是修定工夫。後面接著禪定講的，禪定可以攝亂意，亂意就是亂心。凡夫眾生的心是亂

的，比如說念佛的時候念不到幾句，然後心就是亂了，往外跑，這亂心太多了。念佛的時候都起亂心，其他平常這個心亂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用禪定來攝這亂心。亂心既然這麼麻煩這麼多，學禪定也不容易的，把那些亂心都能夠定在一個境界上，這很不容易的。

經過這樣的禪定工夫以後，就是以智慧，智慧就是六度裏面的般若。因為般若含意太多，按照原文講般若，在這裏就取這個智慧，智慧是般若之中最主要的一個意思，所以說是「以智慧攝愚癡」。智慧攝愚癡，愚癡，一者對佛法不能夠明瞭，佛講的法，雖然有淺的、有深的，愚癡的人對於深的佛法不能了解、不明瞭。再呢對於一切法，一切法就不是單指佛法了，世間一切的法都不能明瞭，這個叫愚癡。這個愚癡對於佛法，深的佛法不了解，那麼對於這個一切法，一切法是世間，世間的法都是有漏的、有生滅的法。世間的一切事情都是生滅，生起來很快就滅了。人類也是如此，其他器世間那些無情的植物等等，都是生滅。那些花草樹木，我們肉眼看不清楚，用科學來把它分析出來，就說一棵樹，從生這個樹根、樹的幹，然後

樹枝、葉子，經過科學這麼一分析，隨著這樣長，長就是在生的時候，長到一時候，就是停止不長了，在那住，生住異滅。住一個時候就變化了，變化，這個樹變老了，種種的現象出來了，最後便是滅，整個就沒有了，樹就沒有了。

拿這個來看有情眾生，有情眾生這個人從入了母胎，吸收母親的血液、身體的養分，逐漸在成長。入母胎什麼入？靈魂。靈魂入了母胎，靈魂就是第八識，然後逐漸逐漸成為胎兒、人的形狀，人的形狀長成功了，然後就是離開母胎出世了。出生之後，剛出世的時候，他的身體還跟母親是連在一起，接生的醫師把這個臍帶子剪掉，一剪掉的時候，這個嬰兒他就分開來了，從母親那分開來了。所以這個臍帶子很重要的，知道保養身體的時候，臍帶子不能吹風，風一吹，從臍帶、從肚臍裏面受了寒，一定有病的，現在有些人尤其那些愛表現的人，特別把這個肚子的臍帶露出來，這是違反衛生的。離開母體以後，他就逐漸成長，逐漸成長肉眼也看不出來，隨時在那裏成長。就中國醫學或是衛生學來講，長到二十歲的時候，這完成了。二十歲以後呢，還繼續成長，成長就是增加，增加身體的這個，包括身體、心理，

那麼長到三十歲，那是中年，這個時候身體強體壯，到四十歲又一個階段，到五十歲又是一階段。所以《論語》裏面就講過了，「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少年。「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不要跟人家鬥。到了老年的時候，「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裏面講得很清楚。所以知道要保護自己身體，隨著年齡都要注意的。如果不理會這一套，自己是隨便愛怎麼做就怎麼做，那都違背聖人所講的話，也是違背保養身體這個道理，自己害自己的，從古時候都這麼講。

這講用智慧來攝愚癡，愚癡就是講對於一切法中癡，第二對於諸佛的深法不了解。一切法中癡，這就很難了解了。要研究一切法，就要研究從有情眾生的生長，由少年到成年、到壯年、到老年，這個都要注意的，隨著年齡在那裏變化，不了解這一切法，自己身體時時刻刻的，就會有那些毛病就出現了。保養身體道理很多，現在醫學發達，講這個你要知道那些病從那裏來的，這都是一切法。除了這個以外，這個無情世間就是器世間，萬物都是一切法。萬物一切法不了解，就是愚癡，所以這時候到六度，到第六度的時候，要智慧才能來攝這個愚癡。攝在這裏講用智慧來

改革，改這個愚癡。這些愚癡沒有別的法，只能用智慧來改變它，來消除它。

智慧怎麼來的？六度法門到第六度才有般若，才有智慧。要想開智慧，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多讀書。多讀書，在今日之下來講，不是讀普通的書，現在印刷品印刷書很普遍，也很便宜，隨便什麼一個人，他都要出書，出書了以後，來舉辦這個出書展覽。這些書當然不能講完全不好，也有好的，但是慎重的，要慎重地來選的話，讀古人書。古人書也有些不好，那個知見很偏的也不要讀它。有的什麼呢？比如說讀《論語》、讀《四書》《五經》，這個都需要讀。這些書你把它讀，讀多了，智慧自然開了。這在今日之下，有些人不接受，現在有些人提倡不但儒家經典不要讀，連古文也不要學，那就糟糕了，古文不學，你怎麼讀經？《四書》《五經》不讀的時候，你智慧怎麼開？所以瞭解這個的時候，不要聽現在一般人的那個講法，他講他們的，我們要學的話，還是要讀《四書》《五經》，學文章也是學古文，這樣才能開智慧。

「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

就眾生。是為十。」六度法門加上後面這四種法門，合起來十度，也就是在這裏講十事善法。第一是度八難者，八難用什麼呢？就用除難法。佛說出來這個除難法，除就是滅除或者消除，用這個法來度化八難者。八難者就遭遇八種的困難，這個八難什麼呢？第一個是三惡道裏面，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這就三種了。

再就是須彌山的四方四大洲，北俱盧洲那也是一種難。為什麼呢？生在那一洲的人，衣食住行一切都是享受，沒有欠缺。在那種環境的眾生，你叫他學佛，他不肯學，他一切都滿足了，不肯學。這是不管他的生活境界怎麼好，他不能解決生死問題，所以他不肯學佛。他在那裏享受，享福享完了以後，一死，死到那裏？他不了解，這是一種難處。

還有一個長壽天，我們一般人講三界有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這是簡單講而已，其實在三界之中還有其他的很多天，我們沒有詳細研究佛經也不了解。在三界之內有個長壽天，在這一層天之中，那些眾生生命長得很，他以為那樣長壽，永久就是如此了，沒有死的時候，這樣你叫他學佛，他也不肯學。他那樣的長壽，

他就滿足了，這是難。

再就是盲聾瘖啞，這個盲講的是生來就是盲人，不是後天的盲人。後天盲人，他眼睛沒有瞎之前，他可以讀書，也可以看世界，那個沒有問題，不算難。生來就是盲，這個聾也是，生來就耳朵就是聽不見，就是聾。瘖的、啞是不能說話，這幾種也是一種難處、一個困難，困難的什麼呢？他不能學佛。

再就是世智辯聰，世智辯聰他聰明得很，他跟人家辯論，死的東西他可說成活的，活的東西他可以說成死的，他辯論的這種口才好得很。智慧呢？他看書，無論什麼字他都認得，佛經三藏十二部，他都能看，這個智慧，世智，世間的智慧。世間的智慧來看佛經，來跟人家辯論，他都會辯論得人家辯輸了，自己贏了。看佛經他都看得懂，實際上不懂，他只是認識經文的文字而已。這種人為什麼也是一種難處？自恃聰明。辯論是把人家辯輸了，實際上他那個辯輸，那是不合乎道理的。讀經只認識文字，經文他認識，經文的意思大意他不懂，不懂他認為已經懂了。這種人他也會寫文章、也會著作書，著書立說，著書立說把他這種世智辯聰來宣傳出去。

這樣宣傳出去，他自己固然不懂佛法，叫別人也不懂佛法，不但不懂佛法，而且把佛法扭曲了、誤解了，這個造的惡業，這種人也是一種困難、難處，難處什麼呢？他不能學佛。

再呢佛前佛後，比如說釋迦牟尼佛不住在世間了，我們現在還能夠研究佛法，還能學佛，還沒有到佛後的時候，佛後就是世間佛法三藏十二部統統都沒有了，這叫佛後。佛後佛前，未來的佛還沒有來，這叫佛前佛後。在這一段時間的眾生，那就是想學佛就學不到了。由佛後到佛前，未來的一尊佛再到世間來成佛，這一段時間長遠得很。所以在這個長遠的時間，眾生沒有佛法可學，沒有佛法可學，不但不能成佛，而且他生死就不能解決，所以這一段時間是難的。

眾生這一共有八難，這個八難，佛就把去除八難的佛法說出來，就是來度化八難的人。佛說出來除難法，怎麼除法子呢？比如說盲聾瘖啞，這個我們不用替佛來發出，佛的方法多得很。就拿我們凡夫眾生來講，比如說盲人，一般凡夫眾生也可用那個點字法教這盲人來讀書。耳朵也有助聽器，這都是凡夫眾生可辦得到的。這

就佛來講，那更容易了。至於佛前佛後，在這裏說佛的辦法，就是叫眾生在佛前佛後還沒來的時候，大家好好學佛，把握這個機會。現在釋迦牟尼佛雖然不住在世間了，但是佛法三藏十二部在這裏，這時候就要好好的趕快來學。所以改變佛前佛後這個難，那就趁現在趕快學。其餘的那些難，佛既然說出除難法，那佛的辦法多得很，確實都能夠把這些難處都能除掉。

「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學佛必須學大乘法才能成佛。學小乘的他也證果，這個小果斷見思惑出六道了，六道之外還有生死，只學小乘不發心學大乘法，他不能成佛。所以在這裏講佛以大乘法來度化樂小乘者，由於這個小乘的學者，他以學小乘法門為樂，小乘法門有他的這些，在三藏十二部裏面有小乘的經典，這些小乘證果也得涅槃，得小涅槃，他止在這個小涅槃，不能成佛的。他要想成佛，他就必須接受善知識的勸告，他回小向大，這才能夠成佛。在這裏講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在三藏十二部裏面大乘法門經典都是勸告學小乘者，那就是這裏，叫吃了香飯的眾生必須發大心，所以這也是以大乘法來度化樂小乘者。

「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善根，用樹根來比喻，樹有樹根，樹有根，然後才能夠長成樹幹、樹枝、樹葉，還有這個果。這個根，這裏叫善根，善，也做了很多有利於人的事情，就是善事，有做了很多善事，他就有了善根了。再講這個無德的，無德的人做善事才有得，無根做善事，他的德在那裏？所以這個像古人就是「拔一毛而利於天下，而不為也」，叫他拔頭上一根毛，這個毛可以利益天下人，但是他不肯幹。這就是這種人，他不肯做善事，不肯做善事還有什麼得呢？古人拔一毛利天下不肯做，今日大家研究，拔一毛是自己身上一毛不肯拔，今日不但是拔一毛利天下不肯為，他倒過來拔人家的毛，人家的所有利益權力，他都把它奪取過來，這就是等於拔眾生的毛來利益自己，這是今古，今日古人不同就在這裏。現在人這樣盡量拔天下人的毛利益自己，他有什麼德？在這裏講以諸善根濟無德者，那些無德的人，這一輩子儘管他是拔天下人的毛了，他一死之後，那好了，那就讓人家拔他的毛，一死之後再到人世間來，不可能了，他只有墮落到三途裏面。三途裏面嚴重的就是地獄，再就餓鬼，三途比較輕一點就變成畜生。牛馬這些畜生都有毛，下一輩子他變成畜生，這個毛就是人家來拔。所以因果必得要了解，因果三世，因果專講

這一世不夠的，必得講三世因果。三世因果他這無德之人，佛菩薩不怨恨他，可憐他，這種無德之人一失了人身，他就到三途裏去了，比較輕微一點就變成畜生，變畜生像牛馬要替人服務，像這個羊豬這一類，就要供給人殺害，叫人家吃牠的肉。佛菩薩看見這個無德的人不會怨恨他，只有可憐他，可憐他一失人身，就變到三途裏面去了。我們學菩薩道學大乘法門，就要學佛菩薩，對於無德之人，眼看他就要墮落，所以我們不要怨恨他，一怨恨他，我們凡夫眾生自己就起煩惱，自己起煩惱就害了自己。所以對於這種無德之人，只有生憐憫心，自己不起煩惱。

「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攝是攝受，以四種法來攝受眾生。這四攝法，第一布施。布施，要想把這個眾生教化過來，你就勸告眾生來學佛，以布施這一方法有效果。布施裏面有財布施、有法布施、有無畏布施，你用法布施的時候，布施不見得完全能夠接受，你用財布施、無畏布施，財布施量力而為，有多少能力才施攝多少財布施。不能說我為了攝受眾生勸他學佛，我就把我家的所有財產不要了，全部捐，布施出來，這個是過分了。無論儒家佛家講的，都是要中道，不要過分，這個

才是正確的，所以它這個第一是拿布施攝。

第二是愛語攝，對眾生要用愛語。愛語是什麼呢？你這個言語說出去，對眾生有好處，說話就替眾生想，這話說出來對他有好處，這叫愛語，這能攝受眾生。第三是利行攝，利是有利於人的利。什麼叫利行呢？身口意。身口意都需要利益眾生，身體是行為做的事情，口裏說的言語，意是心裏所想的，所以身口意表現出來都要有利於眾生，這才是叫做利行攝。第四是同事攝，什麼叫同事攝呢？菩薩用這個法眼，用法眼看到眾生，各種眾生都有他的根性，根性就是習氣，眾生的習氣都不相同的，菩薩以法眼來看眾生的各種習氣，再隨著眾生的各種習氣來說這個法來度化他。不但說法，而且隨著眾生的根性來用身體、言語種種法門來攝受他。

以上所講的就是十種善事的法，叫做十事善法，講完了說了一句話，「是為十」。

第一六五講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前面講到菩薩在娑婆世界度化眾生，比在其他的國土這是多，在第一個國土度化眾生比其他國土多上百千劫的修行。修行，一方面自修，一方面教化眾生。這一段就是為什麼可行呢？在娑婆世界有十椿事情，也就是十種善事，有十種善事，所以他度化眾生比其他的國土功德多上那麼多，現在就接著講，為什麼呢？

在這裏弘法的時候，有那麼多的「彼菩薩」，就是香積國來的菩薩說，就問了：「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那個世界的菩薩問：成就幾種法，能夠在娑婆世界行無瘡疣？瘡疣是什麼呢？瘡，是人的身體上長了瘡了，疣是皮膚上長了瘤，瘤，有良性的瘤、有惡性的瘤，總歸起來就是疣了，這是比喻的話。這個菩薩是講的什麼菩薩呢？修行的程度還淺的菩薩，他在娑婆世界度化眾生，這個力量還不夠。力量不夠的話，自己要謹慎了，要趕快用工夫，工夫到了才有能力

救眾生。祖師說個比喻的話，比如說菩薩看見有人落到水裏去了，菩薩要量他自己能力，有沒有浮水的能力，能力不夠下水救人，連同落水的人一起淹在水裏面了，所以這是一個比喻的話。那就是說菩薩在世間教化眾生，自己對於教的理論、修行的工夫，有沒有夠了，有足夠的能力的時候，他去教化眾生可以教化。能力不夠，比如說他的教理還不明白，自己修行的工夫還欠缺，這樣的時候去教化眾生，難免就把教理講錯了。最重要的是自己修持的工夫，以及他的道德。這就是說就世間法來講，他要能成為經師，經師就是說中國講五經，五經能夠講得清楚不講錯。重要的還要做人師，人師什麼呢？他所講的這個教理，他能夠按照這個教理實實在在地去修行，這才能夠做為經師、人師。

這裏就是講你這個程度淺的菩薩，要好好的一方面自己來修，修的話要通教理，再自己根據教理去用工夫修行，這樣才能教化。但是你不能說把教理完全通了之後才去教化眾生，教理沒有完全通的時候，也要教化眾生，勸眾生學佛。那怎麼呢？你講的教理根據經典，經典那些善知識注解，這樣的話就可以不會出錯的。最

怕的是雖然根據經典，注解的人注錯了，他根據錯誤的注解，拿這個來教人家，這就是錯了。這就既不能做經師，也不能做人師。再重要的是要自己要讀那個經文，再要選擇注解經文的善知識，比如說這一部經鳩摩羅什大師、肇公、生公，還有我們老師雪公，根據這幾位來講的話，不會錯誤。那麼這就問：你有修那幾種法？在娑婆世界，然後你自行化他的時候沒有瘡疣。沒有瘡疣的時候，生於淨土。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

維摩詰就答覆從香積國來的菩薩，他說了，「菩薩成就八法」，在娑婆世界行菩薩道的時候，教化眾生要成就八種法門，然後在這個世界「行無瘡疣」，可以「生於淨土」。

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

「何等為八」，這是維摩詰自己提出一個問，那幾種是八呢？第一「饒益眾生而

不望報」。饒益，益就是菩薩言語、行為這些教化眾生，用這些來利益眾生。饒字呢？饒就是很、很滿足、很富足了，饒解釋為富字講，豐富叫饒。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不要希望有眾生來報答他。因為饒益眾生就世間法來講，是給人家恩惠，那麼世間人必得有報答他，但是菩薩在這裏饒益眾生，他不希望有眾生報答他。

再就是「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眾生的苦惱很多，《阿彌陀經》裏面講生到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對照著娑婆世界來講相反的。娑婆世界無有眾樂，但受諸苦。這個雪廬老人編〈十四講表〉講得很清楚。那麼有人要問的話，在娑婆世界你說無有眾樂但受諸苦，那娑婆世界也有感覺很樂的事情，也很多。雪廬老人舉例子講就說這個樂是假的樂，苦是真苦。這怎麼說呢？樂，讓他樂得不止，就變成苦了。比如說你用一個鞭子打這個手，打這個越打越苦，不能打了以後變成樂的，沒有這一回事情。這個樂的事情可以變成苦，想想看在世間個人所感受的，尤其是感受樂，樂得不止就變成苦了。世間一般人個人所感覺樂的事情很多，也不能舉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衣食住行，就拿吃飯來講吧。吃飯開始吃的時候，飢餓的時候吃

了感覺很樂，一直叫他吃，不停止的吃，就像國外有時候比賽吃飯，吃得越多，最後他也贏了，那個樣子吃飯一直吃下去，在口裏都不嚼的，就是吞下去，一直把這個胃裏面填滿了還要往下填，開始是樂，到後面就變成苦，就舉這一樁事情。其他樂的事情很多。這就說娑婆世界樂可以變成苦，苦不會變成樂的事情，這就證明娑婆世界只有眾苦，沒有諸樂。在娑婆世界每一個眾生都是苦惱無邊的，一個眾生都是這樣苦惱這麼多，經文講「代一切眾生」，菩薩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想想看我們發心學菩薩，發心學菩薩要看看，無論看那一個眾生，他的苦惱就是多得很，你代替一個眾生就受不盡了，何況代一切眾生，這個想想，行菩薩道好不容易的。但是既然發大心要行菩薩道，要教化眾生，這就要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

「所作功德盡以施之」。饒益眾生不希望有報答，一希望有報答，那就沒有功德。不希望、不望報的話才有功德。代眾生受一切苦惱，這個也是有功德的，這些功德得了之後，自己歸功於自己嗎？功德，功是什麼呢？功就指你做利益眾生的事情，代眾生受苦這些功，有功才有德。這種功德照上面所講的，菩薩的功德多得很，這

麼多的功德菩薩自己不要，施於眾生，完全報答、布施，盡以施之。把自己所得的一切功德完全來布施，布施誰呢？布施給眾生。這是八法的第一個法。

等心眾生。謙下無礙。

「等心眾生」，以平等心來對待眾生，眾生，不論是他在位的或是不在位，或是有豐富的財產，或者是貧窮貧到當乞丐的時候，菩薩都一律以平等心來教化他們。除了這個平等心來教化眾生以外，「謙下無礙」，謙，謙虛，謙下什麼呢？尊敬眾生，自己卑，就是《易經》裏面講儒家的禮，《禮記》上也講，禮怎麼樣呢？自卑而尊人。自己要謙卑不居在人之上，要居在眾生的卑下的地位，而尊人，把眾生都尊重在他之上，自卑而尊人。在這裏講謙下無礙，這樣謙虛，謙虛不是假裝的，真實的謙虛，實實在在就是謙虛，謙下。無礙什麼呢？在謙下待人的時候，不見得有任何障礙，你只要謙下，誰都不是你的障礙。人一謙卑的時候，在世間就沒有任何障礙。沒有任何障礙，事事都能圓通。要無障礙的話，那自己必須謙下。

怎麼樣才能叫自己謙下呢？平等待人的時候，自己心就是沒有一個我存在。菩

薩度化眾生的時候，自己不感覺到我在度化眾生。一存著我在度化眾生的話，有一個我，這就是障礙，所以謙下，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就是我執，菩薩在度化眾生時候不能有我執，有我執的話就有障礙。所以這裏講「等心眾生，謙下無礙。」等心眾生，把眾生看作一切平等，怎麼樣才平等？人人皆有本性，本性在成佛的佛這個地位、在菩薩的地位、在凡夫眾生的地位，心沒有高下，本性沒有高下，平等的。以平等待人、待眾生，那就是真正的平等。以這個心來待人的話，可以教人家明心見性，自己就可以悟到自己的本性。這是第二個法。

於諸菩薩視之如佛。

這個菩薩對於其他的菩薩，怎麼看待其他菩薩呢？「視之如佛」。凡是發心行菩薩道的菩薩，對其他的菩薩，都一律把他看作已經成佛的佛。菩薩把菩薩看作佛，這就表示自己的心就是這個境界在那裏提升，就在菩薩這個境界上面，他的心就向著佛，所以看其他的菩薩都是像佛，這個功德大得很。這跟我們凡夫眾生不同，我們凡夫眾生看見別人都不如自己，有一些文人，文人相輕，彼此這一位文人看不起

那一位文人，那一位文人又看不起其他的文人，這文人相輕，互相輕視，這就是世間的凡夫眾生。除了文人這一個例子以外，其他每一個凡夫眾生，都是自己貢高我慢看不起他人，這就表示他自己心中傲慢，一傲慢就是煩惱，他自己就有這麼多煩惱。在世間跟人來往，這個煩惱就多了，修道更不必說，有這些煩惱，他沒辦法學佛。所以這是「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把一切的菩薩都看作是佛，佛法更進一步的說不但把菩薩看作佛，就是看一般凡夫眾生，凡夫眾生都有真如本性，你把一切眾生都看作佛，那你這個心理境界——自心中有佛，你才看出眾生都有佛，那就是說你自心中能夠明心見性，所以看眾生才一切都把他當作佛來看待。這裏講菩薩，菩薩更需要看眾生如佛，這是八法之中的第三個法。

所未聞經聞之不疑。

「所未聞經」，經是佛所說的，菩薩也有沒有聞到佛所講的那一部經，就叫所未聞經。因為佛說的經很多，我們現在看見三藏十二部的經覺得很多，實際上沒有翻譯過來的經典還是很多。菩薩還沒聞到佛所講的那一部經，現在聞到了，聞了之後

不疑，一聽到佛所講的那一部經，他就是深信不疑。為什麼呢？佛說的經都是真實的道理。所以《阿彌陀經》裏釋迦牟尼佛講「汝等皆當信受我語」，這是告訴舍利弗、大眾，他說你們應當相信我的言語，不但相信我，諸佛所有的言語都要相信。因為什麼呢？凡是成就一尊佛，都是如如者、實語者。如語，他就是本性如如不動的發出這言語，本性裏發出來言語、實語，真實的言語，沒有一句話是虛假的，所以相信佛的言語。因此在這裏面講聽到佛所講的經，「聞之不疑」，聞就是聽了，聽佛所講的任何一部經，原來沒有聞的，現在聞到了，他就一點懷疑都沒有，一點點疑問也沒有，這就是第四法。

不與聲聞而相違背。

聲聞包含緣覺，這就是二乘學小乘的人。菩薩「不與聲聞緣覺相違背」，為什麼呢？聲聞緣覺雖然是學小乘的人，他的方向還是在學佛。只有在學佛的過程之中，他的淺——開始學得淺而已，菩薩再以大乘佛法再引導他，教他回小向大，他可以變成大乘的菩薩了。所以在他現在雖然在聲聞緣覺這個地位上，菩薩現在就把

他看作可以發大心的一個大乘菩薩，這不相違背，這是第五個法門。

不嫉彼供。

彼供是什麼呢？菩薩來教化眾生，眾生聽到菩薩來教化，會來供養的。別的菩薩在教化眾生，受了眾生的供養，你這一位菩薩，你不要嫉妒他，嫉妒他就是覺得他憑什麼受眾生的供養，這就是嫉妒了，不要有這個想法。要想什麼呢？菩薩教化眾生受眾生的供養，各有因緣。這個菩薩看見別的菩薩受人供養，只能夠想到：自己將來怎麼樣呢？這麼樣教化眾生，心裏既不嫉妒別的菩薩，連自己也不要想到眾生來供養自己。這一條很重要，所以這也是一種法。

不高己利。

前面是要不嫉妒別的菩薩受人供養，這呢？自己受到眾生的供養利，利就是受眾生的給他的供養了，不高，自己不要自高——自己抬高自己。這時候應該怎麼呢？應該對於受供養的功勞，不是為我自己。為什麼呢？菩薩說法教化眾生是本分，受

到眾生的供養，自己不要發高傲心，覺得：我度化眾生，受到眾生的供養，別人不見得如此。這就糟糕了，這就自己貢高我慢，貢高我慢就起了煩惱。所以在這一方面，菩薩應該什麼呢？教化眾生是應該的——自己本分的工作，應該如此。所以受一切供養，利就是名聞利養，受了這個利，心理不要貢高。

而於其中調伏其心。

這個怎麼調伏呢？前面講不要嫉妒彼供，不要高自己的利養，把這兩者自己調伏的調伏心，調伏嫉妒心、貢高心，把這調伏起來。調伏之後把這三句話合起來講，這就是第六法門。

常省己過。不訟彼短。

菩薩常常要自己反省，反省，省是省察，省察自己有沒有過失。反省「常省己過」，「不訟彼短」，訟就是說人家的壞話、說人家短處，就跟訴訟那樣的，那個不可以的，不要說人家短處。過去讀書人都在自己的書房門上貼一副對子，「靜坐常

思己過，閒談勿論人非」，就是這個意思。這裏所講的，就是八法之中的第七法。

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

「恆以一心求諸功德」，功德怎麼求？要求功德必得求一心，《阿彌陀經》裏面講：若一日、若二日以至於若七日，一心不亂。一心不亂才有定工夫，有定工夫才能開智慧，學佛要想成佛，沒有智慧不行的。所以這裏講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恆，經常，經常的無論辦什麼事情，都要一心在那裏辦，一心則不亂。沒有一心的話，辦事情就亂，沒有一心辦事亂，求道更沒辦法求。所以念佛要得一心，學佛你要成佛，不求一心怎麼行？恆以一心，恆是沒有間斷的、經常的，以這一心來求諸功德，這是第八個法。求這個八法都這樣求的話，他就是沒有瘡疣，沒有瘡疣，那個境界就高得很，可以到等覺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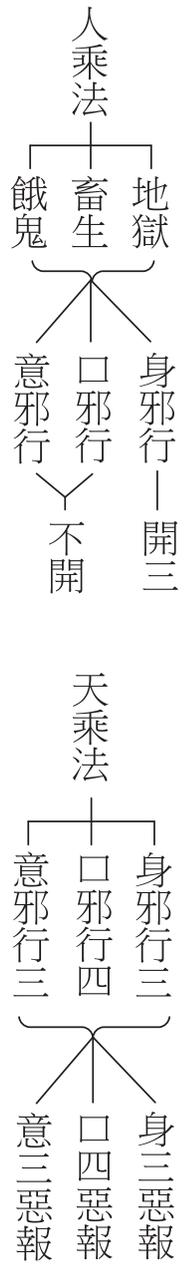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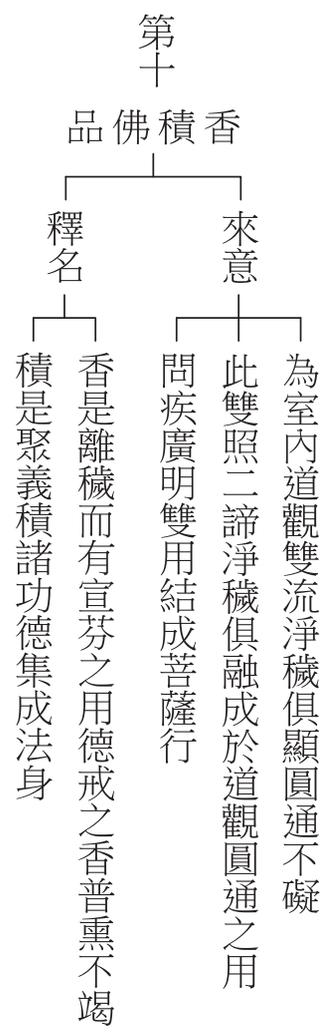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這個法說完了以後，八法說完了以後，可以同生淨土，可以生到淨土，淨土，每一尊佛都有淨土。這個法說完了以後，「百千天人」都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成佛之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無生，得了無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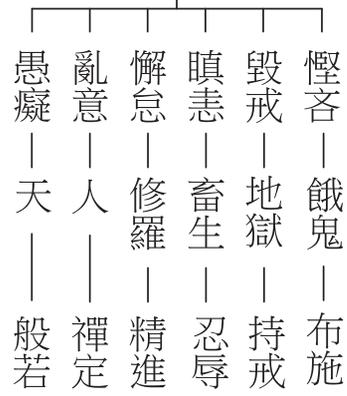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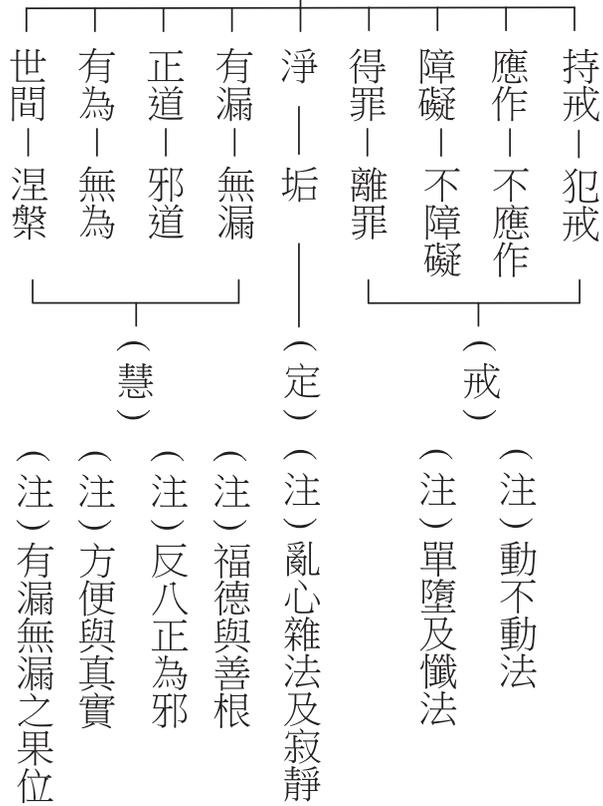
(萬)釋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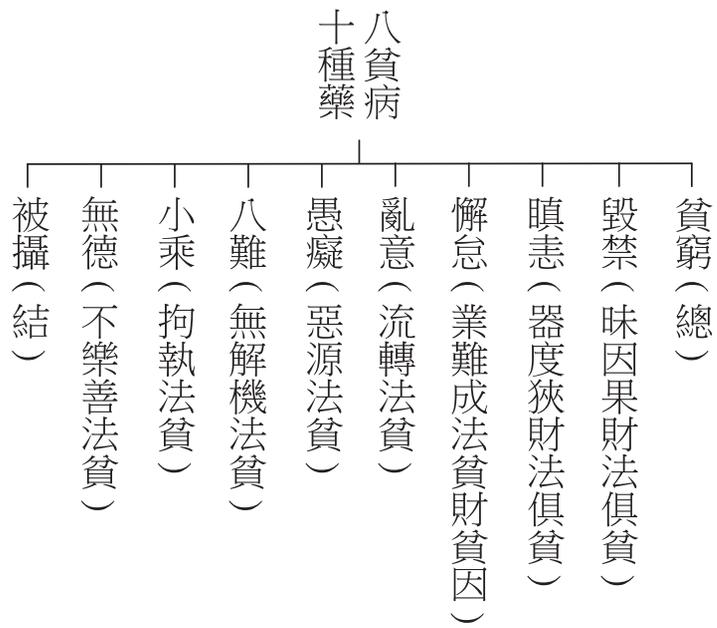


菩薩法



緣聲乘法





（注）三途、壽夭、北洲、音啞、
佛前後、世智

貧所樂法偈

無學無德不為富 說食數寶還是貧
幸聞佛法能自了 勉強稱作小康人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一）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二〇二〇年五月恭印結緣（贈送品）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十二）

講者：徐醒民居士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維摩詰所說經講記 / 徐醒民講 .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2020.05-

冊 ; 公分

ISBN 978-986-5527-17-4(第 11 冊 : 平裝). --

1. 經集部

221.721

109005014